

評點

清代演義

卷二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162B

點評

清

代

演

義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代演義卷三

第十三回 賜復書老臣商密稿 獲諜人邊帥洩戎機

滿洲致袁帥三書。却是一步緊一步。第一書不過敍明七恨。要索歲幣而已。第二書不肯與明臣並列。然尙願居明帝位次之。下至第三書。直謂天予北京。明帝南奔等語。可見太宗起初還是和平。最後漸露決裂。合觀三書。可以悟太宗之妙於因應。巧於備禦。

袁崇煥與太宗講和。兩方純是緩兵之計。只有李喇嘛最爲著急。東邊面勸。西邊書勸。誰知一無效。果崇煥責太宗伐朝鮮。太宗責崇煥脩城堡。終究太宗之書。崇煥亦未嘗上奏。不過騙騙太宗而已。袁崇煥行此詐術。猶可以暫緩一時。紀用趙率教襲。

而。用。之。那。得。不。敗。

太宗獲崇煥。譖人照密書一一預備。居然將明軍次第戰勝。若不預先知覺。五路兵水陸齊進。其勢豈不可危。不特趙率教死據錦州。徒攻無益。而塔山一帶。亦必盡入於明軍之手。聯絡蒙古步步進逼瀋陽。且腹背受敵矣。故此舉亦明滿成敗之大關鍵。

或問朝鮮一役。於征戰。於降服。於和好。均無一正寫何也。曰此次朝鮮如范文程所謂力服非心服也。後文叛而復降。乃是正文。故僅用補筆。襯筆以免犯複耳。

太宗隨著太祖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初次出軍。竟不能奪獲錦州。其心之憤憤已可想而知。故在寧遠城外衝鋒陷陣。作此一場大戰。把諸貝勒大臣做個榜樣。然而時機未熟。天命有待。太宗。

亦徒喚奈何而已。其心折崇煥處亦在眞將才一語。

却說多爾袞領了太宗面諭來見范文程商議復書情形。文程見多爾袞到連忙迎接入座。范文程曰：「不識貝勒光顧有何見教。」多爾袞曰：「主上有兩封書叫我來與先生一決。」文程曰：「我國與明雖暫時和好，久後必開戰釁。」（老成練達）到是朝鮮一部份。雖然二貝勒阿敏入其國都連國王李倧都逃到江華島。不得已纔有這番城下之盟。那天使臣李覺歸國不肯服上賜蟒衣。我看終究是力服不是心服。（朝鮮受盟遣使妙從文程口中補出力服心服一語洞見癥結）毛文龍這廝雖然無甚大害。也是惹厭。（帶有意見袁蠻子不能容物。毛文龍亦難久在皮島。）（明於敵情文程不愧開國諸勳之一）爲今之計袁蠻子及李喇嘛各人復他

一書看他如何待我。再定和戰。多爾袞曰。先生之言甚是。聽主上告我。說朝鮮使臣回國時。曾與國王一信。是先生屬草。主上頗爲欣悅。此書有稿否。請借一觀。文程向書房內將稿取來。略云。

天下諸國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明國之主獨以己爲天子。視各國之主。皆在彼下。種種欺凌。實不能堪。〔不說朝鮮反說明國預爲轉身地步〕故昭告於天。興兵伐之。惟天至公。不視國之大小。而視事之是非。以我爲是以明爲非。我兩國原相好無尤。因爾以兵助明來侵我。又納我逃民。故我以兵往征。〔始敍往征之故〕王今能識天意。克自悔過。於我國領兵貝勒前。以禮納款。復遣令弟來覲。旣智且賢。故能佐成和好。〔繼敍通和之故〕國家受福。我國從來與和好之國。不起釁端。其不願交好心懷異志者。我亦不懼。王以禮遣王弟來。恐日久繫懷。故

速送回。自此以後，但以式好爲念，勿似明之相欺也。（再提明國一句好）至每年往來之禮，王自知之。自後若有爾國逃人，我卽捕送我國之滿洲漢人及陣獲朝鮮之人逃至爾國，爾卽捕送，毋或隱匿。至敗兩國和好也。（終敍永好之故，全書一氣呵成）

多爾袞看罷便道到底先生手筆明明白白大家都解說得來不比這班文臣專事文縐縐的咬文嚼字令人越看越悶。（罵盡文人）袁蠻子這裏也照這個樣子寫封書回他罷了。說罷卽行辭去。文程到次日果然寫好信稿。早朝時呈與太宗觀看。諸貝勒均諫太宗不可與和。太宗曰：朕七恨在心。（又將七恨一提）如何肯和。旣收朝鮮。（再將朝鮮一提）絕彼外援。當由海入島。絕其糧道。袁巡撫雖善戰。豈難驅其入關。朕志決矣。可傳令各路統將

備戰。（原來和是假的英雄亦有欺人語所謂兵不厭詐也）一面將文程信稿繕好交來使杜明忠賚回崇煥自遣使到滿後先接平遼總兵毛文龍警報說滿洲攻下朝鮮來犯我軍正待發兵往援。（崇煥一急）又接得熹宗聖旨促令剋日馳救朝鮮只得丢了文龍命總兵趙率教等九將領兵進逼三坌河以相牽制調回各島水師往助文龍防守。（井井有條崇煥將材）誰知各路探報來寧不是道滿兵克安州便是道滿兵渡大同。（崇煥又一急）後來如雪片的報來曉得國王遠遁王弟議和明國三百年藩邦輕輕變爲滿洲國屬國幸虧趙率教按兵不動未曾損傷一士卒崇煥上表請罪熹宗到把經略王之臣撤回將關內外全軍盡付崇煥從此不設經略兵權統一聽崇煥調遣戰守（熹宗也算識人惜乎不能久任）崇煥感激涕零只待明忠回寧即可。

決議這日果然回來急急拆讀復書曰。

觀來書以事屬旣往。欲我消釋七恨。爾先世君臣召怨積釁。致起干戈。（仍舊責明的不是）我念戰事不息。生民何辜。故遣使同李喇嘛致書於爾。使爾國是非曉然。以脩和好。我若猶懷七恨。欲相攻伐。則前此遣使亦何爲哉。（說明理由令人自然折服）來書乃云。今若脩好。則城池地方作速退出。官生男婦作速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等語。夫理直在我。蒙天垂佑。賜與城池。官民今日退還是不。欲講和有意激我之怒也。（理直氣壯）我國敬天愛人。久爲遠近稔悉。爾國土地人民歸我之後。悉已奠安。安集若舉以還爾。是違天而棄人矣。（駁得好）又云。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夫我豈無故而征朝鮮乎。（解說清楚足見彼曲我直）庚

子。年。我。兵。東。征。收。我。邊。境。屬。國。師。旋。時。朝。鮮。以。兵。阻。我。軍。擊。
敗。之。殲。其。將。卒。然。亦。未。嘗。因。此。宿。怨。也。（折筆好）其。後。烏。拉。
貝。勒。布。占。泰。伐。取。其。城。邑。朝。鮮。以。布。占。泰。屬。我。姻。戚。遣。使。來。告。
求。爲。勸。阻。我。遂。諭。令。罷。兵。乃。朝。鮮。忘。我。大。德。於。己。未。歲。無。故。稱。
兵。來。犯。旋。卽。敗。去。所。俘。將。卒。我。不。忍。誅。留。之。豢。養。尋。亦。釋。還。冀。
仍。脩。好。而。朝。鮮。無。一。好。言。相。報。反。自。尊。大。肆。言。輕。我。又。納。我。逃。
亡。之。人。自。始。至。終。與。我。爲。難。我。猶。遲。之。數。年。彼。卒。不。悔。罪。求。和。
我。乃。興。師。致。討。惟。天。意。是。我。而。非。朝。鮮。故。我。軍。所。至。克。捷。今。天。
通。使。以。來。我。亦。未。嘗。有。不。征。朝。鮮。之。說。也。（此。語。更。駁。得。倒。）
有何。言。不。由。中。而。爾。疑。之。爾。詭。言。脩。好。仍。遣。將。卒。偵。視。我。地。收。
納。逃。亡。逼。處。近。界。脩。葺。城。堡。是。爾。之。言。不。由。中。也。（子。矛。子。盾。）

鋒利異常）我國將帥實以此疑爾矣（第二段駁得亦好）又云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此言是也（頓一筆以開下文）乃又云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夫是與非必明爲剖析而後和好可成故前書歷敍原委詳悉事機使爾國君臣信我坦白若徒以無取動氣之言相抑則匿其意而不言難於議和矣似此欺慢之詞與前遼東廣寧碌碌諸臣何異哉（照應前書）爾洞察前後熟諳機宜若果和好未有不誓諸天地者人或可欺天可欺乎（第三段駁得尤透切尤明白）來書云先開諸物所當酌裁夫講信脩睦藉金帛等物以成禮耳我豈貪多而利此者（刀斬斧截無此決斷）設爾國力有不支則初和之禮仍如前議若如此定約脩好永息兵爭兩國之福也（不說後來肯減只說初和各約惡極）至爾

等於我。實漸加輕慢。前來書尊爾皇帝如天。李喇嘛書中以我鄰國之君列於爾國諸臣之下。如此尊卑倒置。皆爾等私心。夫人君者代天理物。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殺予奪。聽命於君者也。今以小加大。賤妨貴。於分安乎。我揆以義。酌以理。書中將爾明國皇帝下天一字。書我下爾明國皇帝一字。爾明國諸臣下我一字。書以後。爾凡有書來。當照此式寫。(不卑不亢。平允之至)若爾國諸臣與我並書。我必不受也。(強弓硬弩。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

崇煥閱畢。以書詞不合。仍不轉奏。急命部下諸將督飭兵役。日夜脩築塔山大凌河小凌河各城。謂李喇嘛曰。寧遠各路脩堡將竣。彼旣不肯退讓。終難和好也。(從前書札往來。果然是緩兵之計。至此方吐出硬骨。一喇嘛此時已接得太宗復書。曉得終要開戰。)

無可調停。崇煥操練軍馬，著著進行。忽報滿洲又有書來。崇煥曰。
彼來打筆頭官司，甚爲取厭。可速絕之。（崇煥驕矣）反是李喇嘛將書拆閱曰。

皇帝致書袁巡撫，報爾之書已經繕畢。方欲遣使會爾國兩次有人逃來，言爾脩築塔山、大凌河、錦州等城，又察哈爾使臣至所云亦然。（證據確鑿）因是停止遣使，卽將報書付爾使者齎回。茲因築城之故，再爲爾言之。若果兩國講和，（仍承講和二字妙）須先分定疆域。以何地爲爾國界？何地爲我國界？各自料理。今爾遣使議和，又脩葺城垣，潛圖侵逼。得毋因前寧遠城陳攻之未墜，自以爲得志？（將前事一提，惡極快極）詐稱和好，乘間築城爲戰守計乎？不願太平而願爭戰，恐非善事。爾縱能保守一城，他處之城及田禾，能盡保耶？倘爭戰不息，天眷。

佑我師長驅直入天以北京予我爾主南奔身敗名裂爲何如也。（已爲福王南都伏線）自古以來爾輩文臣如婦女在閨中徒爲大言以至喪師殃民社稷傾覆前爾國任用非人故河西之地盡失兵將俱亡今尙以爲未足而欲動兵戈耶（

提起前事反逼近事可謂一箭雙雕）

喇嘛看到末幅喟然曰從此又啓兵釁矣太宗以崇煥空言議和徒誤時日。至機密房召范文程多爾袞多鐸商議征明只將貝勒杜度阿巴泰居守餘悉隨駕擇日祭堂子出軍大段議妥太宗回宮憩息吉特后早已打扮得花枝相似問長問短太宗把征明的原故長篇大論的說了一會（省筆）次日下教場閱操親統大軍從上榆林一路馳入早在遼河下了營寨前軍已到廣寧傳令分兵三隊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薩哈鄰豪格爲前隊諸

將攜雲梯挨牌爲後隊。太宗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統大兵爲中軍。太宗率兩黃旗兩白旗星夜直趨大凌河擊退明守將追至錦州城下。（先寫中軍得勝）却遇前隊從小路抄出盡殺明兵。（再寫前隊得勝）代善阿敏碩託領著正紅鑲紅鑲藍三旗勇氣百倍。直趨錦州圍其城。莽古爾泰領著正藍旗兵直趨右屯。（三隊中又分出兩隊變幻不測）後隊沿途接應會於錦城。（補出後隊）各離城一里臺堡二千餘人望風來降令降兵俱赴山海關偵探。（以敵攻敵亦是勝算）這時錦州太監紀用總兵趙率教雖然向袁崇煥處求救不得不借講和兩字作緩攻之計。（也算能幹）太宗始終願意講和叫紀用出城面說誰知紀用一味延宕。（再應前文）只遣守備一員千總一員前來敷衍太宗雖然料定紀用別有緣故只將錦州西城攻打數次並不猛撲（仍是

不忘講和。錦州三面守城兵將大砲矢石打下。太宗別調瀋陽兵來助。一面仍遣使臣至紀用處提議和局。紀用全是飾說。只等寧遠援軍看看爲日將近。袁兵可以到錦。自己不便與太宗反顏。卻令趙率教兩拒來使。（趙率教爲紀用用了）立在城上大聲對太宗說道：勝敗豈有常理？總之聽天而已。迫令退兵後再行議和。（強人所難明係絕和）太宗答之曰：爾敢違天出大言乎？我惟上天所命。是以瀋陽遼陽廣寧均屬於我。若爾果勇猛。何不出城決戰？想爾聞有援兵故出此大言。（一言道破）今與爾約爾出千人。我以十人敵之。我與爾憑軾而觀。孰勝孰負。（婉而多諷善於詞令）頃刻可決。爾若自審力不能支。則當棄城而去。城內百姓盡皆放還。不戮一人。（有此一折尤妙）率教不復再答。只盼崇煥來信。如熱鍋上螞蟻一般。忽報滿洲營僅距城二里許。率

教。恐。慌。萬。狀。（那得不慌誰叫你嘴強）崇煥處毫無消息不解何故（讀者亦爲之不解）那曉崇煥送信的細作早被太宗獲住（補敍得好）殺却搜出密書一封略謂調集水師援兵六七萬將至山海（第一路水兵）薊州宣府兵亦至（第二路陸兵）前屯沙河中後所兵俱至（第三路陸兵）寧遠各路蒙古兵已至臺樓山（第四路又是陸兵）我卽日進兵（第五路又是陸兵共水兵一路陸兵四路）錦州城中火器俱備兵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不說戰先說守穩當之至）云云所以率教久待不至滿營又射進榜文勸諭速降正在徬徨無策幸虧明總兵滿桂之兵及密雲兵先後到來（直是救星）士氣爲之一振太宗料定率教不是一戰可下先令莽古爾泰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薩哈隣豪格統前軍八十人往保塔山運糧土卒（兵精必先

糧足扼要之談）中途遇著明兵二萬人。莽古爾泰等與他戰了一陣。殺傷過半。棄了馬匹甲冑。爬山越嶺而去者。不可數計。（只算開頭刀）投降者一律免死。額駙蘇納在塔山西路統著八旗蒙古精銳以防敵軍後援。（細）瀋陽固山額眞博爾晉圖爾格兩路引兵協戰。太宗拔寨向寧遠迎擊。代善阿敏莽古爾泰濟爾哈朗阿濟格薩哈隣諸貝勒大臣夾著太宗御騎。後面紅黃藍白八旗蜿蜒環曲渡水穿林。不知有幾多遠近。（渾寫得好）太宗在馬上揚鞭一笑。顧謂諸貝勒曰。朕有這樣兵威便是掃平中國亦是極容易的事。不識這袁蠻子恁麼抵擋。（自負語亦不可少）

諸貝勒齊聲附和。只有一晝夜已經到了寧遠安營已畢。太宗親自出帳。察看形勢。（量敵而進。洵有將才）只見寧遠新城脩葺得十分嚴整。城後現出層巒疊巘。環著一條深濠壁壘。隱隱中列。

著幾片旗幟。將大車環成營寨還裝了數尊紅衣大砲。（從太宗眼中看出寧遠兵勢非寫太宗是寫崇煥）並及鳥槍火器。太宗曰崇煥真將才也。惟北面尙有缺陷我可由此處攻之。（警語驚人）諸貝勒相顧愕然。太宗因遣一軍馳赴北岡。遇明之游擊二百餘步兵。儘力痛勦。居然大捷。（果應其言）適滿桂等由錦州馳回。在寧遠城東二里布成陣勢。一再搦戰。那槍砲益發排的密守的緊。太宗以近城攻城。不能盡其所長。決計暫退以觀動靜。（驕敵第一計）不一時退過山岡。明軍依然死守。太宗欲以偏師搗之。（誘敵第二計）阿濟格及諸貝勒皆以距城尙近。未可急攻。勸阻甚力。太宗斥爲示怯。令諸將侍衛等俱戴兜鍪諭曰。昔皇考攻寧遠不克。今朕攻錦州又未克。若遇此野戰之兵。尙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於是親率貝勒阿濟格與諸將侍衛護軍等匹。

馬直入。諸將不及甲冑。疾馳相隨。前隊騎兵薄於寧遠城下。城上放下砲石。聲如巨霆。滿軍在濠邊勒住。明軍回馬復戰。一何苦送死。一滿軍正在忿無可洩。太宗更不打話。見人便斫。見馬便剝積屍。溝壑流血。郊原這一場惡戰。總算折了明軍銳氣。等到收兵。回到雙樹舖。各貝勒均向太宗前請罪。計點將士。陣亡的游擊覺羅拜山備禦巴希。中傷的濟爾哈朗薩哈鄰瓦克達。先後攻打均難驟破。一崇煥將才於此益信。一到得折回錦州。又以天氣驟熱。不克進取。傳令班師暫還瀋陽駐蹕。正是和局未成。開戰局。舊都已遠。附新都。

畢竟瀋陽如何駐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借公報私毛都督被禍

蒙古叛服不常來不足喜去不足憂此番教漢柰曼却是誠心來附太宗全以一誠字待之賜宴結盟何等懇切觀後文他部之聞風來降已可概見滿洲之收服蒙古實自此始以前皆飢來知食飽卽颺去也讀者宜一注意

袁崇煥既是將才當做得磊磊落落五年克復全遼一語何等斬絕痛快經多爾袞一番指摘崇煥聲價爲之大貶至其巡閱東江將毛文龍假公定罪純是譖詐手段愧煞將才二字

毛文龍本非崇煥對手然在東江根深蒂固却足以掣肘崇煥所謂兩雄不並立也文龍初畏崇煥之威卽是自餒繼狎崇煥之寵又是自驕終徇崇煥之請更是自誤於生前一拜於死後一弔崇煥亦深知文龍之能特欲借以立尙方劍之嚴厲耳至文龍不殺孔耿尙不至歸滿孔耿尙不至歸滿太宗又烏得長

驅。直。入。至。崇。煥。罷。職。不。已。至。於。監。禁。監。禁。不。已。至。於。皇。礫。哉。天
道。循。環。於。茲。益。信。

或問滿洲馬上得天下。何不以馬上治之。曰勢有不能也。范文
程本是漢人。豈不願於儒臣中得幾幫手。故一聞考試命下竭
力攢掇。其取列者亦以漢人爲多。蓋漢人就俘均沒爲奴隸無
此。一試滿廷。尙有漢人哉。文程雖係滿臣。此舉却振拔士類脩
明禮教。不少。

於太宗約師出明時。忽夾入命斬王皋一段。匣劍帷燈別有用。
意而鄧傍子起身多爾。袞監斬均於無意中。敍入磁鍼交吸斧
鑿。相尋却依然不著痕迹。若在俗手爲之便成爲控鶴記矣。旣
與全書體例有乖。又與勝朝事迹不類。前人謂文人好奇。我說
須要曉得分寸。此等處卽其一端也。

話說太宗班師要回瀋陽避暑。忽留守瀋陽諸貝勒來報蒙古敖漢柰曼諸部率衆來降。（破空而來）原來蒙古喀爾喀與察哈爾兩部互相攻殺。喀爾喀棄滿投明。察哈爾離滿攻喀。鄰部被其刦掠。太宗乘勢招降。先脩書往勸。敕漢柰曼兩部。兩部果然歸附。（敍清原委與下文一線穿成）太宗顧諸貝勒曰。蒙古絡繹降我。足以斷明後援。且待安了蒙民。再議征明。何如。（老謀深算）諸貝勒同聲應是。太宗徐徐退兵。這個信息傳到明國。都說寧錦大捷。殺退滿主。（以下暫按滿洲略敍明國）文武捏報勝仗。紛紛請功。反把袁崇煥指爲擁兵不救。熹宗本是糊塗皇帝。又有魏忠賢在旁攬掇。居然傳旨申斥崇煥。因憤辭職。遂由王之臣代位。（弓藏狗烹爲之一歎）太宗雖聞得此項變動。（仍敍滿洲）因爲收伏蒙古要緊。暫且擱置。到了瀋陽以後。曉得明國因赦漢等。

部投滿。一再脩書責備。與諸貝勒商議迎迓事宜。務從優異。（仍是收拾人心）每旗先派出大臣一員。親率諸貝勒統兵一千五百人。暫駐都爾弼山。以備招待一切。烏木薩特綽爾濟喇嘛聽得滿洲懷柔遠人。上書請收爲部落。（兩部長引出一喇嘛來）太宗益發欣幸。敖漢柰曼兩部部長前站使臣早已到滿。拜見太宗後。卽奏言明朝遣人兩次致書。言我何故往投滿洲。當投我國。今以其書呈覽。（補敍得好便省却無數支節）太宗閱書。對來使曰。勸爾主勿受明國之愚。朕在此久候矣。（渾涵得好）渡過遼河十里。把御營布置得十分整肅。四面侍衛。均是弓上弦。刀出鞘。中央排列著寶石頂黃馬褂團龍補三眼翎多少弟兄子姪貝勒。（又是一番寫法。令人想滿洲開國官儀）柰曼部長袞楚克巴圖魯先到。隨後便是小台吉。率領部衆正在入營參見。敖漢部長

索諾木及杜稜塞臣卓哩克圖台吉土謝圖岱青達爾漢桑阿爾齊鄂齊爾都爾巴亦先後趕至。旗幟服色另有。一番景象。（總束一筆妙）袞楚克等奏曰。吾等因察哈爾汗不道來求聖主福庇。奏罷依禮跪拜。太宗離座止之。（仍是收拾人心）曰諸貝勒遠來歸附跋涉勞苦可勿拜。但互相抱見可也。袞楚克等曰異國之人遠來歸命蒙皇上鴻慈容納。卽是皇上百姓不敢不拜。於是三跪九叩在丹墀下舞蹈後重行抱見禮。與諸貝勒亦序齒抱見。御廚早將酒殼整備。眞是珍錯畢備水陸俱陳。易牙調羹杜賈揚鱗。（點綴亦不可少）太宗分派坐位。右首第一席是袞楚克。左首第一席是索諾木。以下杜稜塞臣卓哩克圖均按照座訖。小台吉分坐兩旁。滿洲貝勒代太宗斟酒。君臣同樂賓主臚歡。（特筆）內營又送出雕鞍良馬三副。賜與部長次等鞍馬五副。賜與台吉。

中營筵散。束牲歃血。祭告天地。隨營貝勒登壇宣讀誓文曰。
 察哈爾汗敗棄典常。罔恤兄弟。致敖漢奈曼部落諸貝勒與之
 交惡。來歸於我。（何等光明正大）我若不加軫念。視如編氓。
 勒遷內地者。上天鑒譴。若加之愛養。而諸貝勒聽察哈爾離間
 之言。背我而懷異心者。天亦鑒譴。彼此若違誓詞。天佑我等壽
 命延長。子孫繁盛。千秋萬世。永享安樂。

誓畢。諸貝勒復宰牛二十。馬二。羊四百以進。兩部長指天誓日的
 回部去了。太宗亦遄返盛京。暫休兵力。（頓筆再起下文）暇時
 與多爾袞多鐸諸貝勒展覽蒙古輿圖。只有察哈爾一部。尙未賓
 服。頗想及時征服。那知察哈爾部下百姓。瞞了部主。首先投滿太
 宗。諭令隨地散處。不加限制。閒散貝勒昂坤杜稜。又聞風挈眷而
 至。（如風掃籬何其容易）於是紛紛不絕。若薩哈爾察部。若阿

拉克綽特部。若札魯特部。均以貂皮猞猁狲來獻。蒙古全部瞬將統一。（結束得快）特頒軍令。命大臣阿什達爾漢等費赴蒙古各部。分別征察哈爾及征明罰例。諸部均唯唯拜從。正待復議。征明探報明國熹宗皇帝升遐。立皇五弟信王爲帝。國號崇禎。數魏太監十大罪。殺之以謝天下。（明事從邊報傳來省筆）太宗本欲遣使前往弔賀。且探虛實。爲明總兵祖大壽所阻。但傳聞明國新帝又起用袁崇煥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妙在不說實在留待下文補叙）太宗曰。這袁蠻子好利害。他又來了。諸貝勒奏道。此番袁蠻子兵權愈重。明國新帝與他談論六時之久。他說五年。可以克復全遼。多爾袞在旁哂笑道。你不聽見他臨行時候有什麼。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功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這幾句話。麼纔騙。

了。一口尙方劍。總兵以下。違令者。均得處斬。不知又是誰的晦氣。（伏下文龍被斬事多爾袞究竟聰明）可見崇煥也早留退步了。我國兵精糧足。朝鮮蒙古。均皆就範。還要懼他。則甚。（爽快）太宗道。我且不動。看袁蠻子如何辦法。再行商酌。和戰各路。守城將士。總要格外謹慎。（持重處自勝他人一籌）多爾袞道。這事不妨看毛文龍進止。太宗便傳科廊等四人與文龍通好。文龍本係有勇無謀的人。（接入崇煥殺文龍一案處處閉筭）因爲朝鮮爲滿洲所有。與文龍絕好不通。不得已與滿洲背主聯絡。（寫文龍能顧明國卽寫崇煥不諒文龍）原是一時權變。却不道把崇煥作爲口實。文龍騙到滿洲。使臣將四人一律囚著。（文龍不可厚非）崇煥有了消息。因爲明國將文龍陞爲都督。向來與之不睦。（照應前文）要借事結果。文龍性命便奏明。明帝巡視東。

江文龍在東江雖沒有十分捏飾報功之處却將一切部下改爲毛姓高牙大纛生殺自專（小有才自殺其軀益成适第二）聞得袁崇煥重到薊遼不得不照例入謁崇煥見文龍種種舉止大不爲然口內優辭心中益忿（不能容物崇煥之所以死也）故一拜巡閱之命卽時率衆起程青雀黃龍舳艤百里文龍接到前站滾牌知道袁督師是利害人物不能不完他體統（文龍亦知分寸）便令島弁輪流盼望預備短刀隊籜牌隊弓兵馬兵列陣以待崇煥到了東江與文龍萬分和藹百鍊鋼果然化爲繞指柔了（淡淡著筆便伏後文）文龍亦略不在意（畢竟有勇無謀）陪他閱兵陪他飲酒崇煥暗中諷他幾句叫他告退文龍那裏懂得每逢酒後時有狂言流露（亦自取死處）崇煥料定文龍終究不易控制便道本部院帶來人馬要借貴地一校騎射還請貴

鎮陪同校閱（借地操兵是何用意文龍畧不醒悟更是取死處）文龍答應著是次日天色黎明崇煥果然率領大軍全行上岸文龍半途迎著崇煥與他並馬而行此時文龍部下諸將士一律屯駐山下身邊只有四將（危哉文龍）崇煥預備伏甲在半山亭小憩彼此談論一回形勢崇煥忽然向毛文龍下拜道（只當活祭）本部院明日回關海外兵事盡託明公當受一拜文龍急忙還禮崇煥又向四將下拜說道爾等積勞海外每日只受一斛米糧言之痛心亦受一拜爲國家盡力（此一拜所以釋文龍之疑讀者勿被崇煥瞞過）四將叩頭拜謝二人重上山頂崇煥標下各弁目視崇煥崇煥喝一聲擎下文龍還摸不著頭腦（可憐困在鼓中）只見如狼似虎的健兒已將文龍摔下馬來卸去冠帶口數文龍十二大罪四將見不是路再三爲文龍乞恩文龍只是

大笑。（文龍此笑笑崇煥耶笑明國耶然卻是個硬漢）崇煥已將香案排好請出尙方寶劍將文龍斬訖四將大哭下山後人有詩弔文龍曰。

水抱山迴壁壘新扶桑窮島賸孤臣傳聞屬鏤君王賜哭倒田橫五百人。

崇煥殺了文龍次日親來祭奠哭得甚哀。（孔明弔周瑜一樣做品此之謂假惺惺）靈前拜文龍之子承祚與陳繼盛分統其衆改爲四協這時惱了文龍義兒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要到滿洲投降把文龍報仇雪恨。（伏筆好）這時聽著崇煥布置凡部下各軍二萬餘人奏增餉銀十八萬自以爲恩威並濟東江可以安堵便回關與趙率教改定兵制合東江天津登萊爲四鎮計兵十五萬三千馬八萬一千有餘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崇煥覺得萬無

一失滿兵無隙可乘。（大致楚楚崇煥卻是將才）太宗自從崇煥督師也並不赴邊討戰只爲文龍捉了科廓命總兵官楞額哩往征皮島及至半途文龍已爲崇煥所除遂在鐵山斬三百七十九級擒一百四十人獲馬二十一並在各島搜索文龍餘黨崇煥亦不過問。（借刀殺人崇煥乖覺）楞額哩攏了俘獲回部依例犒賞將士太宗於筵前論起軍律令諸貝勒共同酌議不一日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進呈御覽太宗諭令宣布（前此尙無軍律）大學士范文程草詔告諸部曰。

諭入八分貝勒凡入八分貝勒等臨陣時如七旗敗走而一旗獨能迎戰保全七旗者卽以敗走七旗所屬人員給與（第一條寓罰於賞）若七旗迎戰而一旗敗走者削爵以所屬人員分給七旗（第二條以罰作賞）如一旗戰者半走者半卽以

走者之所屬人員給與本旗迎戰貝勒仍覈其戰功另行賞賚。（第三條罰輕賞重）若七旗未及戰而一旗首先迎戰亦按其功之大小及所獲多寡行賞。（第四條有賞無罰）若兩軍接戰或追擊敵兵不加詳審妄行衝突者罰所乘馬及所獲人口入官。（第五條有罰無賞）

諸貝勒聽罷股慄太宗曰我國兩朝右武宜設法搜羅文士范文程領著一班文館諸臣如達海庫爾禪剛林蘇開武巴什札素喀古爾嘉琿托布齊瑚球占巴等人跪奏曰近來文館繙譯典籍記注政事已漸漸料理清楚我國自太祖高皇帝定鼎賴皇上繼軌前武已經包滿洲定蒙古降朝鮮下遼瀋其中文人儒士伏居草野未經擢用者不知凡幾皇上開科取士便是培養元氣振興禮教臣擬卽日舉行（奏對得體文程不愧元勳）太宗仍令文程

擬就詔書通告全國。略謂自古國家文武並用。以武功勘亂。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興文教。於諸儒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優獎之。以昭作人之典。諸貝勒及滿漢蒙古之家。所有儒生。俱令考試。取中者別以丁償之云云。這道諭旨一下。人人踴躍。個個懽忻。擦掌磨拳。預備赴試。（又是一種開國氣象）天聰三年九月壬午。朔命大學士范文程。文館儒臣剛林等校試儒生（大書特書）。滿漢蒙古諸生也攜著筆墨。領著卷紙。在殿下挨次坐著。照題作文。譯成滿漢兩種字迹。約計三百餘人。到晚魚貫而出。范剛二人。加意甄錄。取得二百名。分別一等二等三等。挂出榜來。一等的賞綬二疋。二等的三等的俱賞布二疋。並候錄用。其在包衣下及滿洲蒙古家爲奴者。盡皆拔出。免二丁差徭。（禮賢養士果不以馬上治之）衆儒生朝見太宗。羣臣亦上表慶賀。太宗設筵慰勞。范。

剛二考官諸儒生悉令陪侍雖比不得笙簧酒醴共宴嘉賓也可。算得萋萃雖嗜並羅吉士是爲滿洲第一次的校試（寫諸生卽以寫太祖不然一奴僕耳何以驟許與宴可見滿洲開國不是右武仍是右文）正在殿前會飲突有紅旗報上殿來說總兵伊爾登回朝見駕太宗傳旨入殿伊爾登把攻取獐子島情形一一回奏並俘文龍舊部二十七人船四隻沈一百三人太宗命左右賜座把璣文程曰如今鹿鳴宴變成鷹揚宴了（籍束得好）伊爾登再拜稱謝略述明人入境採薈必須禁止（伏下極便）是日席散次日卽諭大臣揚古利楞額哩阿山雅賴前往巡緝不到幾時在雅爾古地方斬了九十六級生擒千總三員從役十六回來復命（開下亦極靈捷）太宗盡釋其縛詳問明邊虛實三人對曰皮島毛文龍被殺後明兵已棄了錦州退守寧遠不是貴國有

貝勒率兵三千來的嗎。後來貴國墮了錦州杏山高橋三城並毀。卻十三站以東墩臺二十一處袁督師益發沒有屏蔽（墮城毀臺是二年五月間事。卻從此處降人口中補出）是以在寧遠日夜築城并籌渡河平遼之策。（要言不煩）太宗將降人安插集諸貝勒會議大舉證明因告諸貝勒曰前與明議和明之君臣若聽朕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再將和議一提）則我國採蘆開礦與之交易若彼不願太平而樂於用兵則我國所少者不過綬帛等物我國果竭力耕織以裕衣食之源則不得綬帛亦何傷哉。（最後解決如是如是）我屢欲和而彼不從我豈可坐待定當振旅西征令蒙古科爾沁喀爾喀札魯特敖漢柰曼諸部合師並舉所謂寧我薄人毋人薄我。（好議論）若專恃我國兵力卽不至敗還怕不濟多爾袞曰奈供億何（也慮得是）太宗曰師徒

旣衆供億便煩。我也慮到這步。但徒恃陸運。輾轉時日。或遭刦奪。軍營無米。何以爲炊。不如用船載至河西西寧堡。可無貽誤。宜預採木植。廣造舟楫。以濟之。（舍陸用水。不特便糧。並以便兵）諸貝勒曉得太宗征明已決。便請旨造船。以備饑需。一面秣馬厲兵。靜待調遣。（寫諸貝勒之拱衛。太宗卽以寫太宗之控勒貝勒）適值天寒木落。已是十月時候。太宗諭令蒙古諸部從速會兵。恰好喀爾沁部台吉布爾哈都來朝。太宗大加欣幸。以該台吉曾經入關受賞。決計留爲嚮導。（因材器使。太宗隨處留心）太宗終日忙忙碌碌。不是議事。便是賜宴。連中宮也不甚臨幸。吉特后知道太宗將次出征。亦不便以兒女心腸來阻。英雄氣概。況且草枯鷹疾。正是出獵之時。每日只在近郊試射。一班侍衛前後擁護。花團錦簇。煞是可觀。那侍衛中有個王皋。原是漢人投降滿洲的生

得性情乖巧。極會奉承。吉特后十分信任。這日吉特后日暮回宮。騎着雪花拳毛玉兔馬。披著猩紅織金銀鼠斗篷。後面隨著宮娥。並有什麼獐兔麋鹿各項獵品。那一班侍衛都騎著高頭大馬。背弓腰劍。緊緊跟隨。第一個花翎紅頂便是王皋。與吉特后只差得一馬頭。太宗正值回宮。警眼瞧見。心想王皋這蠻子。原是降人。吉特后平日寵信他。現在自己出征在卽。此人狼子野心。終非善類。留在宮禁。甚不放心。他同事鄧傍子已經打發他起身去了。將來後患方長。趁著未曾起身。令多爾袞傳旨斬訖。多爾袞亦痛恨王皋。這事便辦過了。吉特后也付之一嘆。諸貝勒奏報蒙古兵已到。便請定期出師。正是

拔都西入方籌策。

天水東征早約師。

欲知太宗征明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五回 下遼化三路興兵 薄大凌八旗列陣

太宗之兄有三曰代善曰莽古爾泰曰阿敏此回代莽二貝勒以阻止進兵太宗多有不懼阿敏居然屠人民棄土地顯與太宗相抗而代善行獵部下箭射御衣莽古爾泰拔刀行凶幾傷太宗此豈太宗德化之未及耶代善等生長部落烏知皇帝儀注逞勇嗜利是其本性太宗圈禁阿敏正是保全不得以唐太宗待建成元吉目之

岳託等在御營一席話居然爲滿兵第一次入關基礎雖城池旋得旋失而崇禎帝寢不安席從前明將斷頭將軍多此後明將則降將軍多矣滿洲漸染華風此卽一斑

太宗授計高鴻中等囚了袁崇煥崇禎帝稍能悔悟崇煥仍可不死不惟死之而且磔之崇煥何其冤耶太宗之明崇禎之閹

勝負所由判也。

滿蒙編審漢軍獨否此爲重滿輕漢之漸至清季猶沿此習滿漢如何相容種族之界肇興於是至通婚一詔自謂調和而滿蒙之嫁漢人者仍妙失此一著貽誤子孫。

大凌河一役圍大壽拒承宗八旗蒙滿併力相攻錦州猝不能下讀者謂寫大壽之堅苦卓絕殊不知是寫太宗也太宗自寧遠城外一戰挫折明軍銳氣至此乃有第二戰風馳雨驟匹馬當先有遼太祖及成吉思汗之風然却處處讓功於人歸過於己觀其先派阿山等伏擊承宗援兵繼派多鐸等迎擊山海關宋偉等援兵太宗轉身先士卒正其不願爭勝處豈懼錦州哉

話說太宗大舉征明會合蒙古柰曼敖漢札魯特巴林各部兵馬在陽石木河暫駐以巴林馬匹羸瘦略加訓諭照例賜宴（第一

路蒙古兵）迤邐從納里特河遼河進發。蒙古察哈爾部又有五千人私自來歸。報告察哈爾部有人逃赴明國。特令總兵官武訥格副將蘇訥率師往襲。當獲人百馬八十駝七十牛羊各百餘。（後有大勝先以小勝襯起）各部聞此小勝。卽有科爾沁部也來會合。（第二路蒙古兵）太宗迎諸三里以外。商議進征之策。剛剛行至喀喇沁青城地方。太宗在御幄內秉燭觀書。帳上帳下燈火通明。耀如白晝。帶甲兵士雁翅兒排在幄外。一路鼓角聲鈴柝聲四面巡邏。（寫夜景亦不可少）侍衛報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進營。太宗賜他坐在炕上。二貝勒並言曰袁蠻子本不好惹。此行深入敵境。若糧匱馬疲。何以爲歸計。（這是一慮）縱得入邊。若明人會各路兵來圍爲之奈何。倘從後堵截。致無歸路。何由返國。（又是一慮）不如班師再圖後舉。太宗雖不自在。

但兩貝勒爲全軍表率。彼萌退志。料想難以進行。兩貝勒辭了太宗。自回行帳。太宗左思右想。竟無一定計策。若竟返國。恐被蒙古諸部所輕。（這是太宗一慮）否則。老師糜餉。久戰無功。又恐爲兩貝勒所藉口。（這是太宗又一慮）隱几假寐。且待次日再議。

那岳託濟爾哈朗薩哈爾阿巴泰杜度阿濟格豪格得了此信。會同諸將來見太宗。太宗道罷了。諸將可速回帳。我謀旣隳。又何待爲。所發軍令。命勿宣布。（憤激中仍自精細）諸貝勒聽太宗說畢。便道主上何故如此。太宗將兩貝勒的話。一五一十向之告訴。

岳託及濟爾哈朗曰。諸將皆在幄外候旨。何不宣入一議。內監傳諭出去。各將請雙安。見了太宗。便一律在地下虎皮豹皮各種坐墊下坐。著岳託濟爾哈朗首先發議。（倉猝中仍自整肅）道這裏直達遼化州有幾個口子。嚮導布爾哈都回言道。一個叫大安。

口。一個。叫。龍。井。關。還。有。最。喫。緊。的。是。洪。山。口。過。了。這。幾。個。口。子。違化。指。顧。可。下。（瞭如指掌不愧嚮導）岳託濟爾哈朗道。兩貝勒。不過懼怕明兵。是以籲請回國。如今臣等約定不必他去衝鋒打仗。只在中軍保駕。他便可免得危險了。他還好說。不跟去嗎。（快人快語）如今臣等率領右翼四旗及右翼諸部蒙古兵去打大安口。阿濟格阿巴泰率領左翼四旗及左翼諸部蒙古兵去打龍井關。只要另派一枝兵馬去打洪山口。（三路兵馬在岳託等口中說出全是虛寫）坐中豪格應聲願往。只要馬步五千便可剋日奏功。這豪格是太宗長子。頗有戰功。太宗卽命岳託濟爾哈朗往告兩貝勒。代善莽古爾泰亦不便再爲梗議。只得與多爾袞多鐸及一班文臣范文程等住在中軍斷後。（帶過兩貝勒輕便）次日各貝勒遵了軍令。分頭去訖。太宗中軍次老河待報。莽古爾

泰請於太宗。要率兵接應豪格。太宗亦允其奏。莽古爾泰正要起程。飛馬來報阿濟格阿巴泰打破龍井關。毀了水關。斬了明副將易愛參將王遵臣。直薄三屯營。已在漢兒莊城駐兵。太宗喜道。不道龍井關守將這樣不耐戰。（第一口打破仍是虛寫）諸貝勒合詞賀稱。又報岳託濟爾哈朗將大安口馬蘭營馬蘭口一併打破。現已立營石門地方。只待大軍同圍遵化。太宗曰。此番若無岳託二人。那裏能成此大功。可見國家爲重。身家爲輕。（第二口打破還是虛寫）代善心有慚色。莽古爾泰雖然是接應豪格。等到他到洪山口。豪格已將東北角關城轟塌。兵民早殺得七零八落。守城參將方遇清俯首乞降。還有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帶著百人。情願隨營効力。（第三口打破雖是實寫。然從莽古爾泰帶出尙算虛寫）豪格接著莽古爾泰說。叔父去會師漢兒莊。姪兒亦

一同前往。便著部將赴御營奏捷。與莽古爾泰依城下寨。城中副將標下官李豐開門薙髮獻了城池。潘家口守將金有光亦遣中軍旗鼓范民良蔣進喬來上降表。莽古爾泰優禮相待。太宗連接捷報。真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中軍沿著洪山口進窺遵化那城。郭殘破田廬蕩析。情形真正不堪寓目。（賊來如梳。軍來如篦。爲之慚然）經不得大軍所到。雖說是秋毫無犯。人民終是恐慌。雨驟風馳。早到了遵化城下。各貝勒到營相見。太宗次第慰勞。諭陞降將金有光爲遊擊。方遇清范民良蔣進喬爲備禦。新降羅文峪守備李思禮亦爲遊擊。給札仍令還守。一面將招降檄文射入遵化城去。遵化巡撫王元雅也不知滿洲有幾十萬兵到。各口各峪降的降。破的破。只向袁督師處乞救。（這也難怪）袁崇煥一連數日曉得外蔽盡失。贖得遵化孤城。忙命總兵趙率教領兵四千。

馳往會合。太宗正議攻城方略。哨探報至。莽古爾泰阿濟格願截趙兵來路。各帶本旗兵及蒙兵衝殺過去。御營一席話未畢。阿濟格斬趙率教獻首至。莽古爾泰生擒中軍臧調元至。（有此虛寫留待下文實寫）太宗將調元留養。傳諸貝勒諸將聽令。一時明盛亮甲。左弓右矢。齊集御營。太宗曰。正黃旗攻北面之西。鑲黃旗攻北面之東。正紅旗攻西面之北。鑲紅旗攻西面之南。鑲藍旗攻南面之西。正藍旗攻南面之東。鑲白旗攻東面之南。正白旗攻東面之北。黎明列陣辰刻。合圍諸貝勒諸將叩頭領旨。各自整備。王巡撫聽得。趙總兵戰敗。已經絕了外援。那裏受得起八面環攻。只有激勵將士。效張睢陽死守的法子。萬一不濟。亦以一身殉國而已。看看攻到午後。城兵力漸不支。只見東北角上一卒拔幟先登。異常驍勇。太宗使人問之。乃正白旗薩木哈圖也。大軍緣梯繼進。

遂將遵化城攻克。各旗蠶屯蟻集，肆意屠洗，也是人民該遭刦數。太宗卽令封刀檢查殉難諸臣。巡撫王元雅自經總兵朱國彥以下，均自殺。太宗令紳士馬思恭等棺殮訖，入撫署爲行在開筵慶賀。親酌卮酒授薩木哈圖當席，擢爲備禦世襲名巴圖魯，并賞駝馬牛羊綬匹。（賞當其功）顧諸貝勒曰：「非朕過崇優異，因年來諸將怯於攻城，借此以示鼓勵也。」（意在言外）其餘自固山額真以下賞賚有差。大軍進薄燕京。（提一筆是醒筆，是省筆）留范文程及參將英俄爾岱遊擊李思忠統備禦八兵駐守遵化。浩蕩蕩前鋒已到薊州，隨遣左翼貝勒率兵三千在通州爲犄角。先後數戰，薊州及三河縣順義縣均下。總兵滿桂、侯世祿亦戰敗而遁。（虛寫勝仗）袁崇煥聞信入京，朝見明帝，當令崇煥守城外。滿桂守京城，崇煥率祖大壽盡在沙窩門駐紮。太宗先至德

勝門窺探虛實。諭火器營兵前進發礮。俟敵放礮畢。蒙古兵及兩紅旗兵由西面徑進。正黃旗兵從旁衝擊。於是兩路進兵。復派御前軍繼後。（口授方略動合機宜）那崇煥大壽伏兵都向右偏。命左翼兵二千分爲三隊。以哈寧阿鄂羅塞臣等爲領纛大臣先進。貝勒阿巴泰阿濟格多爾袞豪格等均從右偏攻敵。兩軍酣戰。不分勝負。歸營後賞賚懲罰。均按軍令蒙滿各軍無不歡聲雷動。太宗料定京城鞏固急切。難下。崇煥大壽又是勁敵。密與諸貝勒巡閱。一過暫屯南海子。距關廂二里。進兵崇煥移營東南角豎立木柵。守禦極固。太宗曰。路隘且險。徒傷軍士。朕當以奇計勝之。（妙不說破）連夜撤圍。準備班師。這時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甯完我早已受了密計。（仍不說破尤妙）在營收拾兵仗馬匹。承先曰。如此寒天。累我們奔走道路。到了關內。又想回國。這却

是何道理。鴻中曰。主上何嘗要回兵。頃見主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主上。與語良久。說什麼。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所以有此舉動。（妙在仍是含糊）旁邊早驚動了。被俘太監楊某佯睡。竊記乘間逃歸。將所聞奏知明帝。明帝不察。虛實執崇煥下獄審訊。（果然中計。妙極妙極）祖大壽亦率領本部人馬逃奔錦州。毀山海關而出。明帝卽以滿桂黑雲龍麻登雲孫祖壽四總兵分守太宗撥轉馬頭向海子南面且行且獵。趨良鄉殲固安。取蘆溝橋一戰殺沈副將再戰斬滿桂。孫祖壽擒黑雲龍麻登雲（沃海澆熒驅山壓卵）移兵德勝門外從通州一路打出。取了永平遷安。灤州不費兵力直逼昌黎。昌黎雖是小小城池。幸虧知縣左應選竭力防守。滿兵攻了三日三夜。連撫順寧遠的精兵均打他不過。（好昌黎好知縣庸中佼佼鐵中錚錚）明兵乘機進兵夾攻。

滿兵後路東接山海關西連通州城太宗將所得城池悉置守將以二貝勒阿敏貝勒碩託往守永平四處行賞還宮不道阿敏等不識事機畏敵如虎以至棄却永遷灤三州土地屠戮官民逃回盛京（阿敏丟臉）太宗回想代善及莽古爾泰之言僅革阿敏爵免死幽禁是時釐定兵制較前尤爲詳密凡壯丁悉令編籍其老弱及年已近壯之幼口近瀋陽者赴瀋陽勘定近東京者赴鞍山勘驗或有隱匿壯丁者將壯丁入官本主及管領官並論罰知情者坐罪至貝勒所屬人戶取在外備禦下人編入者俱令退還惟置買人口及新成丁者勿論貝勒家止許每備禦下四人供役有溢額者察出啓知貝勒退還如貝勒不從卽赴告法司或不赴告經本人告發旁人發首者其管旗之貝勒大臣各坐以應得之罪名曰編審壯丁例（委曲周至）諸貝勒復以漢軍爲請太宗

但令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管理。專習火器。（此滿漢歧視之始讀者應一注意）因以佟養性督鑄紅衣大礮試演合法。太宗大喜。命鑄七大字於礮上。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又鑄一行小字曰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下。註督造監造鑄匠鐵匠姓名。（詳敍鑄礮情形爲下文用礮伏線）發與守邊軍士。重申舊令曰。

凡瞭見邊外敵兵。卽舉烽燧。敵兵抵邊。約百人者懸一席。鳴一礮。二三百人二席。二礮。五百人三席。三礮。千人五席。五礮。萬餘人則懸七席。礮不絕聲。絡繹來報。

軍令頒發之後。再定出征軍制。每旗總管大臣各一。（舊稱固山額眞）佐管大臣各二。（舊稱兩翼梅勒額眞）每一行營仍以一大臣領之。（舊稱甲喇額眞）隨營紅衣礮大將軍礮及挽車牛羸。皆令總兵官佟養性執掌。其不出征者佐理內政。仿明朝六

部之制。以大臣管部務。（滿洲置六部之始）大略就緒。又欲進
 窺明國。明帝自經。滿兵蹂躪。痛定思痛。歸罪崇煥。處以極刑。連大
 學士錢龍錫亦均遣戍。起用孫承宗督師關外。太宗聞得崇煥已
 死。深爲太息。（敵國且加太息。明國自壞長城不亡。何待）承宗
 乘著銳氣。雖然復了關內四縣。（照應前文）又收關外舊地。先
 在大凌河築城。鑿池命總兵祖大壽效死弗去。滿諜張士粹馳報。
 太宗備述種種。諸貝勒均籲請出兵。太宗曰。袁蠻子死矣。他何能。
 爲（此語破的）僅差一軍往。偵大壽竟與副將何可剛率山海。
 關外八城。役興築大凌河城。督催完工甚爲急。迫太宗曰。不可。
 不示武矣。（如聞其聲）貝勒杜度薩哈隣。豪格令居都城。旋率
 全軍渡遼河。天旱殊甚。石鑠水流。太宗恐軍心畏暑。再三誥諭。誠暫
 於舊遼河西岸乘涼。蒙古貝勒台吉冒熱而至。汗透重甲。不敢喘。

息。（畏威懷德迥異恆蹊）太宗均令回營安憩。單召德格類岳託阿濟格率兵二萬由義州進發。屯於錦州大凌河之間爲第一路。（此是守兵）復召中軍諸貝勒由白土場護著御駕直趨廣寧大道爲第二路。（此是戰兵）均在大凌河會齊。太宗到得大凌河見城牆迤東及西盡行築就。城上人影旗影聲勢甚壯。（承宗布置亦從閒筆一寫）太宗不知虛實。就近詢問土人。纔知此城築僅半月。（時促）城內總兵祖大壽外副將八員參將遊擊約二十員馬兵七千步兵七千工役三千商賈二千（人少）太宗放膽圍城。命八旗大臣趕速築城掘壕以備對壘。城兵出則與戰。外援至則迎擊。（層層兜裏敵人何能飛渡）御了行幄遣將合圍。先諭太監使諸貝勒諸將自行擇定以免推諉。（攻遵化是分派攻大凌是自任先後亦遙遙相對）正黃旗固山額眞冷格

哩請圍北面之西鑲黃旗固山額真額駙達爾漢請圍北面之東。
 太宗撥兵去訖。（由疏而親由遠而近太宗善於服人）於是正
 藍旗固山額真覺羅塞勒合著莽古爾泰德格類圍正南鑲藍旗
 固山額真宗室篇古合著濟爾哈朗圍南面之西蒙古固山額真
 吳內格圍南面之東正白旗固山額真喀克篤禮圍東面之北并
 合著多鐸本旗其餘鑲白旗伊爾登多爾袞正紅旗和碩圖代善
 蒙古鄂本光鑲紅旗葉臣岳託一併圍了西面額駙佟養性更跨
 錦州大道而營水洩不通樵汲俱絕（寫各旗全力圍城是寫太
 宗亦是寫大壽）太宗登岡遠望曰山海關內明兵素善騎射盡
 在此城矣（料敵如神）令軍士過壕接戰佟養性挽出紅衣大
 磅轟毀城上雉堞大壽立時脩復（可兒）馳向錦州承宗處討
 兵太宗知其虛實併力攻城却暗中派了大臣阿山勞薩圖噜什

往錦州一帶伏兵松山以待明援明兵道出松山被阿山等盡行
 俘斬（與趙率教援師一樣辦法妙妙）大壽依然固拒承宗不敢再援明帝知大凌圍急下詔切責承宗（官樣文章也是題中應有之義）特授山海關總兵宋偉遵化總兵吳襄寧遠巡撫邱禾嘉分統關外馬步兵盡到錦州此時降城西南隅一臺及大凌河岸一臺克城東一臺及大凌河西一臺軍聲所至大壽已漸有餒意（插一筆呼應下文）太宗恐三路兵至大壽復肆猖獗卽以多鐸佟養性沿路迎擊親自率禁軍踵後緣山潛行（細）適遇錦州兵七千出城將土魯什等第一隊逐赴小凌河畔突近太宗（險）太宗未及披甲將禁軍二百人分爲左右翼直衝入敵箭射刀斫血滿御袍手下却未損一卒（勇）來軍中途隔斷退還錦州太宗把黃驃馬一拾疾馳而過錦州兵墮濠者又不可勝數（此

是第一陣擊退遊兵。城內步兵復出靠著車盾大砲排列城壕。騎兵隱隱約約作爲後應。誰知太宗愈戰愈酣愈逼愈進親斬明副將一把總一掌得勝鼓歸來拜天大酺將全軍交與阿濟格管著復遺書陳述利害招祖大壽投降正是兩路新開屬國府一書待換受降城。

第十六回 暴雨疾風夜戰張觀察

單鎗匹馬計釋祖總兵

祖大壽死守孤城糧盡援絕其歸降太宗正是保全將士保全人民然非太宗開誠心布公道大壽亦未必樂爲滿用觀其滿營定計攻取錦城雖一時未告成功然滿洲有此外援其獲益當復不淺故論大壽者宜原心略迹不得以賣主求榮目之。

張春吳襄宋緯等長山之敗。一由於不識天時。塞外九月木葉盡脫。沿山連營。使人一望瞭如。况滿兵耐寒耐風。明兵如何抵敵得過。一由於不識地勢。薄城十五里下寨。雖有巨砲堅楯無所發施。故一遇滿兵。吳襄卽潰。右翼衝動。左翼斷難擋拄。卽不反風。明兵亦未必得勝也。太宗天意一語。正以自勗。並以勵諸貝勒。

大凌河全城投降。獨有一副將就戮。若在太祖時代。如何可剛者。何可勝計。太宗善於駕馭。使英雄盡入彀中。故非真有志節者。不能遽死。張春雖有何可剛氣概。而滿營而滿都。不過一不剃髮。不易服而止。終究不能身殉。甚矣爲何可剛之難也。

太宗使豪格假扮明軍。却賺出大壽。一戰。大壽請諸貝勒假扮明軍。又賺不出錦州兵。一戰可見。設計有成。有不成也。太宗戰

張春等。天爲下雨。以勝明軍。諸貝勒賺錦州。天又爲下霧。以阻滿兵。可見行兵亦可恃。不可恃也。

諸貝勒中代善較爲持重。多爾袞較爲聰明。觀釋放大壽一席話。便可識得若岳託等均係善戰者。於謀畫都非所長。豪格多鐸年幼氣銳亦不足與圖。大事故太宗與議者代善多爾袞居多至范文程剛林輩。善於詞令。長於文學。是滿洲有數人物。太宗知人善任於此可見。

話說祖大壽雖接到太宗勸降書信。依然一味死守。（好大壽）

太宗將大凌河城形勢看得透熟。只道一鼓可下。那大壽恃著援兵深溝高壘。借逸待勞。（深得兵法不可厚非大壽）太宗亦無法攻擊。只防明軍前來助戰。早遣探馬四出巡視。果然監軍道張春總兵吳襄宋緯等及副將參將百餘員率領馬步兵四萬沿著

小凌河安營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張春等一路兒排到長山以資聯絡（便是取敗之道）太宗把滿軍分做二支更番禦敵先統代善莽爾古泰德格類阿濟格多鐸豪格碩託及蒙滿漢兵二萬前進望見明營掘壕列楯鎗砲重疊（明軍形式亦好惜不耐戰耳）謂諸將曰敵壘嚴整不宜輕戰且俟彼起營乘間擊之回營造過晚飯西風驟起（伏下縱火）太宗令各貝勒加意備禦到得四更時分聽見一聲砲響明兵已直撲城下相距只十五里地點卽與代善莽爾泰衝動馬步各營明兵仗著四面鎗砲並不接戰（亦有見識）太宗推進戰車列陣以待此時風勢益緊（再寫風）遂帶著兩翼兵一陣兒向明營撞入正遇吳襄滿兵矢無虛發吳襄力不能敵登時潰退（敗了一路）副將桑阿爾泰棄了營寨落荒而走天色漸曙明兵尙臘有兩路佟養性開放紅衣

大砲明兵死傷無算。風猶未止。（三寫風）張春令部下乘風縱火。（四寫風）燒著滿兵旗幟。滿兵將退未退。陡然一陣大雨。風皆倒撲。（五寫風）盡入明營。太宗曰。此天意也。（如聞其語）急揮兵端入張宋兩路大寨。明兵互相踐踏。馬蹄到處。血肉橫飛。更遣一標精銳截其歸路。（斬草除根果然辣手）將明將四萬人馬一無子遺。只生擒張春。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及參將以下三十三員。吳襄。宋緯等自逃回錦州告急。（了却長山一戰）太宗把降將安置畢。曰。小凌河已入我手。錦州來路早斷。朕却去奪大凌河。了爾等可善守之。大壽知援兵又敗。滿軍合圍三匝。只是守着斗大孤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好大壽）絕不肯說。---降字。太宗不曉得他城中有多少糧草。捉著出城樵夫。問他原委。樵夫把城中穀食馬匹數目。及種種困難情事。和盤托出。（第一次

是問樵夫大壽尙有穀食馬匹）太宗放了樵夫。悄悄叫豪格扮著明軍旗號潛赴十里外揚塵前進。諸貝勒同來詢問。太宗只是不言。（乖覺）但令鑲紅鑲藍兩旗及蒙古兵整甲佩刀在離城一里許埋伏。（又弄玄虛）諸貝勒面面相覷。甚爲不解。那祖大壽自從被圍以後。已及兩月。這日巡城登樓。遠遠望見一支軍馬。約有一二千人。爲首大將打著邱字坐纛。只道錦州巡撫的救兵。看看離城已近。便全身披挂衝過濠來。欲乘勢克復臺堡。滿兵並不阻當。早被伏兵從山坳裏突出殺個盡淨。大壽情知中計。撥馬回城。（苦哉大壽強哉大壽）前面一員明將直闖滿營。滾鞍下馬。原來便是豪格。諸貝勒曰。主上神算真不可測。太宗曰。不過賺其出戰耳。經此一挫。錦州真有來兵。彼亦不敢開城也。（此處方纔點明妙妙）數日後。錦州果有兵來。又被滿軍殺得片甲不存。

大壽在城中但聞礮聲不復出助。（果應前言）太宗雖是勝了幾陣。但大壽終究阻住進路。不肯投順。因命各降將寫書招降。又令范文程作書相勸。大壽依舊不理。（好大壽）滿軍只將附近臺堡取盡。大壽益不能支。老弱兵丁。至此有潛逃出城者。滿兵捉見太宗。太宗問以近况。逃兵流涕曰。城中先殺工役。今殺各營兵丁。肉已食盡。惟長官餘米一二升耳。（第二次是問逃兵。大壽只贍糧米數升。前後各有一番狀況）太宗曰。大壽可以降矣。誰爲朕往說之。陣獲參將姜新請爲一行。大壽率衆官相見。隨遣遊擊韓棟同詣滿營商議。太宗溫詞相答。韓棟亦有降意。晚間送棟回去。棟在大壽面前說不盡。滿軍雄壯。滿主謙和。大壽雖是鐵石心腸。也爲搖動。（差了一個姜新加了一個韓棟用漢人勸漢人是好計策）城中射出書來。指名要副將石廷柱入城。諸貝勒恐是

詐降不肯答應。韓棟復送大壽養子祖可法爲質。廷柱馳馬入見。大壽大壽曰。人生豈有不死之理。但爲國爲家爲身。三者並重。今既不能盡忠報國。惟惜此身命決意歸順。身雖保全。妻子不能相見。生亦何益。果能進圖大事。宜設計先取錦州。錦州旣得。便可保吾妻子。（光明正大大壽畢竟不弱）廷柱三番幾次。內外調停。城內官民總怕屠戮。太宗許他立誓。復遣廷柱傳諭曰。我旣招降爾等。復攻錦州。恐我兵過勞難圖。前進爾等降後。錦州或以力攻。或以計取。任爾等爲之不然。爾等坐守城中。我惟有駐兵圍城而已。（推心置腹語。語從肺腑中流出）大壽亦遣官來言降志已決。請遵旨盟諸天地。再行獻城。惟欲潛入錦州偵探吾弟消息。恐被執訊。詰出虛實。爲之奈何。（亦是實話不可不防。觀後文便知）太宗但傳令宰牛殺馬。次日締盟。大壽亦遣副將四員。游擊二員。

捧了誓文登壇宣讀曰。

明總兵官祖大壽副將劉天祿、張存仁、祖澤潤、祖澤洪、祖可法、曹恭誠、韓大勳、孫定遼、裴國珍、陳邦選、李雲、鄧長春、劉毓英、竇承新、參將吳良輔、高光輝、劉士英、盛忠、祖澤遠、胡宏先、遊擊祖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得勝、李一忠、劉良臣、張可範、蕭承祚、韓棟、段學孔、張廉、吳奉成、方一元、涂應乾、陳變武、方獻可、劉武元、楊名世等率衆築城遇滿洲汗大兵圍困三月軍餉已盡率衆出降傾心歸順（直爽）若違心背盟天地鑒之殃及其身死於刀箭之下倘汗以計詐害亦惟汗自知之（不下斷語便有分寸）

讀罷三跪九叩退立壇下只見太宗領著諸貝勒龍行虎步歷階而升壇上司香司帛司爵各執事官兩行站著司禮的鳴贊喊一

聲跪太宗及諸貝勒按著品級次第跪下。讀祝官展開誓書讀曰。滿洲國子臣皇帝皇太極昭告於皇天后土曰。明總兵祖大壽等今率大凌河城內官員兵民歸降。凡此歸降將士如誑誘誅戮。及得其戶口之後。或離析其妻子。分散其財物。天地降譴。（誓言仍是渾涵）若歸降將士懷欺挾詐。或逃或叛。有異心者。顯罹國法。（操縱由我已露端倪。是英雄欺人處）如遵守此盟。天地垂佑。壽數延長。世澤久遠。安享太平。

退壇以後。夕陽西下。諸貝勒親送城內各將回去。旋據大壽來報。要連夜到營中密議。太宗曰。盟誓雖申。民心未定。詰朝相見可也。（未必他心是我心。太宗何等謹慎）大壽復曰。事已定矣。何復疑。我傳令開城。只見火把燈毬一線兒越濠過來。大壽輕裝軟甲。騎了一匹青鬃馬。後面隨著韓棟。（先寫大壽裝束）諸貝勒早

在一里外迎接。彼此相見。並轡而行。滿兵束葦然。炬襯著八旗旗。轍分外鮮明。兵士佩著明晃晃的刀。穿著亮閃閃的甲。與火光互相輝映。足有一里路長短。大壽到得營門。先自下馬。諸貝勒與之行抱見禮。中軍官傳旨召見。大壽目不斜視。直趨御營兩旁。甲士都是威風凜凜相貌堂堂。（滿營情景都在大壽眼中看出）前面九曲黃蓋下立著一個團龍貂桂珠項纓冠的人。迎著大壽道。朕待卿久矣。今日初次相見。莫行國禮。大壽知是太宗一齊跪下。太宗親手相扶。拜畢再行抱見。（繼寫大壽儀注）太宗便傳賜坐。復又賜宴金尊玉斝。示以脫略。共坐者大貝勒代善。及阿巴泰德格類多爾袞岳託豪格等。就席間互談攻取錦州之策。只須如此。如此便一鼓可下。（寫大壽謀畫）太宗賜以御用黑狐帽。貂裘。及金飾鞋帶。緞靴。雕鞍白馬等。復諭曰。初來相見。宜拜天地。因

暮夜不能成禮。且在戎行。攜物無多。不能以嘉物相贈。朕甚抱歉。且俟大功告成。再行酬報。大壽泣拜曰。皇上優待若此。我雖至愚。豈木石等耶。仍令諸貝勒代送。訂定次日率衆投降。大壽回城去後。傳諸將收拾冊籍。獨有一將。指天畫地。椎心泣血。在座間責備大壽。(難得難得)諸將大爲忿怒。大壽視之。乃是副將何可剛。便道。且待滿主發落。(威福不專。何等聰明)一宿無話。到了晌辰時間。大壽率領副將參將等一千人。軍冊戶口冊。軍械冊。納降太宗。那副將何可剛。仍舊戟指痛罵。千韃奴。萬韃奴。叫個不息。攀城號泣。滿望大壽回心轉意。誰知大壽頭不反顧。滔滔而去。(大婦改嫁。小娘苦節。雨落不上天。覆水難再收。分明御溝水。各自東西流。讀之能令人黯然魂消)衆將將何可剛拖出城外。擁入滿營。(得死所矣。大壽堅守在前。此時能無抱愧)諸貝勒聽他惡。

言穢語不堪入耳。遂令完他忠節不必強留。可剛顏色不變不出一言含笑就戮。（難得難得）太宗嘆曰：眞奇男也。時滿營中有俘將張春爲作一傳曰。

何可剛，遼東人。天啓中以守備典入袁崇煥寧遠道中軍。以功進都司僉書。再遷參將。署寧遠副將事。崇煥再出鎮。復以副將領中軍事。奏請專防寧遠。燕京圍急。從崇煥入衛。崇煥下獄。出關佐孫承宗收復灤州。永平論功加太子太保左都督。救錦州圍。復至大凌河築城。仁而有勇。廉而能勤。（八字定評）事至善謀。崇煥嘗稱其才。崇禎四年十月。祖大壽等以大凌河城降。滿洲不屈死。（流芳遺臭。聽人自擇）

太宗雖死了可剛。頗爲嗟歎。命在軍中殮訖付葬。那阿巴泰德格類多爾袞岳託豪格一班人已經換了。明朝盔甲控馬而待。（故

作驚人之筆）大壽領著兵丁三百五十名在諸貝勒馬前引路。大凌河城內先有韓棟等放砲不絕。大壽裝著潰奔形狀直逼錦州。後面諸貝勒率梅勒額真八員官四十員兵四千收旗捲甲跟了大壽行走（好做作）一更將盡與錦州城只差十里城中聞砲只道大凌河城有失分路救援中途一見大壽正待打話却值大霧蔽野咫尺不辨面目（先則有風有雨後則有霧映帶有情）大壽料難取勝只得偃聲息影連騎歸來原來大壽用得是賺城計只要賺開錦州城門諸貝勒一擁而入唾手可得此城誰料爲霧所阻無功而返（如此如此原來如此）前則太宗命豪格以

漢裝賺大壽後則大壽請諸貝勒以漢裝賺錦州一著一不著不是印版文字）太宗仍迎大壽於五里外諸貝勒卸裝回營歇息另撥營屯駐大壽遂召諸貝勒集議太宗曰降將反覆無常不敢

深入錦州今爲全局計不如縱大壽入城（奇創）代善曰大壽獨非降將耶（駁得是）太宗曰不然大壽無兵權一匹夫耳（解得亦是）多爾袞曰不如留大壽以作嚮導如何太宗曰明國知大壽降我必別令人據守錦州寧遠事愈難矣（尤爲透闢）多爾袞曰如此只好單遣大壽攜其子姪及諸將歸國厚加恩養彼必竭力圖報（亦是一策所謂籠絡手段也大壽不忍於妻子必亦不忍於子姪有此牽掣何患中變）代善曰此計甚善太宗曰朕亦同此計議總以令大壽獻城爲上著若彼叛而不來亦非我誤遺也彼之一身叛亦聽之（不說成功偏說要叛是進一步說法）多爾袞曰這到不至於此御營議定遣太監傳大壽進見詢以入城之計大壽曰我但云潰出逃避入山今夜徒步進城彼未有不令進城者錦州軍民皆我所屬但恐爲邱巡撫所覺耳（伏

下一筆）若我兵向我則邱巡撫或擒或殺亦易事也。（進城容易成事煩難大壽只許得一半）如第一日聞礮則知我已入城。第二三日聞礮則事已成皇上可以兵來。（約得亦好）太宗稱善。命石廷柱庫爾禪送其啓行。又令其從子祖澤遠及廝卒二十六人隨往。大壽趁晚渡過小凌河。把馬匹交還廷柱。拱手而別。太宗在營靜待消息果然。第一日聽見礮聲。（大壽竟不欺人）已傳令諸貝勒檢點鞍馬。整頓兵仗。預備接應大壽。那知。第二日第三日毫無響動。太宗正等得不耐煩。（這却難怪）忽有大壽處細作史名顯來。言祖總兵傳語副將參將遊擊都司等官。我前日倉卒起行。所攜人少客兵甚衆。欲從容圖之。未及舉事。（大壽知彼知此不肯輕舉妄動畢竟不欺）爾諸將家屬我陰使人贍養。後會有期。倘有衷言遣人來無妨也。（留其有餘妙妙）太宗雖

知急切難圖。還盼望大壽捷報。過了幾日。大壽密遣張有功齎奏來營。備言心腹人甚少。客兵甚多。巡撫巡按防禦最嚴。是以遲誤。（實情實理。大壽果然終始不欺）太宗以書報之。顧諸貝勒曰。朕不能久待矣。諭將大凌河城撤毀。帶了陣獲明將張春。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姜新黃澤及千總二員回到盛京。將張洪謨交貝勒墨爾根代青養育。諸副將參遊等官。每旗各分四員。（善於駕馭。便足服人）都司守備以下俱付舊漢官收養。另撥房屋一所。專住祖大壽子姪。待以客禮。（果從多爾袞之計妙妙）大壽子姪接得大壽家信。說錦州巡撫因聞得大壽納款逃回。機事漸露。已經表奏明帝。險些兒性命不保。（從家信帶過省筆）太宗知道。謂諸貝勒曰。朕知大壽不相負也。（穩住大壽）各降將分撥既定。復召集到內廷大宴。凡副將以下。均親酌金玉卮以賜。令達

海傳諭曰。大凌河空城。爾等來守。我兵往攻。此天作之合也。我國雖貧。必盡力恩養。副將祖可法對曰。諸貝勒及衆官款宴不絕時。惠鷄鵝。均厚恩也。於是同聲拜謝。（一諭一謝鍼鋒相對）並使諸貝勒更番宴飲（穩住降將）只有監軍道張春從不一赴起先被獲時。還絕了幾天食。叫他寫書與孫閣老邱巡撫講和。他又說此事彼亦不能。我被執非所當言。只求速死。（張春亦是硬漢）幸虧太宗優容。漸漸叫人勸他飲食。一日三餐。都由御膳房送去。他在營時看見何可剛殉節。恨不得與他同殺。後來做了一篇何可剛的傳。激怒太宗。太宗不但不殺他。反將他帶回盛京。（豁達大度）范文程幾次相見。他仍舊穿著明朝衣冠。還說什麼文文山。囚元的事。又說忠臣不事兩國。烈女不更二夫。（張春真是硬漢）文程回奏太宗。亦是無可如何。這日各降將均剃髮易服。張

春曰死期至矣大踏步走上殿廷對著太宗道我喫爾飯飲爾酒私情也我生爲大明人死爲大明鬼我讀書明理決不肯爲爾所用爾毋多言可速殺我（張春硬到底矣）太宗回顧諸貝勒曰朕愛其才愛其忠因此留他他今如此不如成全了他的志文程在旁目視張春張春直挺挺站著不發一語太宗令侍衛推出剛剛擁出殿門文程等暗暗流淚（尙有良心）忽一人從左班中躍出跪於太宗座下道不可不可主上請釋其縛留養終身（突如其來張春死不成矣）正是

漫紓王朴平邊策 先聽天祥正氣歌

欲知救張春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援阿嚕大起滿洲兵 城蓋州一收毛家將
讀書明理四字本不容易求之滿洲尤爲難得太宗聲聲口口

總說明。將忠君是從肺腑中流出故此番諭令讀書大有羽士通經公侯聽講之希望不然三秀才來降何以隆重至此乾隆間撰逆臣傳及貳臣傳意亦本此蓋欲予人以觀感也後人目爲致弱之漸却是不知太宗深意。

太宗征察哈爾部。旋卽移兵入明。何等輕捷。何等簡便。然太宗對於明國。只要求一個和字。兩次三番致書遣使。各官均不敢答。不敢奏。以至兵連禍結。無有已時。沈文奎曰。明人諱言和江雲曰。和議不成。十居其七。惟其諱言是以不成。雖日遣一使。日致一書。有何益哉。此明之所以不國也。

前有來降之三秀才。暢論和議之難成。後有來降之三將官。暢論戰事之可恃。遙相映煞是好看。不料三將官又映出兩將官來。兩將官又映出一將官來。毛文龍部落全爲滿洲所有。毛

文龍冤仇應爲滿洲代報。後來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隨征入關。開藩閩粵這三將便是一個引線。

明國邊臣多不久任。以前死了袁經略。以後死了盧督師。若孫承宗袁崇煥屢仆屢起。大半爲權臣閹臣所弄。觀寧遠巡撫對滿使一席話。純是敷衍。那裏能辦正經大事。

滿洲求和的書不下十餘通。却處處帶著七恨。怨毒於人。可謂甚矣。此回兩封書不言歲幣不取謾詞似乎易於就範。乃各官仍死守袁崇煥故轍。可惱可憐。

話說太宗正在縛斬張春。一將大聲奏止。視之乃大貝勒代善也。（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旣見其人請畢其詞）其言曰：「前此陣獲之人無不收養。此人欲以死成名。勿殺之。徐勸其降。」（後來待洪承疇亦是如此。却不道張春不比得承疇）太宗仍命御膳房備

了精饌。送與張春。張春依然不食。大叫求死。（真硬真硬張春難於何可剛多矣）太宗歎曰。此讀書明理之人也。不可屈他。（藹然仁者之言）令與白喇嘛同居三官廟。把這個張春的忠節感動了太宗多日。說道。我國諸貝勒終究不曾讀書。不能明理。阿敏因失機圈禁了。莽古爾泰動輒拔刀相向。雖然降級。已傷兄弟之情。因於次日早朝諭諸貝勒曰。朕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於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實有賴焉。（宗旨如此先提一筆）聞諸貝勒大臣有溺愛子弟。不令就學者。殆謂我國雖不讀書。亦未誤事。（放開一筆妙）獨不思上年我兵之棄灤州。皆由永平駐守貝勒失於救援。遂至永平遵化遷安等城。相繼而棄。豈非不諳學問。不明義理之故歟。（將阿敏事一提作不讀書之證）今年明國築大凌河城。我兵圍之。經四越月。人皆相食。猶以

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者。由讀書明道理爲朝廷盡忠故也。（將祖大壽邱禾嘉事一提作讀書之證）若爲父兄者溺愛子弟。亦可任意自適。不披甲出征矣。自今凡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令讀書。如不願者啓奏諸貝勒大臣連聲諾諾。終有一股慍色。禮部參政李伯龍退謂同僚曰。衆貝勒不事詩書。見上無禮。宜定朝儀。（不知比叔孫通如何）遂領銜啓奏。言諸貝勒朝賀踰越班次。不辨官職大小。隨意排列。請酌定儀制。太宗亦以莽古爾泰嫌疑之故。將伯龍所奏交與代善。代善復稱我等奉上居大位。又與並列而坐。甚非心安。自今以後。上南面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於側。外國蒙古諸貝勒坐於我等之下。（秩序井井。代善當得持重兩字）莽古爾泰祇得答應。議定天聰六年元旦爲始。凡行禮時。八旗諸貝勒獨爲一班。外

藩蒙古諸貝勒次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率文武各官又次之。管旗大臣領纛。大臣副將參將游擊侍衛備禦。依照旗分按品序列。（伯龍一言興邦於此可見）是日天未黎明。太宗率大貝勒代善及衆貝勒拜天謁神。禮畢御殿。升了雕龍寶座。代善莽爾古泰左右各坐一榻。行過朝賀。議政大臣上殿分座左右。次外藩蒙古貝勒。次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等。次八旗大臣。次大凌河降官。次阿嚕科爾沁部台吉。次朝鮮貢使。正是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宮殿。風微旌旗。日暖。自此出警入蹕。朝儀肅靜。管禮部事薩哈璘等。又奏定御用儀仗。御駕往來近地。旗三對。繖二柄。校尉六人。大貝勒旗三對。繖一柄。校尉四人。諸貝勒旗一對。繖一柄。校尉二人。朝會處不用旗繖。只准校尉隨行。凡隨駕及赴行在。概不准用。惟大貝勒許用繖。違者罰羊。（罰惟罰蓋周禮有之。此却罰

羊亦是滿洲風俗）太宗本不喜用儀仗。單身匹馬往來宮禁禮部奏言違例。太宗只得照罰。（請君入甕亦是本身作則。太宗善於治下。）於是禮部日積月累收羊不少。太宗大召大凌河降將賜宴。卽殺羊爲食。其所俘漢人分隸副將參將遊擊各部下配以國中婦女千口。（生聚教訓兼而有之）諸貝勒請以新編漢軍降將爲前驅。再議。證明太宗以大壽內應無信。錦州未可遽得。不如移征察哈爾部。（亦細密亦寧靜）適有阿嚕部長達資楚琥爾飛書告急。（來得湊巧）太宗遣貝勒薩哈麟豪格率兵四百先往救援。親統大軍繼後。剛到阿嚕部。薩哈麟豪格已將敵情逐一奏報。都說林丹汗率衆擄掠該部牧地。又掠他處營寨而去。太宗以圖嚕什勞薩帶百人往截。過了興安嶺。獲得駝馬甲仗。一一分賜蒙古隨征軍士。（寫太宗之誠。卽以寫林丹之僞。讀者宜與

下文參觀）太宗卽令班師。那林丹汗知滿兵已去。益發刦掠鄰部。時來時去。飄忽無定。蒙古各部均向太宗請救。太宗曰。是欲使我疲於奔命也。（料敵如神）斬草不除根。來春必要發朕當一鼓擒之。（語壯）蒙古諸部長一律簡兵來會。太宗聲明軍律。留貝勒阿巴泰杜度額駙揚古利佟養性留守。自統八旗左右翼出撫近城。一路草肥柳密。人馬均極騰飽。過興安嶺下寨。林丹得信。卽令部衆盡棄家業而奔。（林丹也乖）擒其哨卒間之。言林丹已星夜遁入西邊。太宗曰。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攖我軍鋒。（料得定斷得決）追愈急。則遁愈遠。我軍馬疲糧竭。不如且赴歸化城暫駐。（以逸待勞妙極妙極）一面追尋林丹去路。果然林丹渡過黃河。又被滿兵追著。斜裏逃回原部。中途被滿兵截殺。弄得狼狽不堪。不得已逃入明界沙河堡。（前有尼堪外蘭之

逃後有林丹之逃外蘭且不能免而況林丹）太宗探聽的確。遂遣通事向明官索還。明官雖然備了牛羊綬匹來獻。仍不把林丹交出。太宗以阿濟格統左翼。並科爾沁巴林札魯特喀喇沁土默特阿魯等部兵一萬略大同宣府。（第一路陸軍）以濟爾哈朗岳託德格類薩哈璘多爾袞多鐸豪格等率兵二萬略歸化城黃河一帶。（第二路陸軍）以車爾格察哈喇率兵五百渡黃河掠船爲前隊。（第三路水軍）太宗與代善莽古爾泰繼進。兩翼兵已馳入隘口。於歸化城立起行幄。西至黃河木納漢山東至宣府。居民逃者俘之。附者編之。明邊將聞報大驚。正欲向寧遠請援來助。太宗已派出巴克什庫爾禪覺羅龍什窺得勝堡。派愛巴哩喀木圖進張家口。（步步爲營）並賜書各官議和曰。

我之興兵。非欲取中原。得天。下也。（叫破得好）因遼東官員。

不行正直之道。貪贖貨賄。罔顧是非。助邊外葉赫。遣兵戍守。專意結怨。無故欺凌。遂成七恨。（再將七恨一提照應。與廷弼崇煥兩書）我曾屢致書爾主。遼東官員與我爲難。壅不上聞。（不說明帝不和。只說官員不奏善於措詞）竟無報書。我之所以興兵者。欲爾主察詢其故。是以攻取撫順時。得爾國商賈人等。俱縱之。令齎書轉奏爾主。（既說官員不奏。又說商賈不奏。坐實明國罪狀）恐其不能逕達。又令其付與爾各省官吏。亦無回音。數年以來。我師所向。屢破城池。意謂爾主必加察問。知我興師之故。（與非欲取中原。得天下。句相應）則和議成而戰爭息。且上天以生民爲心。若贖戰不已。民死鋒鏑。豈能仰合天心乎。我今開誠相告。惟願兩國和好。戢兵息戰。兆庶安寧。財物豐足。互相市易。（講和互市並不提到歲幣。太宗隱隱讓步）

各安耕獵。以樂太平。前者兵入邊境。屢有攻取。書詞往復。其中疾怨之言。有兩相輕慢者。此兵家之常。不足道也。（再提崇煥三書已承認無取動氣之言。一語作此解釋。太宗更隱隱讓步。）爾國豈無才俊。勿以古昔毀盟棄好。及互相欺罔之事爲鑒。因而致疑於我。幸速爲裁斷。以成此舉。實兩國之福。我將駐此十日以待回音。勿再遲延也。

使臣齎書入城。明官不肯允許。只送些禮物。催促退兵。（何所見之小也。）太宗駐兵宣府邊外。連營四十里。環營四面掘濠。明兵守又守不住。戰又戰不過。宣府的巡撫總兵。只差人齎了牛羊金銀蟒緞等前來請盟。太宗御黃幄受禮。（眞耶僞耶却不能無此等做作。）並命大臣阿什達爾漢宣誓。復向張家口明官致書勸和。迄未就範。都中來報。大凌河降人逃去。只得收兵向瀋陽進發。

單留額駙佟養性前去撫慰。（一波一折可見成事之難）太宗回京以後。漢人出關投降者絡繹不絕。太宗一律收納。真是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開國規模如是）因材器使。不次擢用。這日來了三個明國秀才。一名沈文奎。一名孫應時。一名江雲。太宗知道范文程也是秀才出身。因之大加優禮。（崇儒重道大有唐高漢武之風）召入宮廷賜饌。太宗親自入座。酒至半酣。問曰。此番出兵與明國議和。爾三人之意云何。（集思廣益隨地留心）文奎對曰。明人諱言和。（抉出病根）區區邊塞小臣。其盟誓。何足據。（照應宣府和議）應時對曰。明人以議和延緩我師。卽實心願。和其歲饋。必不能如我所定額數。（延緩我師四字亦是明人通病。不料又被應時識透）江雲對曰。和議不成。十居其七。（更爽快）皇上姑遣使臣往明以和議試之。彼若不從。則我。

兵入境攻取更爲有名（亦是一法所謂欲取姑予也）三秀才都有計策興滿亡明均於此等處流露）太宗卽命三秀才繕書一封致寧遠守臣一封轉達明帝大臣偉徵囊蘇喇嘛奉詔齎書去後卽發令脩城備戰（同時並舉安不忘危）原來大凌河歸入滿洲以後城池拆盡無險可守那盛京附近形勢首推蓋州爲最要副將石國柱遊擊雅什塔備禦齊爾格申率兵六百先將蓋州鳩工興築守得如金城湯池一般（提明地勢爲下文伏線）男婦老幼遷入貿易耕種者項背相望這蓋州居然成了一個繁華世界掌戶部貝勒德格類掌兵部貝勒岳託復自耀州舊界拓至蓋州迤南經畫田廬繕脩城郭以固邊圉（先守後戰妙有次第自與浪戰有別）石國柱等在蓋州守著明兵不能飛渡只等偉蘇兩使回報便可定議和戰（回顧得好）誰知蓋州城外忽

報。有明將到來。（將軍自天而下奇極）石國柱登城瞭望果然有三員將官騎在馬上手執白旗背後還跟著一羣百姓又無旗幟。又無兵仗。料想不是來討戰的。遂令部下不許迎擊。（細）開了城門放下弔橋親自披挂執刀立於旗下三將遠遠望見坐纛一個石字曉得是守城副將連忙俯伏在地口稱明國游擊張文煥都司楊謹千總李政明特來投降。（前有三個秀才後有三個將官一文一武遙遙相對）國柱曰這百姓是那裏人。（更細）三將曰都是雙島龍安塘孔有德耿仲明轄下的（倒戟而入文便不平）國柱料定無甚變動相邀入城設宴款待席間問起原委三將曰我等皆毛文龍舊部（再將文龍一提便說出許多後事）人皆稱爲毛氏自文龍冤死督師袁崇煥命參將陳繼盛接管後來有副將劉興治殺了繼盛（繼盛不濟）自稱都元帥私約登

萊諸將謀變。（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令人思文龍不置）適值大凌河圍急明國調山東兵赴援登萊巡撫孫元化遣參將孔有德率騎兵出山海關到錦州半路餉絕兵變與劉興治圍攻登州城城守參將耿仲明內應城破有德自稱都元帥仲明自稱總兵官明兵以火器攻城乃乘夜逃至旅順欲攻城不克退屯雙島龍安塘（皮島諸將四分五裂大有梁山泊落草光景却都從三將口內敍出委委曲曲瑣瑣屑屑是補筆亦是省筆）亦想率衆來降故遣末弁帶了百姓前來通訊國柱將三將在營安歇諸百姓分撥民房叫雅什塔等好生守著却連夜一人一騎來見太宗備述前事太宗曰從此有了這班嚮導官不怕寧遠不得了（是自信非自詡）令國柱好好撫慰卽叫三將速招孔耿以便一同征明國柱遵旨回防日與三將講究地勢談論軍務把

寧遠一帶山川險要瞭如掌上螺紋。（伏後）這時寧遠的巡撫已經不是邱禾嘉了。孫承宗亦自願罷職。明國另簡官員前來接任。把邊情敵勢概不注意。一味的小覲滿洲。（也是袁應泰熊廷弼一流）看見滿洲遣使通書。他又擺起架子來。命滿使偉徵囊蘇喇嘛入謁。偉蘇等走到撫署門。開棨戟。堂肅旌麾。甲士荷槍。吏胥抱牘。這副威嚴炫赫的排場。在滿洲却沒有見過。（雖是閒筆亦是文家點綴法）兩使遞上名刺。鼓吏傳鼓進去。請在後堂相見。兩使一重一重的走進巡撫已紅袍紗帽的迎出來。分賓坐下。兩使先把私書送閱。那巡撫拆書讀曰。

我使者還聞爾等云議和之禮須送還大凌河官一二員並少退尺寸之地以此爲名方可轉奏朝廷。（明臣復言於此補出省筆）夫和事果成我何吝此一二人且普天之下盡爲爾朝

廷所屬。豈僅尺寸之地乎。（似答應非答應便是語妙）爾不忘已失之土地人民時藉以爲口實我之二祖無故被害我能一日忘耶我惟願見太平未動爾邊疆寸草尺土乃邊臣凌逼致成七恨（再提七恨仍應前文）漸啓兵戈迄今未息今我仍願太平屢議和好爾等乃以是爲言過矣（一語撇開）况自克撫順以來我兩國強弱豈有不知旣已知之曷爲徒飾利口貽誤主上流禍生民（責備明臣又是一番說話）從來兩國議和必彼此使命往來則和事易於就緒今我一心願和天鑒在上實無欺僞乃以至誠遣使而爾卒不信不遣使相報向者袁巡撫與我議和時我方遣使通問彼卽繕脩城池（提十六回事作證妙）非惟拒守又復相逼是以計愚我也我用是決意起兵然於兩三月前令杜明忠齎書以告然後興師未

嘗詭計掩襲杜明忠現在爾可詢也。（又尋一個人作證更妙）我如是求和。爾堅執不從。且不必遠徵往古。卽自我兩國構兵以來。歷年戰爭之苦。昭然可鑒。爾不樂太平。惟尋師旅。國家生靈。視昔更苦。咎將誰歸。（逼得緊。達得出）今春往征察哈爾。何如遣一曉事人來早決和平事。俾兩國共享太平也。（再尋一樁事作證。尤妙尤妙）我之心事。直告無隱。爾諸大臣果能身任和議。以成美事。豈特兩國息爭。人民安業。且使無限生靈。免於鋒鏑。造福甚大。其福亦歸於任事之人矣。（結處似嘲似諷似勸似勉。含著無限希望）

巡撫閱畢。對兩使曰。貴國主上的美意。下官豈不曉得。就是袁巡撫。亦爲著貴國體制上語言上不能悉合。以至稽遲和議。（終是自大如何人家肯服）敝國皇上亦是不樂征戰。貴使臣來時。究

竟攜有國書沒有。偉蘇二人恭恭敬敬呈上。說道這書請貴巡撫一看。並乞卽行轉奏。巡撫接來看時。却是封好的。便道敝國對於國書。凡臣子未奉上命。不敢擅開。(這却實話)貴國如誠心議和。還請貴使臣將原書攜回。露封送來。待下官斟酌斟酌可奏。則奏不可。則止。到要貴使臣多走一躺。並望拜復貴國主上。說下官極願講和。來書已經拜登。匆匆不作復書了。說罷。開門送客。二使只得帶了原書。出了寧遠。一路上曉行夜宿。趕回盛京。已是十一月天氣。不敢休息。急忙來見太宗。並將寧遠巡撫說話。一一奏明。原書亦呈上。龍案正是

敦摶。猶待通盟好。

柳雪。無端記往來。

畢竟太宗如何發付偉蘇二使。且聽下文分解。

李自成。張獻忠。爲明國之流寇。實滿洲之導師。若明國無李張。勁敵爲之牽掣。滿洲攻明。何能若是容易。卽其後入關定鼎。雖然。靠著吳三桂。畢竟還靠著李自成。此回在偉蘇二使口中輕輕點出來。脈甚遠。

孔耿二將納降。寫得何等隆重。何等尊寵。然第一陣却奪了旅順。口把尙可喜引來作伴。揆其種種謀畫。均出於范文程一人。觀文程對太宗一席話。官爵仍舊。儀從仍舊。只收回刑人出兵。

二事網疏。魚樂籠大鳥。寬我羨太宗。我服文程。

太宗書達明帝名曰求和。實則窺邊。然却把難人叫邊臣。做滿嘴要享太平。早已預備征戰。滿嘴要達下情。不過爲索歲幣。邊臣欲奏。不敢欲答。不能只好置之不理。於是師出有名矣。得一回城池。又不願守。却將人口財物。俘獲而去。迨城郭脩繕。軍民

休息。又是一番攻打。明勞滿逸。明拙滿巧。而邊臣。又以虛氣待敵。飾詞欺主。卽議和。猶不可恃。而况言戰。

太宗會議一段。諸貝勒大臣所言。未有不注重明國者。然惟多鐸豪格。聚精會神。如刀斷水。如劍破璧。所謂言開金石。字挾風霜。其餘則多爾衰涵。蓋一切獨出冠時。否則不袒察哈爾。卽袒朝鮮。甚矣。謀事之難也。若揚古利。以下直是等諸自鄙。

范文程爲滿洲第一流人物。清史演義所謂中華才子。外國忠臣。是也。然太宗無文程。不特朝儀國制。無人規定。卽十六位貝勒大臣。聚議太宗。亦毫無主見。不有文程。將花花綠綠的簿子送。上試問太宗。從何處入手。辦事論者。謂滿臣洪承疇。尙居范文程之亞洵哉。

話說偉徵囊蘇喇嘛費回原書。太宗因整飭朝班。不暇理會此事。

因命諸貝勒大臣申定服色。藉免淆亂。（服色是國家體制所關太宗杜漸防微與規定朝儀一樣用意）凡黑狐帽、五爪龍明黃、杏黃、金黃等服。非上賜不得用。閒散侍衛護軍及諸貝勒下護衛以上許服綵衣。餘衆俱用布。（布衣帛冠衛文中興太宗以此示儉自然高人一等）羣臣奏曰。滿洲漸染華風。服式奢侈。民間亦宜用布。太宗曰然。諭曰。

國家服色之制。所以辨等威。定民志。俾朝野各有遵守。我國風俗素敦淳樸。近者奢靡僭越之風。往往而有。不可不定爲法制。昭示國中。（明白）且一綵之直可當十布。與其以一綵成一衣。何如十布可得十衣。（剴切）所以令衆用布者。非爲綵疋。專供上用。實有便於貧民也。（如讀漢帝崇儉詔）凡婦人所服綵布。各隨其夫。

羣臣又奏民間衣食充足。教化始行。令民用布。不患無衣。講射勸農。乃能足食。（衣食足而教化行。羣臣亦熟讀漢書）太宗深以爲然。復集八旗備禦官諭曰。田疇廬舍。民生攸賴。勸農講武。國之大經。方今疆土日闢。舊給田地。有不堪耕種者。察明換給沃壤。卽於附近建造房屋。遷居之。如貧民乏牛。赴有力之家代耕。一切徭役。專派有力者。不得濫及代耕貧戶。不能耕者。以射代耕。可以佐軍餉。練武藝。（亦與重農貴粟詔相類。是爲務本）宜各率所屬長幼。努力學習。各備禦皆一律遵諭。自此家給人足。物阜民康。（明效大驗。果然不爽）太宗想到偉蘇兩使曾入寧遠。當時不曾詳細一問。卽傳旨召偉徵囊蘇喇嘛垂詢明國兵備。二臣對曰。明與我國開戰以來。全國精銳盡在錦寧。軍糧將盡。歲又飢荒。逃兵流民勾結作亂。有什麼李自成張獻忠連陷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各

省。（李張聲勢恰從二使口中帶出亦是便利）聲勢浩大號稱三十六營人馬二十餘萬明軍東征西討應接不暇請皇上可乘勢入山海關了（耳聞不如目見語語中肯）太宗曰朕因察哈爾未服不欲深入中國彼處守臣託言書不露封實則不肯收受（如見肺肝）朕不欲釁開自我爾等再將此書露封賣去沿途探聽流寇消息彼處軍馬有無調動須要好生在意（投書是賓探敵是主可見求和亦非真心）兩使臣重出盛京雪虐風饕備嘗艱苦到了寧遠再謁巡撫那巡撫抽書一看滿洲國皇帝五字只比明國皇帝低了一格便一個不舒服（徒講形式的是蠢才）將書展開讀曰。

滿洲國皇帝奏書明國皇帝我國稱兵非不知足而冀圖大位也（仍是不欲圖中原得天下口吻）因邊吏欺侮之恨不得

上達致啓兵端。（包括袁應泰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諸人簡捷）於茲數載矣。我思戰爭不息。則彼此均被其禍。和好一成。則彼此均受其福。所以前於往征察哈爾時。過宣府議和。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我意既盟之後。永相和好。（將近事一提）故執我國越境之人。戮示於爾邊臣之前。所獲財物悉令送還。數月以來。未嘗少犯我之篤守。盟誓可謂至矣。（宣府之盟太宗未嘗不知爲邊臣私事。偏要在書中說破。太宗亦不欲寧遠巡撫真以此書入奏耳。）嘗觀往事。下情上達。天下無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無不亂。我兩國構兵。亦因下情阻蔽。不得上達所致。皇帝如欲洞悉我之恨端。當遣信使來問。我得悉告之。若謂業已議和。又何必語及夙怨。則亦惟皇帝之命。惟和好既成。獲邀歲幣。（東露一鱗西露一爪。歲幣二字若合若離。）優游田。

獵。共享。太平。是所願也。（書詞亦極恭順較前時三致袁崇煥者相去遠矣）

巡撫雖然收受。仍不轉奏。亦不答復。兩使在寧遠逗留數日。知道李張過府得府。過縣得縣。明國皇帝急得不得了。將防邊兵士撤去一半（示人以隙滿洲如何不動）。因趕回報告太宗。太宗命大臣圖嚕什勞薩等率兵三百。只在寧遠西邊一帶窺探動靜。（謹慎）圖嚕什等分兩翼進沙河寧遠前屯。斬四百人。擒百總一人。獲牲畜二百七十。料定明兵空虛。却自顧兵單。未敢輕進。適滿洲築鹹場攬盤通遠堡岫巖四城歲工。太宗親往遼河巡視。駐蹕陽什穆河岸。圖嚕什等報捷來見。備言寧遠近狀。（再從圖嚕什口中渾叙一筆。正以堅太宗之信）太宗曰。近來朝鮮恭順漸不如前。聞其通款於明。欲爲我處間諜。幸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前來降。

附。就近可詢。問朝鮮行徑。且二將於寧遠山海關一路。亦甚熟悉。且俟孔耿到國再行大舉。（朝鮮事輕帶一筆。孔耿事又帶一筆。不是正寫是襯寫）正在議論。京中來報。孔耿二將又遣副將曹紹宗劉承祖奏告起程日期。太宗對范文程羅碩剛林等曰。你們看如何辦法。文程曰。孔有德耿仲明均係遼東所產。此番叛明窮蹙。率衆來歸。他既然有什麼都元帥總兵官的僭號。原不過出身微末。借以自娛。（識得透說得破）如今執事鼓吹儀從。姑且叫他。仍舊只有刑人出兵兩事。到要限制他的。（有虛位而無實權。絕好籠絡手段）孔耿把他駐紮東京。其餘所屬人民。或是蓋州。或是鞍山。令各旗隨便安插。却不可將他併在一處。剛林羅碩道。范先生真是主上的諸葛亮。你說恁樣辦。便是恁樣辦。文程道。貝勒隨駕的有幾位。在此可率兵至鎮江。一迎名是優禮。他實是防。

備他（有見識）太宗稱善當派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前往諸貝勒到得鎮江口岸。孔耿二將早從對岸渡江誰知斜裏刺出一標兵來帆檣蔽日金鼓喧天船頭上插著黃字帥旗隻隻銜尾而來孔耿恐怕不敵急投滿營諸貝勒正要擺開陣勢那隊兵已掠岸而過諸貝勒便問孔耿此是何人之兵孔耿曰船上是登萊巡撫孫元化部下總兵黃龍第二隻船便是副將尙可喜這人與我等舊交亦在毛文龍處當差的（爲可喜歸滿伏線）孫元化曉得我等來投貴國故會合朝鮮兵趕來截擊（補敍清楚）諸貝勒曰朝鮮是我國所屬如何助明孔耿曰是國最無信者（斷定）衆人談談講講諸貝勒設筵相餉餉以良馬令其馳赴遼陽留兵守著船砲轎重孔耿帶了親信將士起行一路上太監賈詔而來不是傳諭從容休息便是傳諭隨處賜宴（優禮耶防備耶都在

文程算中一孔耿二人感激涕零暫在東京小駐忽然幾個小太監隨著一位欽差官來到東京孔耿館驛遂於廳上南面而立宣旨道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各頒給紅珊瑚項子一個白玉翎管一支白玉四喜搬指一個孔雀翎一支預備入都陞見（此一段也不可少）欽差去後孔耿只得更換衣服按著元帥總官兵的品級穿著箭衣釘著補服從渾河岸邊行來遠遠望見金瓜銀鉞鳳扇龍旗知是太宗駕到（襯筆好）便要下馬叩見太宗諭令先行拜天再行抱見禮諸貝勒間有阻止者太宗曰元帥總兵奪取登州攻城略地正當強盛而納款輸誠遣使者三率其兵民航海衝敵來歸於我功孰大焉抱見所以示親愛也（仍是一派籠絡手段）孔耿勇赳赳氣昂昂太宗看了本是歡喜誰知他再三不肯抱見仍然行了漢禮然後叩頭抱膝一一與貝勒大臣

相見禮畢。命在御座下賜坐。酌酒慰勞。孔耿獻上金銀並金玉器皿。綵緞衣服等物。一一交內庫收貯。以蟒袍貂裘撒袋鞍馬爲報。（匪報也。永以爲好也。）自此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就中探探明國虛實。問問朝鮮情勢。偏是不爭氣的朝鮮國王。忽而降滿洲。忽而投明國。弄得一無主見。太宗遣使責備他。總一味游移。（朝鮮要討沒趣了。）恰好明國去聯了什麼倭兵。借軍四萬。另有二萬人在義州築城。備滿滿人。又疑是朝鮮詭計。（沒興一齊來朝鮮可憐。）因議於征明後再伐朝鮮。此時孔有德仍舊佩了都元帥的印。耿仲明仍舊佩了總兵官的印。聞得太宗征明在邇。自請往攻旅順。（食祿忠主孔耿不凡。）這裏却有一個原故。因爲黃龍當日追襲孔耿。如今打聽得他在獐子島。把孔耿舊部盡行送入內地。要想公報私仇。是以討此一差。（絕妙算計。）太宗因令

岳託德格類等同往黃龍轉戰數次火藥矢石俱盡從容自刎孔耿乘勢招降副將尙可喜可喜本在廣鹿島駐兵聞得黃龍已死料想站不住脚趁著孔耿書來便遣部校盧可用金玉奎前來商議（可喜也乖）孔耿著實把太宗稱贊一番可喜便在廣鹿島收拾兵馬預備投降這裏孔耿二將得了旅順口擬乘勝收取皮島太宗以皮島無甚關係擬卽往襲寧遠並聞祖大壽之弟在前屯衛爲總兵欲乘機探大壽消息（回應十六回事）把旅順口酌留大臣駐守孔耿仍留東京諸貝勒奉著太宗沿途前進於孔耿頗有微言太宗曲爲解釋隨將旗纛盔甲等項格式逐一宣布這日軍次中途太宗宵分不寐想起察哈爾未服朝鮮將叛明國又不肯和將士遠征炎風朔雪自顧年逾四十大勳未集不覺奮起越石聞雞的志氣來二篇大議論俱從此處發出此是特筆

坐以待。且到了黎明。只見諸貝勒前來啓進拔營。太宗曰。且慢。今日有事商議。傳太監通令。解甲休息一天。（又來打悶葫蘆了）太宗御了中座。貝勒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杜度岳託薩哈隣豪格多鐸阿巴泰額駙揚吉利管正黃旗楞額哩管正紅旗和碩圖管鑲紅旗葉臣管鑲藍旗宗室寶芬管鑲白旗伊爾登管正白旗喀克篤哩十六個人。兩旁坐下。范文程剛林坐在太宗左右。（也算是羣英會）太宗發諭道。朕欲征明及朝鮮察哈爾三處。先後緩急。朕不能決。特令各貝勒大臣。發抒意見。范先生專司記錄。剛林專司繙繹。（好差使）太宗言罷。左班中第一座奏曰。朝鮮不遵我約。當反其貢物。姑與互市。不必往征。至明乃吾敵國。宜令諸貝勒大臣率兵深入。取其近京數城。因糧於敵。久駐伺隙。以期必勝。別屯山海關以東。錦州以西。撓其耕穫。使不得休息。復攜梯牌。

砲車分兵之半於山海關外立營。其半繞入關內。內外夾攻。彼必勢窮力絀矣。（第一個是舍却朝鮮專圖明國的不曾提及察哈爾）文程視之乃是濟爾哈朗右班中第一座道不然前者我兵圍大凌河四閱月盡獲其良將精兵在國家固有得人之慶而從征士卒及新附蒙古一無所得皆以爲徒勞今歲不卽征明者爲耕種耳耕種初畢可卽興師皇上親駐邊外令諸貝勒大臣率兵入邊所到之處張示招降然後相敵形勢酌量緩急以定進取俘獲人口每旗計甲均派帶回可也（第二個一概不問只計分派俘獲淺鄙之至）文程將言記畢署了阿濟格的名左班中多爾袞大聲曰是宜整頓兵馬乘穀熟時入邊圍燕京截其援兵毀其屯堡爲久駐計可坐而待其斃也（第三個只管形勢凌厲無前可謂要言不煩）右班中多鐸曰我國之兵非怯於鬥者但止攻

山海關外之城。有如射覆。豈可必得。夫攻山海關以外之城。與攻燕京通州之城。名雖不同。勞苦則一。臣以爲宜直入長城。庶可饜士卒之心。亦可成久遠之計。且相機審時。古語有之。我兵若耽延旦夕。則敵人漸知豫備。固其城池。根本脩治。何隙之可乘。（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何等迅捷。何等果斷）我國何愛於明祇念士卒勞苦。姑與之和。若乘時可取。原不待再計也。至察哈爾且勿加兵。已和之朝鮮。勿遽與絕。惟先圖其大者。如蒙天佑得之。則其餘隨我所求。而皆至矣。（先圖其大。一語三方並顧。識見絕倫。多鐸高人一等）文程領首者。再太宗亦笑領之。左班中杜度曰。朝鮮已在我掌握。宜且勿征。察哈爾如與我逼。則征之。得破察哈爾。則天下自然膽裂。若尙遠可取。大同之地。秣馬卽深入明境。（重外輕內。亦備一說）右班中岳託曰。多鐸之言甚善。時不可失。事宜勇

斷。宜乘此時。於明山海關。通州。燕京三處。先圖其一。以立不基。（多鐸是渾說。岳託是分說。亦妙）薩哈隣在杜度座下。曰察哈爾如蟲食穴中。勢將自斃。不煩急圖。至於明則我兵少緩一年。彼之守禦益固。當於今秋乘彼禾稼方熟。因糧於彼。爲兩次進兵之計。初次止簡精銳。務輕便。往來襲擊。俘獲既多。卽速出邊。第二次令已出痘貝勒率衆軍自一片石奪山海關。則寧遠錦州爲無用矣。（兩次出兵條理井井）不然。仍從故道而入。斷燕京四面之路。取彼積儲之地。堅守勿歸。乘機伺便。縱兵奮攻。二三年中大勳克集矣。（僅說察哈爾。不說朝鮮。其宗旨仍在征明）豪格奮然曰。寧遠錦州攻之無益。何也。我國攻城之法。彼盡知之。况我兵曾攻之而未得。若復令攻之。必有畏難之意。雖得錦州。此外七城尙煩攻取。若徒得一城。其餘皆堅壁不下。彌旬曠日。恐老我師。今且盡。

率我衆及新舊蒙古從故道而入爲書頒示屯寨及各城告以我願和而彼不肯和則彼處人民雖被瘡痍將自怨其主無尤於我（的當）若馬匹疲斃卽以所獲之貲買馬其餘并以製衣則我兵奮勇靡有退志而邊外蒙古亦得饜所欲矣（周匝）再用更番之法俟秣馬肥壯益以練習火器漢軍攜巨礮分兵兩路一從寧遠入一從故道入夾攻山海關進攻通州得與不得皆久駐其地遣人往偵流賊情形伺彼分師捍禦時擊之必可圖也（果斷）至於朝鮮且暫行撫慰俟我與敵勝負旣定再爲區處（與多爾袞多鐸一鼻孔出氣豪格英銳之至）阿巴泰曰明國情形皇上旣悉知之其地利臣等亦熟悉之宜選精兵襲其不備則關門可得親統大軍駐關外擇貝勒大臣令入關分路攻取若獲可用之人送至御營委遣往來彼處消息易得錦州無足慮也（又是一個

專就明說。揚古利曰。我之於明暇則一年再征。不暇亦一年一
 征。乃爲善策。當令已出痘貝勒將帥率兵深入其境。凡兵士所獲。
 不計多寡。聽其自取。則人人貪得。不待驅逼。而賈勇爭先矣。（其
 擄掠耶。其勒索耶。此語似傷國體）所得城堡。惟貝勒更番駐紮。
 其下兵將勿移易。不辭勞苦。乃能成功。如謂有妨農事。則待農後。
 興師。令婦子收穫豐事。亦無妨也。朝鮮察哈爾且置度外。山海關
 外寧遠錦州。亦且緩圖。但宜深入腹裏。腹裏既得。朝鮮皆吾手足。
 察哈爾自歸順矣。（無甚卓識略與阿濟格相似）楞額哩曰。是
 非直抵燕京。任我兵所取而回不可。（亦是阿濟格揚古利）然
 後再入山海關扼險屯駐。積糧城中。以備往來攻伐之用。和碩圖
 曰。宜相度明之邊界。乘瑕而入。其還師遲速。難以預料。必先脩固
 我城堡。乃無敵人窺伺之虞也。（數衍而已）葉臣曰。宜先抵大

同宣府。秣馬休兵。偵探察哈爾蹤迹。近則我兵往征。若已遠遁。則我卽入明邊地。焚毀其廬舍。進逼燕京。晝夜攻圍。名爲帝都。其實易克。彼城上多積火藥。必自焚。且就近城一帶伐木。製造梯牌。多方攻取。城不克。亦足耀我軍威。如從山海關入。恐軍士俱無所。得徒勞苦也。（察哈爾及明國雙方。兼顧獨不提及。朝鮮亦是一種計畫）寶芬曰。我軍蓄銳已久。其勢可用。宜卽入明邊。攻取其近京城堡。何憂事之不成。（無謂之談）伊爾登曰。與其盤桓於山海關之外。不若徑入內地。審敵之情形。備梯牌以爲攻具。乘機摧陷之。（人云亦云）喀克篤哩曰。我國之人利行師。不宜偃息。今誠征明。則上天之眷佑。與人心之豫順。適相協應。（更淺）十
六臣奏對已畢。太宗無所適從。只見范文程離坐遞上一本簿子。裏面有圈的有點的花花綠綠。正是

蜀。堯。採。訪。臣。僚。議。
欲知太宗如何決策。且聽下文分解。

梅。麌。調。和。宰。相。才。
才。

清代演義卷四

第十九回 飛鐵騎九路入中原 獻玉璽一王開大統
 阿濟格等無功而還。早在范文程料中。蓋其於接看告示時。已有存有幾分意見也。太宗略加責備。使諸貝勒有所儆戒。卻仍是。一路解紛。太宗聰明。太宗正直。

尙可喜來降。其實力描寫處。大半不如孔耿。非厚孔耿而薄尙也。若再將尙極力布置。未免喧賓奪生。

九路攻明。是太宗驥勇處。大壽來禦。卽行解回。是太宗權詐處。試觀開國諸君。如唐皇漢祖。未有不濟以權詐者也。太宗欲收用祖大壽。出此計策。妙在不曾說破。

傳國玉璽四字。只於三國志演義中。孫堅得之。袁術求之。卻不。

道。此處又有此樣玉璽。發現范文程奏說得千真萬確。眞若引經據典。無一字沒來歷。恐亦多爾。袞計畫如黃旗被郭威黃袍。加趙匡胤而已。讀者勿爲所欺。

太宗勸進全靠著吉特后一席話。所謂若再不回國。恐怕變了大金國。三貝勒已做了皇帝。三語也。莽古爾泰可以交給多爾袞。後來者更難對付。蓋從前不知皇帝之尊且貴。至此略滿洲併蒙古。孰不願自雄一國耶。多爾袞無形消滅都併入太宗謁陵時。幾點眼淚。

此書共有三大綱。太祖以十三副遺甲克尼堪外蘭。一綱也。太宗得玉璽。改號大清。改元崇德。二綱也。世祖入主漢族。定爲順治元年。三綱也。一記發祥。一記受籙。一記定鼎。爲全書最要。關鍵故於此回結尾。特書崇德元年建位。至宣統三年遜位傳主。

十一。歷年二百七十有六。正以作全書點睛處。至所敘禮儀制度。井井有條。均出自范文程所爲。莫謂夷狄有君諸夏則亡。仍是滿主就範吾國。

卻說太宗看罷文程的記事簿。點頭對文程道。范先生見解與朕相同。竟是這樣辦罷。還要范先生代擬一道告示。(妙在不卽說破)回顧諸貝勒曰。朕意已決。明日阿巴泰阿濟格薩哈鄰豪格揚古利。早晨到營聽令。後再行拔寨。(妙在仍不說破)諸貝勒大臣也。不曉得究竟。往征何處。只得暫時散出文程擬將告示草稿呈過御覽。卽行繕發。(簡便)阿巴泰等果然次早甲冑鞍馬進了御幄。只見管蒙古軍武訥格已經掣得令箭在手。照例雙安見駕。便諭阿巴泰阿濟格薩哈鄰豪格揚古利率兵二千。征明山海關一路。並發下告示多張。令卽沿途張貼。阿巴泰等展開一看。寫著

滿洲國皇帝諭明國人民知悉。干戈原非朕起。實由爾主偏助邊外葉赫釀成禍階。（坐實明罪）朕思上天以好生爲德。干戈一動則民命傷殘。於是常以講和爲念。孰意爾朝廷不爲民。而爲利。諸臣又俱各貪位慕祿。恐據理直言致遭貶謫。是以苟且偷安。不將成敗之勢奏達於朝廷。以贊成和議。（不說明帝不肯和。仍說明臣不肯奏明是挑動惡感頗見語妙）使爾等罹鋒刃而蹈湯火也。爾朝廷大臣既不議和甘陷爾等於死地。朕亦無如之何。（再逼一句妙）是爾等之被荼毒。非朕之過。皆由爾朝廷大臣（率性明說）於朕何尤。

諸貝勒閱罷曉得用的是多鐸豪格二人之策。（葫蘆打破矣）當時應命去後。文程奏太宗曰。此行不過俘獲而已。未必能克也。

(料事如神)不到一月只帶了些人口牛馬從寧錦大路旋師太宗雖照例郊迎面責阿巴泰等何不深入內地乃遽速還阿濟格對曰臣欲息馬運糧阿巴泰等均不肯從且擬復由舊道遄返經臣堅執始由大路太宗笑曰汝果能堅意不還誰敢棄汝而來乎以後宜和衷共濟謹記朕言勿恃意見也於是只在錦縣一帶往來窺探阿山勝了一陣譚泰圖爾格又勝了一陣(此處用總寫)復遣前哨將圖魯什等投書祖大壽及大凌河降將復議征明東京孔有德報稱尙可喜收取長山石門二島合廣鹿島共二千餘戶已由洪水堡陸行太宗曰此天助我也傳旨多爾袞薩哈鄰往迎(又是一樣招待太宗真善籠絡)並攜帶馬匹米粟可喜先到東京見了孔耿高牙大纛氣象不凡左列兵符右陳金印著實羨慕得很(大丈夫得志於時自應如此孔耿現狀妙從可喜眼

中看出盤桓一二日多薩兩貝勒催促起程孔耿又將滿洲服御各物贈與可喜（孔耿是太宗所賜可喜是孔耿所贈妙不犯複）可喜未到瀋陽太宗先令可喜親戚來見備說太宗聰明正直性不嗜殺可喜更加銘感距城十里太宗已設行幄相待多薩兩貝勒搶先繳旨復命賚敕拜尙可喜爲總兵官隨太宗拜天（孔耿是見後授官可喜是未見授官又是不同）然後賜宴并授部校盧可用金玉奎爲參將仍令駐守海州登州守將馬光遠亦來效順依禮收之自此漢將愈降愈多（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太宗深得此訣）與滿將易於混雜太宗諭孔耿二將曰旗纛乃三軍眼目爾等當以白饅阜則采章有別不與八旗相淆至繪飾任從所便（黃紅藍白之外又有阜旗新極）又諭可喜曰爾軍旗纛當用阜色白圓心爲別（又是阜旗更新）

更諭諸貝勒曰前此各旗所隸兵止就該管將領稱爲某將領之兵。今宜以護軍前鋒守兵邊兵援兵礮兵騎兵步兵各營伍分別稱之。（次第井然）蒙古兵稱左翼右翼。石廷柱馬光遠所管稱漢軍。孔有德耿仲明所管稱天祐兵。（兵名新）尙可喜所管稱天助兵。（兵名亦新）軍士營隊悉隨諭旨調遣分檄外藩蒙古諸部來會留貝勒濟爾哈朗大臣蒙阿圖薩璧翰巴奇蘭舒賽駐守盛京諭曰如聞敵來偵探確實悉心商議相機應接慎勿張皇。料不過南路朝鮮其沿海諸島漢人已盡爲孔有德尙可喜等攜來皮島所遺止數十人必不敢來（臨別贈言何等懇摯何等慎密）其海州遼河沿岸臺堡通令諸將加意嚴守（滴水不漏完善之至）擇日祭了堂子傳出令來計分四路攻明。

第一路從尙方堡進宣州到山西大同應州。

第二路從龍門口進長城到宣州與第一路會齊。

第三路從獨石口進長城到應州第一路會齊。

第四路從得勝堡進長城入大同侵朔州。

各路按地出發蒙古兵亦先後來會。（謀臣如雨猛將如雲這是加倍寫法）太宗俟其謁見已畢各歸各隊遂御了黃幄傳司令官抱著令箭令旗宣德格類色勃勞古率兩藍旗兵武訥格率左翼蒙古諸部長取獨石口居庸關（又是第三路接應）宣代善薩哈鄰碩託葉克舒葉臣率兩紅旗兵阿岱率右翼蒙古部取得勝堡進攻大同（又是第四路接應）宣阿濟格多爾袞多鐸阿山伊爾登率兩白旗兵及蒙古諸部入龍門（又是第一路接應）宣豪格揚吉利等攻尙方堡毀邊牆分軍捉生設伏（又是第一路接應）這八路兵東鳴西應前仆後繼那諸將士又似生龍活

虎以一當十。明兵都是五裂四散。更把李張二流寇擾得一塌糊塗。那裏還抵當得過。便是諸將喫著國家的俸祿。軍士受著皇上的一錢糧。卽不敢棄城便逃也。不過螳螂當車。蚍蜉撼樹。（承上起下不能無此議論。是爲文家過渡法）況且太宗大軍又由蒙古的喀喇洛穆及喀喇鄂博直逼大同下寨。大同巡撫曹文詔慌得手足無措。只得統領城內各兵結營東南門外。以壯聲勢。太宗先登南山望敵。約不過一千人馬。因派圖嚕什武拜分爲左右翼。以多爾袞居中軍。（此是最後布置）僅遣鄂齊爾桑二十人挑戰。太宗下馬坐黃蓋下待之。文程在旁獻策曰。曹文詔怯矣。可寫書射入。所謂攻心爲上。攻城爲下也。太宗曰。先索察哈爾逃人何如。文程曰。文詔書亦宜並發。書曰。

朕聞將軍乃識時俊傑。（劈空一句籠罩萬有）兩國情形想

久。洞悉在廷諸臣當乘朕切於議和力言於上措斯民於太平乃不念將士勞苦不察兵力強弱逼之進戰稍有不前輒行劾罷或至論死（又是一番說法使邊臣不寒而栗）閹官專權行賄者獎擢無賄者降革上下蒙蔽功罪不明（將袁崇煥諸人事一提）此番我軍旣入內地將軍日後能保無罪乎（婉諷曲諭盡相窮形）朕非相激之言（叫破更好）料將軍早已慮之深矣（句句勸他降通篇沒有一個降字但責明國而歸罪閹官但因滿兵而代計將軍自來滿主致書無有如此曲折動宕者滿洲文學正方興未艾也）

文詔得書付之一歎疊次交綏無不失敗滿兵已到城壕文詔只得堅壁清野慎固封守（也有志氣）太宗仍令齎書明將轉奏講和兩軍相持未下諸貝勒大臣有入龍門口至宣州來會的有

由獨石口入應州來會的有入得勝堡口由大同趨朔州來會的又有沿邊過殺虎口繞道至朔州來會的（總寫叫應前文）經過蒙古多少部落盡皆降服明國恨內地蒙民次骨極欲設法勦殺（爲淵駁魚爲叢駁爵明人好笨）偏偏太宗已打破宣府西六十里之萬全左衛城諸軍風馳電掣攻毀臺堡無算（補敍得好）又有兩黃旗攻深井城小西城正紅旗攻懷仁縣兩白旗攻龍門城饑藍旗攻沙城堡萬弩齊發明廷派兵又不是不派兵又是三次遣官到錦州召祖大壽令與滿兵決戰並令乘便殺蒙古部兵大壽明曉得敵不過太宗又經通款在前受過十分優禮欲待不去又恐妻子爲戮（大壽畢竟愛妻子）太宗探得大壽將至令各旗一律解圍（奇）自將大軍退入尙方堡（更奇）大進至寧遠偏遇著蒙古桑阿爾齋等混戰（不遇滿州人卻遇

蒙古人亦奇）大壽恐誤了師期勉強同桑阿爾齋盟誓星夜兼程而進已不見滿州一人一騎自此明人愈疑大壽（亦是反間之計特不如對待崇煥之很辣耳）到得大壽歸防太宗又派兵在宣府駐紮宣言往征察哈爾部却將衣服帽靴甲冑鞍轡鞍轡等物一路賞其降人民心貪利無論漢人蒙人一齊投奔滿主（又換出一番籠絡）便是察哈爾人亦陸續來歸太宗仍以珍物賜之隨探林丹汗消息察哈爾人奏言林丹已死於西海外大草灘地現在其子額爾克孔果爾西奔均未回部（從察哈爾人口述省筆）太宗命大臣阿什達爾漢往探並防明人出援特令多鐸於寧錦界分布立營以爲疑兵（奇兵不在衆太宗亦知此法）太宗坐在御營察哈爾人每日一起一起的來請收錄諸將閒著無事臂鷹牽犬在林野縱獵晚間回營待漏忽有一裨將網得異

鳥來獻。太宗毛羽淡黃。形如鵠。爪全。營均不認識。察哈爾人在旁曰。此鶴鳩也。蒙古之鳥何爲而至遼東耶。（邵康節聞天津橋上杜鵑聲以爲胡馬南嘶之兆。鶴鳩至遼東蒙古之所以不祀也。君子論理不論數尙是目論）諸貝勒曰。此收復蒙古之兆也。（鳥銜朱果則受孕而誕。始祖鳥至遼東則得璽而正大位。前後輝映。滿洲眞可以鳥紀官）太宗給賞裨將去訖。早有八百加緊捷報來營。貝勒多爾袞已在察哈爾部。勸降汗妻囊囊福金及台吉等。復將汗子額哲立誓。相約額爾克孔果爾亦率妻子從鄂爾多斯部內向察哈爾一律肅清。因率囊囊福金男婦朝見。靜候發落。並獲到歷代傳國玉璽預先奏聞。（察哈爾降蒙古亡矣）太宗曰。朕不喜得玉璽。喜蒙族之從此臣服也。（由滿合蒙是得第二族）報到三日。多爾袞統著全軍。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後面馬駄車載。

來見太宗呈上玉靈（玉靈爲滿洲受命之符特加特筆寫出）

太宗向囊囊福金等數衍一會隨令回營安歇將玉靈反復觀看只見璠璵爲質交龍爲紐光氣燦爛字迹清朗卻認不得篆文便問多爾袞多爾袞曰此是元代國靈靈上漢篆是制誥之寶（太宗只看了靈玉多爾袞卻識得靈字多爾袞果然聰明）其餘臣卻不知因召范文程入見將玉靈賜與他看文程跪下道賀便奏道此是歷代傳國玉靈漢朝至今流傳已二千載元順帝爲明洪武所逼棄了都城將此靈攜入沙漠其後在應昌府晏駕此靈不知去向後有牧者在山岡養羊見一羊三日不食以蹄鏽地發掘見靈歸於元裔博碩克圖汗轉輾爲林丹所獲由蘇泰福金管理皇上應天順人無意得此是天賜至寶萬年一統之端也（原原本本殫見洽聞宰相必用讀書人大都爲此）太宗命禮部派員

典靈後人有詩贊曰

赤伏分符獻瑞來。荆山舊璞爲誰開。扇巍赫翼中原主。故使奇珍出草萊。

太宗得了玉靈便思進規中國。探報來稱平魯衛滿兵一支已經入朔州直抵長城寧武關滿兵一支已經直入代沂應崞四州。太宗急於還都令諸將至沙河堡來見。（又是令人不可捉摸）諸將趨程同至將所獲珠玉金銀蟒緞器皿駝馬等物獻上。遂與林丹汗之子同宴。準其仍居遜島錫爾哈地。一聲起駕真是千乘萬騎擁著翠華（好看）進得都城軍民都一字兒跪接留守諸貝勒大臣齊來抱見鑾輿已進中宮吉特后自然俯伏道喜宮人早將新納的寶土門福金囊福金入謁吉特后吉特后惶著旱煙袋只是不響太宗令卽退去把吉特后再三溫存（借此閒筆補

四 卷 義 演 代 清

作正事省卻多少轉折）吉特后道。皇上只幹這風流勾當。曉得我們這幾個貝勒鬧得糟透了。還帶著莽古濟格格。若再不回國。恐怕變了大金國三貝勒已做了皇帝了。（不出於諸貝勒反出於吉特之口。亦是省筆）太宗曰。莽爾古泰性子不好也。未必便想篡位。莽古濟與我何怨也。幫著他做事。吉特后曰。誰叫皇上把豪格再討媳婦兒的。太宗曰。還有那個。吉特后曰。還有德格類瑣諾木杜棱等及屯布祿愛巴禮。若不是冷僧械首告。到如今尙困在鼓裏。（吉特后如此賢明。亦當儕之十亂之列）太宗曰。此事。叫誰去辦。吉特后曰。還是多爾袞忠心爲國。皇上可優賞他一個。大貝勒三貝勒的位置（原來爲此）。太宗果真召進多爾袞。將此事。叫他密查。不到幾時。奏稱莽古爾泰已伏冥誅。德格濟病歿。屯布祿愛巴禮照例伏誅。莽古濟格格幽禁。並呈上莽爾古泰私。

刻。金國皇帝之印。（太宗摧殘同氣已有榜樣在前無怪阿其那塞思黑之效尤也）太宗自此益發敬愛多爾袞。便叫他隨駕謁陵。多爾袞曰。自古帝王凡國有吉慶諸事。俱有祭告之典。今蒙古諸國盡歸一統。又獲傳國玉璽。當祇遵典禮。用明告於皇考在天之靈。（數語抵得一篇勸進表）太宗帶了諸貝勒同行。來到太祖陵寢。松楸無恙。翁仲分存。想到從前傳位之時。與代善阿敏莽爾古泰三兄立誓。（將前事一提）如今阿敏圈禁莽古爾泰。自斃只贊了老邁龍鍾的代善拜將下去。不覺灑出幾點淚來。（也是良心未泯處）諸貝勒大臣奏告禮畢回鑾。遂有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尙可喜首先勸進。於是文館儒臣希福剛林羅碩等亦請上尊號。太宗再三不允。（是眞是僞識者辨之）直到天聰十年外藩蒙古十六部。及孔耿尙三將聯翩來朝。合詞籲奏。

其時多爾袞捧著滿字表文。土謝圖濟農巴達哩捧著蒙古字表文。孔有德捧著漢字表文。（太祖由寧古塔貝勒稱英明皇帝並無此等繁文縟節偏太宗有此一段是爲漸染華俗）率衆貝勒文武各官跪進。太宗曰。爾貝勒大臣等以朕安內攘外。大業淳臻。宜受尊號。兩年以來。奉表勸進。至再至三。朕惟恐上無以當天心。下無以厚民志。故未允。允今重違爾等意。堅辭不獲。勉從衆議。（是真是僞識者尤宜辨之）因命禮部諏吉。以四月十一日壬午。受禮。這時大學士范文程。范老先生。同著幾個新中的舉人。舊有的秀才。斟酌得萬妥。萬當尊太宗爲寬溫仁聖皇帝。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到得前三日。先在德盛門外設壇。（準今酌古。文程不愧諸貝勒大臣左右。序列三槐九棘。文東武西。行過三跪九叩首禮。禮

左班多爾袞。土謝圖濟農巴達禮。捧寶一多鐸。豪格。捧寶一右班。
 岳託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捧寶一杜度。孔有德。捧寶一都是衣裳。
 齊楚翊頂輝煌。太宗受了四寶。（男兒自強至此亦顧而一樂）
 貝勒大臣又捧出三體表文在壇東宣讀。壇下萬頭攢動真是垂
 髮戴白一片歡聲。（補筆極好）宣諭以後重行三跪九叩頭禮。
 始行復位。從此倌人星駕仰帝者之上。儀仙子霓裳聽天邊之法。
 曲花迎柳送鳳舞鸞翔御駕已列儀仗。奏樂還宮了。此是清國受
 命之始。由崇德元年建位至宣統三年遜位。傳主十一歷年二百
 七十有六。（點清宗旨）太宗既登大寶。知道朝賀之際。朝鮮使
 臣羅德憲李廓。未曾隨班行禮。太宗深滋不悅。正是
 方幸御龍昭袞冕。不圖相鼠肇干戈。
 欲知太宗如何對付朝鮮。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回 勵酬麟閣貴戚分封 瑞繞龍衣真人誕孕
 太宗正位。大封功臣。將孔耿尙三降將加授親王。范文程還說。
 恐有變動。然三藩只將會師征明去。欹動太宗。太宗亦利而用。
 之區。區皮島之捷。卽將三藩破格優賞。然狼子野心。終不免聞。
 粵之變。范文程老成持重。料事如神。於此可見。

第一次征服朝鮮。用襯筆。用補筆。卻沒有一句正筆。此次寫圍。
 南漢山城。寫克江華島。寫王妃歸國。寫國王納降。是心服不是。
 力服。故一波一折。一石一步。寫得澄。清。浩。渺。委。婉。曲。折。卽國王。
 回國時。一派景象。亦令讀者增。國破家亡。之感。弗作等閒視也。
 太宗之夢。夢在中原。爲天子吉特后之夢。夢在生阿哥。作太宗。
 子各人。心事各人。知各夢其夢。不覺把心事和盤脫出。其實太宗的夢。是真。是假。旁人也猜不著。只有關雎宮。麟趾宮。兩妃稱。

賀一番吉特后的夢是真。是假。旁人更猜不著。只有各宮娥稱述一番。然後來太宗果得明國吉特后新產的阿哥果得統一。天下此夢雖假。我總說他是真。

世祖降世說夢說龍說紅光說香氣。雖在宮娥口述作者亦不得。不加一倍寫法。蓋有娥吞卵姜嫄履武自有此等異兆也。昔人詠高祖詩曰龍種何曾屬太公。以此相例於朱果發祥後又添出一番佳語。

喀爾喀部之叛。太宗御駕親征。偏偏部汗逃得這樣快。這樣遠。及至太宗回國。又有使臣前來進貢。太宗問一句。使臣對一句。天威咫尺。竟不失辭。此使賢於朝鮮使臣遠矣。否則雷霆一奮。捲甲重來。喀爾喀部不又爲朝鮮之續哉。

話說太宗因朝鮮使臣不拜。已密定親征之策。惟新上尊號國是。

未曾完備。只遣使臣齎書回國。令其卽送子弟爲質。（好一首下場詩）一面諭祭山陵。一面諭修太廟。大學士范文程按照謚法考擬定。追尊始祖爲澤王。高祖爲慶王。曾祖爲昌王。王祖爲福王。追封伯祖禮敦巴圖魯爲武功郡王。上太祖尊謚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太后尊謚曰孝慈昭憲純德眞順成天育聖武皇后。（水源木本理宜尊崇。卻費了范先生一番考據）太宗照樣命工匠造了神牌。送上太廟供奉。（孝子慈孫百世不改太宗此舉足以千古）廟號太祖。陵號福陵。范文程又奏改宮殿名稱。太祖曰。本來朕於內宮新納妃嬪。那寢室都要有個分別爵位。也要有個等差。不然與皇后似乎彷彿。從前史冊上。不是有怎麼。並后匹嫡的嫌疑麼。如今既然稱到皇帝。到要整頓。整整頓。（雄才大略吐屬不凡）文程跪奏道。聖諭甚是。臣擬中宮清

寧宮東稱爲關雎宮。西稱爲麟趾宮。次東稱爲衍慶宮。次西稱爲永福宮。古者天子三宮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但是這三宮最關緊要。太宗曰。范先生真正博學。出口成章。不愧是讀書明理人。（再將前事一應）還費先生的心。將各門各殿斟酌好了。當諭工部營造文程道。大殿篤恭殿。正殿崇政殿。不必改了。大門逕稱爲大清門。東爲東翊門。西爲西翊門。後面東樓西樓。一名翔鳳樓。一名飛龍閣。這便可以齊備。太宗笑曰。明日早朝再行酬賞。（好結束）文程退朝歸去。剛林鮑承先希福羅碩繡錦占巴瑚球一班滿漢文臣來謁。說皇上擬定內院官制。以我等爲大學士。都要先生指導。（內院官制卻從此處點出省筆）但皇上叫我們擬定各貝勒封號。我們粗淺亦乞先生宏才碩學看看可用不可。用說罷遞上一張滿漢合璧文字。文程謙讓一會。（也不可少）

展開看時寫道

大貝勒代善封和碩兄禮親王、貝勒濟爾哈朗封和碩鄭親王、多爾袞封和碩睿親王、多鐸封和碩豫親王、豪格封和碩肅親王、岳託封和碩成親王、阿濟格封多羅武英郡王、杜度封多羅安平郡王、阿巴泰封多羅饒餘貝勒、科爾沁巴達禮封和碩土謝圖親王、吳克善封和碩卓禮克圖親王、固倫額駙額哲封和碩親王、布塔齊封多羅扎薩克圖郡王、滿朱習禮封多羅巴圖魯郡王、奈曼部衰出斯巴圖魯封多羅達爾漢郡王、孫杜棱封多羅杜棱郡王、固倫額駙班第封多羅郡王、孔果爾封東圖、王棟封多羅達爾漢、代青俄木布封多羅達爾漢、卓克圖古魯思夏布封多羅杜棱、善巴封達爾漢、耿格爾封多羅貝勒。

文程看畢便道妥極妥極。這一來算得茅分桐翦。兄弟伯叔都沒。有觖望了。但是有虛銜而無實地比漢的七王晉的八王元的諸王還穩當得多呢。這些蒙古部長也只好用點籠絡手段使他不至做漢的烏桓鮮卑唐的吐蕃宋的西夏就是了。（滔滔汨汨純是史料）還有一說這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三人不要弄得他不自在（慮得極是）怎麼皇上到忘記了諸文臣曰因爲他們前次來討敕書未曾付與此番不得不將他加封（追叙一筆亦見心細）皇上要封有德爲恭順王仲明爲懷順王可喜爲智順王先生你看行得行不得（畢竟文臣見解）文程曰這三人比蒙古諸部還要爲難（一語斷定妙）譬如養鷹飢則依人飽則颺去（三國志演義中有以此語比呂布者范文程移比三藩是闡合非鈔襲）不封王他又不安心的恐怕封了王還要變。

動呢。（爲後文三藩造反伏線）諸文臣去後。太宗已傳禮部照單造成誥命。就把傳國玉璽印上。（喜見雲章第一篇諸貝勒自然歡忻鼓舞）諸貝勒見上面寫著滿洲字。蒙古字。漢字。牙籤。玉軸。裝飾鮮明。只是不識得說些什麼。（活畫滿洲諸貝勒）多爾袞一知半解。大家稱他睿親王。他曉睿字。便是聰明到也。說皇上識得我。（活畫多爾袞）東京。海州兩處亦將誥敕送去。孔耿尙接旨謝恩。使者回報。三親王准備會師。征明請皇上聖意裁奪。太宗曰。師期未至。尙需修我內政也。（好決斷）命剛林入內國史院。范文程鮑承光入內祕書院。希福入內宏文院。官俱大學士。羅什錦。錦亦入內國史院。占巴亦入內祕書院。瑚球王文奎亦入內宏文院。官俱學士。以大凌河降將充都察院承政。（文經武緯盛極一時）大局粗定。下令出征。（不偷閒不躲懶。太宗那得不興）

並召集蒙古兵來會。羣臣奏曰：朝鮮蕞爾小國，何用大舉？（說亦有理）太宗曰：朕豈卽征朝鮮耶？明國爲我後顧之憂，宜先擊之。（廟謨密勿到此方纔揭破）適值明國內亂日棘，遂命郡王阿格濟等分路出兵，會於延慶州。進獨石口，居庸關，過保定府，至安州。馬到成功，旗開得勝，連破十二城，大小凡五十六戰，俘獲人口牲畜十八萬。（刪繁就簡，總寫處便是省筆）到得明廷，聞警，阿濟格等早不慌不忙，出建昌冷口振旅而還。（好整以暇，阿濟格亦是將材），那明廷以張鳳翼督師，以羅維寧、梁廷棟助戰，脫空鬧了一陣，並不曾與滿洲將士會過一面，打過一仗。（明將如此是自速其亡也！一歎）這裏太宗早已練兵刷馬，殺奔朝鮮，以親王濟爾哈朗留盛京以郡王阿濟格駐牛莊備邊，以貝勒阿巴泰駐噶海防，明援睿親王多爾袞統左翼兵自寬甸入長山口，豫親王

多鐸統前鋒直攻朝鮮城太宗親自督兵策後（泰山壓卵宜朝鮮之不敵也）剛到臨津江渡口一夜西風河冰驟合人馬銜接而渡豫親王前隊馬塔福帶了三百騎衝近京城把朝鮮數千精兵斬得十去其七國王因挫動銳氣不敢再戰只向明國上表告急（遠水救不著近火奈何奈何）暗將妻子避到江華島親率殘兵渡過漢江來守南漢山馬塔福進了朝鮮京城多鐸亦從平壤兼程趕到合兵渡口將南漢山圍得鐵桶一般國王李倧專盼明援誰知登萊總兵陳洪範舟師出海遭颶不渡（又是張鳳翼一類）其餘國內各路勤王將士都被清兵殺的殺潰的潰國王尋思無計又報清國睿親王多爾袞督造小船擊破江華島五妃五子及宗室大臣均被俘擄（青天霹靂令人膽碎心驚）國王號咷痛哭只見清使齎書來勸國王速繳明朝敕印以二子爲質

約定歲時貢獻表賀。一如明制國有征伐則調兵扈從並量獻犒師之物毋擅築城垣毋擅收逃人清國當返其土地還其妻子宗族國王到得此時真是釜魚几肉任人鬪割敢不一一如命（黎侯旣失寓公實來同聲一慨）遂出城來見太宗太宗命近前坐於左側將所獲王妃等一律禮遣僅留下長子李滻次子李湜全軍退出朝鮮境界仍命李倧爲朝鮮國王賜下敕書那國王一路回國都是殘山贊水滿目淒涼雞犬無存禾麻俱萎江岸破屋中現出幾縷炊煙與幾個鳩形鵠面的飢民爭來獻些豆粥麥飯（禾油麥秀特用加倍寫法令人增亡國之慘）國王到得都城少不得自有各路臣僚前來繕城池修宮室從此朝鮮永爲清藩直到光緒二十一年自主始與清國脫離（特筆點醒）太宗收復朝鮮并包蒙古巍巍然有統一華夏的希望這日祭告太廟宿齋

回宮。對著吉特后道。朕往年夢入朝鮮。將朝鮮王舉之而起。未幾果然臣服。（補寫前文妙妙）昨又夢到興京謁見太祖。又飛馬復到燕京。逕入宮中。明帝於繡袱內出一絲總。上飾珊瑚。意欲相授。轉瞬間又不是明帝。乃金朝神像。出書一冊曰。是爾先代金國史書。授讀未竟。忽然驚醒。（惝恍迷離似無似有。與秦始夢得陳寶相類。是謂英雄欺人）關雎宮宸妃麟趾宮貴妃俱在座侍宴。皆賀曰。是天意以明國圖籙授陛下也。隨召多爾袞入大內告以吉兆。命孔耿尙三王。隨同郡王阿濟格及朝鮮兵往取皮島。此時如風掃雲。如日沃雪。不到旬日業已奏捷回京。（成功之速莫甚。於是）軍士解甲過年。到得元旦朝賀。外藩蒙古四十九個諸王貝勒。以及朝鮮國王。無不一體上表。羣僚交贊。重譯來朝。開國以來。無此盛典。太宗面有喜色。連日賜諸藩大宴。觥籌交錯。顧而樂。

之正月十七日已經過了。上元佳節諸藩都要辭朝。太宗命諸王大臣餞行酒至半酣。中宮太監飛報誕生皇子座中同聲叩賀。（多福多壽多男寫清國全盛世界自應如此）太宗急乘鑾輿入宮見此子生得龍頸鳳頰鼻正耳方兩目奕奕有神知道必非凡品那一班宮娥又說娘娘坐蓐的前夕夢神人抱一子授之曰此統一天下之主也受置膝上。（太宗說一夢宮娥又述一夢兩兩相對）醒來便傳穩婆來侍。又見娘娘紅光繞身衣裾間如龍盤旋。阿哥產下香氣猶是不散。爺不見阿哥頂上一簇頭髮聳然高起。麼（禹耳三漏舜目重瞳大約同此見解）太宗雖是聖明神武這迷信終未除掉。及至吉特后寢宮一問。吉特后只是點頭。從此便有立爲太子之心。賜名福臨。交吉特后好生撫養。（開國沖主亦將瑞應描寫一番變換不測處讀者試掩卷思之）太宗雖

然得了這個賢郎。究竟英雄氣概。於兒女不甚注重。又要籌畫征明。以了夙志。諸王均稱山海關防守甚密。不如取道北邊。（亦有先見）班中一人奏稱不可不可。北邊還有後顧。衆視其人乃駐守歸化城土默特左翼部主所遣使臣札幹便是。太宗曰。這卻爲何。札幹曰。臣等頃知歸化城北有喀爾喀部札薩克圖汗率兵及家口周圍駐營。似欲侵犯歸化。不可不發兵預備。太宗曰。朕征朝鮮時。瓦爾喀部不來會兵。朕以一旅服之。（補筆便是省筆）今札薩克圖汗又敢梗化。可謂不識時務。（正大）因移征明兵馬。往討該部。以睿親王多爾袞留守。豫親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等及貝子大臣隨征。沿途蒙古各部以兵來會。以物來獻。絡繹不絕。（懷德畏威理宜如是）一直到了錫制穆掄及喀喇穆掄兩河交界地方暫駐。說不盡黃屋左纛的威儀。肥馬雕。

鞍的氣象。各將士護著鑾駕。過了興安嶺。（已經實逼處此明國猶一無聞見可憐可歎）託名與諸將行獵。實在打探喀爾喀札薩克圖汗的信息。（細）漸漸曉得已經遠遁。卽遣莽奈都爾向水草處搜尋。（賓）又疑逃入明境。大軍一路獵圍。不覺到了達勒諾爾西邊。正與宣府接境。（主）太宗曰。宣府大同昔曾與我結盟。互市輸我歲幣。今食言已久。可一戰下之。多鐸曰。不如先與一書。以見主上寬大。太宗果遣前鋒將領齎書與宣府各官曰。

壬申之夏。朕率大軍往征察哈爾。察哈爾汗聞風卽行遠遁。歸化城及各寨部衆歸服於朕。彼時曾謂宣府執事人等曰。爾宣大之人無怨於朕。惟遼東邊吏欺詐特甚。朕故征之。今爾等與朕修好。互市凡歲幣之與察哈爾者。應悉與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爾云察哈爾汗雖遁其身尙在。倘復來索歲幣。奈何。

故雖與而不盡如例（亦有權變）但與我講和通市因對天
 地盟誓大軍遂不入境而還嗣後朕踐此盟靜俟一載兩次遣
 人致書爾竟背盟未答一語朕是以有甲戌之役（兩提前事
 不亢不卑）今天命蒙古入我版圖朝鮮爲我藩服察哈爾汗
 畏威遠竄身死國亡妻子臣民我悉綏定曩時推諉之辭謂察
 哈爾汗尙在也今更將何辭以對乎（駁詰得好）彼北邊蒙
 古喀爾喀者非與爾有盟誓之好也乃與之歲幣開市而結盟。
 之國反不與歲幣開市者何哉（責備得更好）朕今親統大
 軍駐布顏河海遊牧之地以待爾如能悔過無棄盟言則不入
 尔宣大之地止征遼東夫逆則征伐和則貿易古亦有之爾若
 不審天時而逆朕命朕當令朝鮮蒙古諸大軍分路縱略廢爾
 農時恐反悔無及也朕以實告爾爾其速圖而裁答焉。

越十二日探得札薩克圖汗果已率兵遠遁。因命王貝勒以下梅楞章京以上各出銀往歸化城貿易。傳令旋師。途次遇明東江總兵沈志祥差官吳朝佐金光裕奏摺。（又得了人又得了地可稱天與人歸）備言將率石城島官來降。太宗便遣部將伴送齋奏官到京交與留守諸王賜宴。復派郡王杜度等運米往返。並令駐營沙河堡候旨。太宗趁著春郊馬射時候。諸王貝勒輕裘緩帶。聯騎啓行。（不知比六朝人賦筆如何）探報前途有人迎駕。太宗料不是沈總兵。將儀仗排開。設了黃幄。那班人穿著蒙古服色。自稱烏珠穆沁部主車臣濟農率著全部歸順。獻上駝馬甲冑。賜了一席宴。賞了一些甲冑雕鞍弓矢銀幣等物。車臣濟農口口聲聲大皇帝長大皇帝短鼓舞鬪軒而去。（依漢如天果然有此狀況）太宗依舊進發。早到了沙河堡上。杜度等已帶了沈志祥一班明

將接駕拜天。共到的副將九員、參將八員、遊擊十八員、都司三十
一員、守備三十員、千總四十員、生員二人、軍民二千五百餘人。俯
伏在地。覺得天顏咫尺。不敢仰視。（淋漓盡致寫降將實寫太宗）
太宗一一慰勞。賜以官職。從沙河堡折回瀋陽。只見後面塵頭大。
起十餘騎馬。押著車仗。風捲而來。諸王貝勒。猜不出原委。只得迎。
著去一看。誰知車旗上標著阿魯喀爾喀部貢使。太宗早令鑾儀
衛少息多鐸等在駕前啓奏。太宗單召貢使達爾漢喇嘛來見那
貢使跪在地下。太宗把鞭稍一拂。（喀爾喀遣使本也是萬料不
到。故用種種襯筆宕筆以作疑陣）說道。爾可是札薩克圖汗部
下的人麼。貢使答了聲。是太宗又道。你汗知罪麼。貢使顫聲道。如
今知罪了。太宗又道。究竟你汗存得什麼心。朕兵未到。又想叛朕
兵。一到又要逃。如今叫你來。還是請罪。還是請戰。貢使叩頭道。總

是汗糊塗得很。如今派陪臣帶了些名馬單峯駝無尾羊前來犒師。（使乎使乎亦能善於詞令）太宗道悔過便好了朕亦不究既往你遠來歇息歇息罷命近臣把貢禮收著貢使又奏道陪臣尙有土默特部章京古祿格同來乞大皇帝許其入觀（又引出一部分來）太宗索性傳諭繁營將兩貢使排下筵宴賞了皮張綬匹令其回部仍由義美里至登努蘇特經上都河源駐蹕俄岳博洛多爾袞等在京接到探報率領王貝勒大學士出郭迎接垂詢遼隔都爾鼻城工程（隨事留心太宗真不可及）多爾袞奏稱工竣已久改名屏城請皇上賜左右兩門門額太宗曰安邊在左廣邊在右可好麼多爾袞連連稱是（天亶聰明多爾袞似遜一籌）排駕入都忽報明鎮守山海關太監高起潛遣使到來已近前門太宗曰是非來探虛實卽來行反間也宜善防之（如見

痕結自然迎刃而解）隨遣大學士希福往迎。原來爲首的一人是個瞽者。（盲於目不盲於心較明吏之盲心者高多矣）其後隨著五人聲言欲面見太宗。籌商和議部下小校俱認得瞽者是遼東賣卜的周元忠。如何來做使臣希福也不管他令在館驛安歇。正是：

方報荷堅窺晉去 忽傳魏絳議和來

畢竟和事能否有成。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一回 盧督師力窮死明塞 洪經略兵敗入清京

盧象昇洪承疇兩人官職同責任同而結果不同然爲象昇難爲承疇易蓋象昇當突圍時虎大威勸其不死而單騎匹馬由衆軍擁護回防其勢固甚易易承疇則有邱民仰之死有曹變蛟之死何難一死以殉而竟拘繫入清苟延殘喘卽使殉國已

負國矣。况又不死而降耶。衰榮鉞辱然有定評。楊閣老高總監本是想和。明帝亦未嘗不願意和。只是廷臣不知時務。不知敵情。沒一個肯說和。盧象昇果從楊高之意。不特山東山西不至蹂躪。卽洪承疇之於松山。祖大壽之於錦州。亦不至有此變動也。明帝旣無決心。羣臣又有僥幸心。和事一敗。明祚隨之。我不特不能恕洪承疇。亦不能恕盧象昇。

太宗對於承疇獅子搏虎。卻用全力。其視洪承疇不特高於盧象昇。抑且高於熊廷弼。觀其處處埋伏。節節設防。眞是孤注一擲。藉決勝負。但其對諸王貝勒曰。山海關不能下。不能爭中原。寧錦諸城不能破。不能得山海關。則其注意於中原也久矣。多爾袞多鐸豪格諸人。指揮若定。秩序井然。果然不負太宗委任。洪承疇敗信到京。明帝輒朝賜祭。予謚建祠。忙得煙塵抖亂。卻

不道一場空話。到是門生故吏。輓聯祭幛。行狀碑文。弄了一陣子。承疇異日入關。尙有一點子報稱。只是苦了崇禎皇帝而已。夏承德降清。是不得已。祖大壽降清。亦是不得已。古語所謂。千古艱難惟一死也。然無夏承德之降。清國不能得承疇。無左大壽之降。清國不能入寧遠。雖曰人事。豈非天命。洵然。

話說太監高起潛遣瞽者議和。雖然賜宴召見這賣卜的人那裏。擔得來議和重任。（本來也太不擇人。畢竟是太監見識）自然不得要領。匆匆回國。太宗因爲喀爾喀部已經降服。北顧可以無憂。趁此秋高馬肥。以多爾袞爲奉命大將軍。統左翼軍。豪格阿巴泰爲副。岳託爲揚武大將軍。統右翼軍。杜度爲副。分兵兩路。合力征明。（高太監不是來議和。直是來挑戰）召集諸王貝勒大臣等宣示軍律。右翼軍先行。左翼軍繼後。怎麼拜堂子。賜敕印。授方

略。一切老排場。總算照例做過。右翼軍從密雲進牆子嶺。左翼軍從董家口進青山口。約定到通州合軍。（有分有合貫串一氣）這青山口子原本緊接薊州境界。明國薊州總督吳阿衡。偏偏是一個酒鬼。終日沈醉不理政事。（酒鬼可歎）每日只邀鎮守太監鄭希詔來署會飲。部下告急的文書多如束筍。他也不曾一看。（酒鬼可殺）聽得清軍進口。還叫希詔痛飲。飲到夜半。清軍楊旗呐喊。如入無人之境。阿衡希詔從醉中醒來。已被馬蹄刀鋒蹂躪得稀爛。（酒鬼沒結果。卻帶累了鄭太監）明廷接得警報。不知阿衡就理。只道清軍利害。下詔勤王。（無聊之極思而已）只有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三員入衛。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又報清軍入抵牛闌山。總監高起潛由蘆溝橋趨良鄉。清軍所向無敵。左翼自涿州沿山下沿運河至山西界爲止。已北至臨清州渡運。

河攻破山東濟南府至京南天津衛（再寫左翼）右翼自北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東濟南府（再寫右翼）畿輔一帶地無完土家無完民又被那張李二流寇一步緊一步不得已起用盧象昇賜尚方劍總督天下援兵（不知比袁崇煥如何）象昇本自宜興縣進士由主事員外郎做到大名知府以京師戒嚴入衛曾整飭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兵備破過山陝流寇先督山陝繼督宣大著實有點戰功（象昇歷史卻從此處補出）此時丁憂守制明帝賞他兵部侍郎加尚書銜象昇麻衣草履應詔誓師只望統一事權便宜節制那知第一次奏對明帝便令與兵部尚書楊嗣昌總監高起潛商議幸弗浪戰（何不叫楊高督師要象昇何用明帝糊塗）象昇遇此青天霹靂料定楊高必要掣肘但是食君之祿忠君之事雖經楊高幾次磋磨終不肯說一個和字（不愧

忠臣）楊高老。大不輸服。日日在明帝前裝點清國兵勢。（權巨在內大將未能立功於外。讀書生對兀朮之言爲象昇同聲一哭。）明帝雖然想和。又礙著面子。怕醜。欲待要戰。偏有楊高一班黨羽。你攞我掇。實在害怕得很。（要和竟和要戰竟戰。首鼠兩端。明帝更糊塗。）清軍看得明帝洞若觀火。遂由三路進兵。一從淶水趨易州。一從新城攻雄縣。一從定興攻安肅。這不過虛張聲勢。恐嚇朝廷。楊高又在明帝前說出主戰之難。卻暗中督促象昇奮力抵禦。（小人好很。）象昇進據保定。分道出援。纔打得一仗。楊高已奏象昇喪師辱國。革掉了尚書銜。（升降大臣聽憑他人一奏。明帝實在糊塗。）象昇自料必死。哭拜諸將。進救鉅鹿部下。只有五千人馬。高起潛近在咫尺。卻不肯借用。一人一騎。（賀蘭進明之於張巡庶幾近之。）象昇令虎大威在左。楊國柱在右。戎裝披

掛鼓氣而前。清軍卻佯輸詐敗。（好計）此時戰得人困馬乏。象昇總道清軍可以小退。誰料三更纔過。四下裏喊聲齊起。象昇知事不妙。拔劍起視。清騎已將全營圍住。（人不知鬼不覺。實在好計）象昇不知道清兵多少。衝出寨門。火光中遇著兩員大將。挽弓佩劍。並馬而立。只指揮將士趕著象昇馬前攔阻。象昇撥開一層。又是一層。後面只帶著大威。一人東衝西突。那兩將又雙戰象昇。大威密謂曰：「此是多爾袞。岳託。不可輕敵。不如出圍再舉。（臨難不去。大威不可多得）」象昇嘆道：「今日乃效忠致命之日也。何用退爲？」言畢奮力搏戰。清兵愈殺愈多。象昇戰夠多時。身被三刀四箭。力竭身亡。（如象昇承疇對之不識羞否）部下喊一聲。拚命殺開一條血路。擁了大威。國柱而行。並無一個肯降。（好督師）纔有此好兵士。令讀者爲之一慟。後人有詩弔之曰。

呆卿既死方知節。南八雖歸亦是忠。革裹遺尸袍裹血。問天誰罪又誰功。

象昇全軍覆沒。起潛更投井下石。奏他違時輕進臨難。自戕殊損兵威而傷國體。（起潛尙欲與死者結怨究竟何苦）明帝還痛恨象昇並無卹典。（留著把洪承疇罷）只檄山東巡撫顏繼祖防守德州。清軍早已渡過運河。分著六路。在山東游弋。顏繼祖急遵旨到德州堵敵。清軍又從間道入臨清。渡運河破濟南下了五十餘城。連德王由樞也遭俘擄。（懷愍行酒徽欽蒙塵玉葉金枝結果如是。這卻是全書第一幕）多爾袞獲得人口牲畜四十六萬白金百餘萬。先解入盛京安插。太宗這一枝軍馬先在杏山礮臺。合力摧陷。守將金鳳到也有點子膽量。掘濠樹柵築起土城。太宗本爲牽掣。明軍起見（點醒本意）。聽得多爾袞奏凱也藉

此分略錦寧擾其耕穫錦州守將祖大壽仍照著大凌河的死守。
 （將前事一提爲後文復降伏線）太宗亦不在意徐徐退軍入瀋。
 多爾袞獻上功勞簿冊仍請再攻錦寧（好多爾袞）太宗曰。
 我軍連年入塞所破州縣皆不能守（卻是失著）實以山海關重兵阻隔東西通路之故山海關不能下不能爭中原寧錦諸城不能破不能得山海關（扼要）朕將更番出師爾等申諭軍士期以必克多爾袞領著豪格跪受諭訖卽行點齊本旗隊伍分渡遼河朝聽雞聲暮橫月色將近要抵寧遠前鋒探得松山杏山錦州寧遠四城礮石沙土守得沒有一隙明帝已差了薊遼總督洪承疇前來督師多爾袞道偏是你們這樣大驚小怪洪承疇到底怎樣人（問得好突兀）從前袁蠻子的利害也被我們弄死了盧蠻子的利害也被我們殺死了（該他嘴饗）我從來沒有

聽過洪承疇前鋒稟道聽說洪承疇是南安人因力剿流賊由延綏巡撫擢陝西三邊總督監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近爲楊閣老所劾削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纔差他過來的（又是一樣敘法）多爾袞道不管他守著不守著爾爲前鋒何能藉詞推諉速預備離城三十里紮營前鋒不敢違拗果真祖大壽緊閉城壕總不開戰（又賣大凌河老訣）多爾袞豪格只好按兵不動太宗一疊的嚴旨切責派了濟爾哈朗前來包圍（又添了一枝生力軍）又怕明軍從松杏兩山馳救更遣兩路兵馬伏在山坳阻斷來路（何等周密何等謹慎）錦州城外真是汲水難通採樵俱禁大壽又苦守成病好容易招到一股蒙兵叫他暫守外城此時蒙古十停有九停只知清朝不知明朝（時勢使然到也難怪）清營假他一點子詞色他掇屁捧臀的巴結願意做個內應（知人知

面不知心大壽萬料不到）只爲大壽待他極好所以不肯壞他的事環請他到清營投降（蒙人還有良心）大壽堅執不從蒙人曉得不是路借樁細故與漢兵衝突起來乘勢獻了外城投在濟爾哈朗部下（何其容易）大壽聞變大駭病勢又十分沈重不能提刀上馬（天絕人絕煞人）清軍攻打得又急城崩石墮將次破毀幸虧大壽軍心尙固不至一敗塗地警報到了山海關內承疇點齊總兵八員兵十三萬馬四萬匹（又來送死了讀一將成功萬骨枯之句爲之一慟）會於寧遠急援錦州松山杏山等處步步立營直接錦州一帶所有軍中糧草盡從海道運到松山部署略定飛章奏知明帝（獨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有此一奏便生出許多枝節）兵部尙書陳新甲本不主戰劾承疇師久無功命郎中張若麒到營察看（與盧象昇時之楊閣老

高總監相似）若麒本極狂躁專爲承疇虛報捷書明帝恃爲東北長城只專心去打流寇承疇因爲若麒在營不敢堅持前議只好把糧草留在寧遠的一律屯積在松杏兩山筆架岡上親領六萬兵馬前進諸軍絡繹按隊後至軍中每日總有明帝催戰的詔書（此卻何爲）承疇那敢怠慢只在松山築成營壘環列騎兵三面靠山高高下下的依著石磴圍著城北將步兵分作七營聯著嵯峨的峯巒翳藪的樹木騰騰殺氣躍躍軍聲日則懸旗夜則舉燧離錦州城只五六里（承疇經畫地勢布置軍隊亦自井井其如天不祚明何）太宗聞得承疇兵到猶恐諸王貝勒有失親自督師接應沿路密偵形勢纔知明兵糧道海陸交通將沿海衝衢掘坑斷路（下一絕著）並傳諭橫絕大路綿亘駐營（再下一絕著）承疇部下諸總兵料得糧餉中阻又怕兵變且得將七

營暫撤。移至松山城後駐紮。嚴陣以待。弄得量沙自亂。脫巾屢譁。桀黠的幾個。還想乘夜偷營。希圖徼幸。反被清軍偷過塔山杏山。小凌河各要路。處處埋伏。節節駐防。（大事從此去矣。雖有承疇烏能濟事）一面守住筆架岡。使敵人不能飛渡。承疇軍無鬪志。各將均欲逃遁。太宗預令左右翼排成陣勢。於星月下往來偵探。（細）到得一更時。分明兵大隊漫山蔽海而來。清軍點起燈球。颺起火把。正撞著爲首一員總兵。生得劍眉星眼。一表人材。坐纛上大書吳字。（三桂是重要人物。特用正筆寫出）諸王貝勒知道是吳三桂。後面跟著副將王樸。多爾袞。豪格。當先攔住。也辨不出鼓聲。礮聲。火燄聲。助喊聲。只見多爾袞。豪格。兩人在明陣內翻江攬海的衝動。（好得勢）吳王兩部分。陣腳漸漸鬆動。山腰內一片呼嘯。左有孔有德。右有尙可喜。生龍活虎。又把吳王部下儘

力殺了一陣吳王已大敗而去（了卻吳王）總兵曹變蛟從亂峯山突攻御營經不起驚拜及宗室巴布海張屯前後夾攻變蛟中創自潰（了卻變蛟）各總兵愈加驚駭都望著松山杏山塔山分竄太宗張黃蓋受俘計擒副將王希賢參將崔定國都司楊重鎮等多鐸由高橋帶著駝馬首級報功宗室錫翰等由桑噶爾寨堡帶著輜重兵仗報功甲喇章京清蓀格爾泰及噶布什賢亦均絡續回寨見過太宗上了功劳簿（萬緒千頭盡歸約束是點醒處是叫破處）其時旭日初升瑞雲四靄太宗傳諭將敵軍斬馘者招土人一律埋葬海中淹斃者亦許就近打撈這一夜工夫共殺明軍五萬三千有餘落海者亦復相等洪承疇十三萬人馬只賸得一萬餘人與巡撫邱民仰等困守松山一籌莫展（實逼處此承疇已矣）清軍按著汛地築成長圍承疇一再率兵衝出

一敗於石廷柱。復敗於濟爾哈朗部下戰。一次少一次。那清軍勸降的信又一封一封射進來。邱撫臺曹鎮臺誓以必死並無悲切。恐怕的樣子。（好）反是承疇長吁短歎。一會兒要上表請罪。一會兒又要寫家書致意。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早爲降清伏線）問問糧草不夠。一日吃了。問問兵馬。只有二三百人了。都餓得乾癟。羸瘦。那裏還擡得動礮。拉得動弓。（寫明兵困守是實在情形）有時騎著馬登陴。一望東一簇紅旗的清軍。西一簇黃旗的清軍。何等軒昂。何等勇猛。（寫清軍長圍亦是實在情形）足足相距三月。早惱了一員副將夏承德。決計帶了兒子夏舒投降。清國約期獻城。豪格密報太宗。仍登梯環攻羅洛科。乘勢先登大軍一擁而上。城樓城堞盡皆拆毀。夏承德已將總督洪承疇生擒活捉送到豪格面前。巡撫邱民仰鬪署自燔。總兵曹變蛟巷戰自刎。（視

死如歸。承疇何不看作榜樣）其餘總兵王廷臣。祖大樂。游擊祖大名。祖大成。又白良弼。一體俘繫。收了城池。帶著洪承疇。一班人歸見太宗。祖大樂本是乖人。跟了夏承德受封清職。王廷臣等均不屈遭戮。（臨難不苟。承疇何不看作榜樣）獨有洪承疇降又不降殺。又不殺太宗。令范文程傳諭說道：我國說和多次。爾主不識時務。必欲戰爭。我國只得死拚將軍。今日之敗。皆朝廷之過。非將軍戰敗之罪。（巧於開脫）我想事已至此。將軍雖死無益。不如效力我國。富貴依舊不失。承疇笑對曰：某喪師辱國。不肯早死。（也有自知之明）再敢向敵求榮耶。（然則不早死何爲）言罷對著文程痛哭。文程還奏太宗。太宗曰：承疇究竟肯降不肯降。文程曰：若不肯降。已在松山死了來此。何爲但他恐一降之後。明帝罪他家屬。是以遲遲如今聽說。絕粒臣看也。堅持不久的。（好

文程事事識得樣樣說破）太宗道不要又與張春一樣死不死活不活怪膩人呢文程道待臣相機而動卻是不可太急太宗將承疇交與文程便傳祖大樂諭話大樂領了太宗旨意趕緊奔入錦州大壽病已全愈依然率衆守著（將大壽前事一提）聽得松山敗信正不知大樂諸弟兄下落看見大樂來到彼此抱頭大哭。（哀痛迫切至性至情）大樂備述力竭降清及太宗令渠到錦大概並叫大壽斟酌大壽曰我豈不知錦州孤城斷難久守屏蔽盡撤兵甲俱窮俗語說得好關老爺敗走麥城我如今真有這個景況你看那裏有一兵一將中用的不過我是朝廷臣子清國終究非族異心是以激勵他們義氣忠心纔算未曾潰散（一字降過清主他雖優待我類詐降爲此一點怕他翻起前帳因之進一淚）到得松山一敗我也顧不得了但是我在大凌河城曾經降過清主他雖優待我類詐降爲此一點怕他翻起前帳因之進

退維谷（也要慮及）大樂道兄弟瀕行之際清主叮囑囑咐說是早日來歸爵賞悉有成例你雖比不得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那夏承德諸人的位置不怕沒有大壽傳集衆官議定於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在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軍前納款諸王奏報到京太宗許將大壽部下兵丁盡皆留養卽令大壽馳赴杏山塔山兩處勸降特旨赦了祖大名將大樂大成帶往錦州與妻子完聚（結了大壽）大軍進規寧遠令降將祖可法張存仁裴國珍吳三鳳胡宏先書遺寧遠總兵吳三桂等三桂飛章入告明廷早得了松山失敗的信息（補寫明國是愧承疇是勵三桂）知是撫臺鎮臺都殉難了洪承疇是鐵錚錚的漢子料想不肯苟活傳旨輶朝三日賜祭九壇（也算顧顧面子）承疇家族亦未曾得有確音都說他是讀書明理的人自然盡忠報國門生故吏

看見承疇這樣的恩眷忙著送樟子送輓聯訃文行狀生榮死哀明帝又傳諭建祠禮部擬定謚法翰林院撰出碑文工部奉旨擇日營造大家都說洪承疇洪亨九先生是明國末造忠臣再不道做了清國開疆良佐「匪夷所思」不到幾時紛紛傳說都道洪承疇降了清國了正是

女真未從秦檜議 匈奴誰報李陵書

欲知承疇如何降清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二回 謹和議陳新甲論死 叙戰功阿巴泰獻俘

往時清帝致書邊臣邊臣不肯轉奏總說邊臣不是卻輕輕恕了明帝誰知明帝有這個諱和的病又說諭陳新甲又用皇帝之寶畏首畏尾並不像議和模樣早被太宗一語道破清帝復書何等光明何等正大所謂沒一句假話也責備他的

六事尙是從前所習見者。要求他的五款。盡係簡而易行。久而可守。不料明帝置之不理。而明國從此墟矣。

洪承疇降清一段。寫范文程之料。其不死寫吉特后之勸。其來降。只在一件衣裳。一把銀壺上看出來。項子翎枝朝珠補服暖帽緞靴箭衣外套以及搬指翎管之類。承疇穿的穿戴的戴怎麼一品大臣恁麼內院大學士。他看得還比經略大臣太子太保鄭重此處樂不思蜀。卻是承疇定評。

或謂太祖太宗兩朝明臣降清者何可勝計。遠如李永芳諸人。近如孔有德諸人。高爵厚祿開府建牙。何獨於承疇而責備之耳。有何學問。有何智識。洪承疇文爲學士。武爲督師。俯首虜廷。覲顏敵國。而投降之始還係一漢粧女子。成之口中。疑是天神。

疑是妖魅兩語尤足令明臣短氣
 阿巴泰奪長城下山東兩月之間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何
 清之強而明之弱耶將不知兵士不用命尙可爲明帝解嘲獨
 至關內外設二督保定昌平設二督益以六巡撫八總兵五裂
 四分毫無秩序是誠速亡之道也周延儒督師以後明祚從此
 不復哀哉

話說明帝正爲承疇等建造祠宇忽聞承疇降清消息亦不敢信
 以爲實只將總兵王樸臨敵先逃照律論死吳三桂亦鐫三級（
 果然罰當其罪）因從兵部尙書陳新甲之請特遣總兵二員及
 錦衣衛官一員職方司官一員至清國議和便探承疇虛實（一
 舉兩得明帝亦甚聰明）太宗按照儀注接得四使臣只呈上敕
 諭一道並無國書（何其卑人尊己耶一嘆）略云

諭兵部尙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輕信者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曰遼瀋曰中朝何其狡猾曰未輕信曰未奏明何其閃鏘終逃不出諱和兩字）今卿部屢次陳奏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開誠懷遠恩義聯絡八字令人難耐）今特諭卿便宜行事遣官宣布取有確音再奏。

太宗閱罷諭諸王貝勒曰閱爾等所奏明之筆札多有不實若謂與我國之書何云諭兵部尙書陳新甲（駁得是）旣謂諭陳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寶（駁得更是）况札內並無實欲講和之意乃云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等語此皆藐視我國實無講和之真心（直擂鼓心）然彼

雖巧詐朕以實情言之向來啓此兵端原非我國之願因明國不辨是非凌辱我國情實難堪故不得已而起兵耳（所謂實情者如此）明之君臣不願修好致億萬生民死於塗炭者皆明之君臣自殺耳朕何與焉朕以實意諭爾等爾等其傳示於彼使知朕意諸王貝勒領了諭旨備好回書隨與來使宴會來使問起洪承疇生死諸王貝勒強半含糊答應（也乖）來使捧書回國明帝召了大學士謝陞及兵部尙書陳新甲等在御書房拆書讀曰向來所以構兵者蓋因爾明國無故害我二祖我皇考太祖皇帝猶固守邊疆和好如舊乃爾明國反肆憑陵干預境外之事（害二祖是一事干預境外是二事）哈達國萬汗竊踞之地我已征服爾偏令復還（偏令還地是三事）又遣人於葉赫錦台什布揚古處設兵防守（防守葉赫是第四事）以我國已

聘之女嫁於蒙古。（奪聘女是第五事）己卯年爾明國奪我土地擾我耕穫逐我居民燒燬廬舍仍驅令出境所在立石。（奪土地擾耕穫是第六事昔有七恨告明國今有六事責明帝前後相應）是以我皇考太祖皇帝收服附近諸國烏拉布占泰輝發拜音達哩哈達萬之子蒙格布祿所有之地漸次削平於是昭告天地親征爾國（將太祖時事總提一筆）又平定葉赫錦台什布揚古之地其後每欲致書修好而爾國不從事漸滋蔓遂至於今此皆貴國先朝君臣事也（熊廷弼袁崇煥等一齊包括在內）事屬旣往於皇帝何與然從前曲直亦宜辨之今予仍欲修好者非有所迫而然也（不卑）予續承皇考太祖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天眷佑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大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爲

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鄂諾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蒙古元裔及朝鮮國悉入版圖。於是舉朝諸王大臣等合辭勸進。乃昭告天地。受號稱尊。國號大清。改元崇德。邇來我軍每入爾境。輒克破陣。乘勝長驅。若圖進取。亦復何難。然予仍願和好者。亦爲億兆計耳。（不亢）蓋嗜殺者殃。好生者祥。感應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各能審度禍福。矜全億兆。而誠心和好。則自茲以後。夙怨盡釋。尊卑之分。又何必較哉。（懸而不斷絕妙好詞）古云情通則明。情蔽則暗。若爾國使來。予令面見。予國使往。爾亦令面見。如此則情不壅蔽。而和事可久。若自視尊大。俾使臣不得面見。情詞無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家國之憂矣。夫豈拒絕使臣。進見遂足以示尊耶。（第一款是遣使）至兩國有吉凶大事。則當遣使交相慶弔。每歲貴國饋黃金萬兩。白金百

萬兩我國饋人棗千斤貂皮千張。（第二款是交聘）若我國滿洲蒙古漢人及朝鮮人等有逃叛至貴國者當遣還我國。貴國人有逃叛至我國者亦遣還。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爲貴國界。以塔山爲我國界。以連山爲適中之地。兩國俱於此互市。（第三款是通商）自寧遠雙樹堡土嶺界北至寧遠北臺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若我國人有越入及貴國人有越出者俱加察核按律處死。（第四款是裁判權）或兩國人有乘船捕魚海中往來者爾國自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爲界。我國於黃城島以東爲界。若兩國有越界妄行者亦俱察出處死。（第五款是捕魚權）倘願如書中所言以成和好。則我兩人或親誓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爾速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來。予亦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往。若不願和好再弗

遣使致書。則億兆死亡之慘。於予無與矣。（結句仍自推開妙
妙）

此書去後。忽傳陳新甲下獄。論死。謝陞亦壞了事。太宗正摸不著頭腦。（難怪）文程早得了極祕密來信。來奏太宗。說明帝如何要和陳新甲如何勸和。因爲明帝再三叫新甲勿洩。新甲嘴偏不謹。告訴了傅宗龍。（新甲該死）宗龍又告訴謝閣老。謝閣老問了一聲。明帝明帝躁得要不得。這班遇事生風的御史。交章渾劾。明帝本要治新甲的罪。光自己臉孔。誰知邸抄裏面。又弄出一封。馬昭愈的密信來。却是新甲家僮誤當塘報。抄出去的。（新甲更該死）明帝老羞成怒。纔把謝閣老。陳兵部。一古腦兒辦了。如今他要和也。不容他和。（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范老先生不愧秀才）太宗道。他既不和我們。便要戰了。文程道。聽說寧遠總

兵吳三桂以四千兵駐在塔山。幸虧一半在高橋被我軍擊破。又到連山一戰。纔退入寧遠。這吳三桂是吳襄之子。頗有戰績。他如肯降。杏山塔山及寧遠可傳檄而定。（射人射馬擒賊擒王語極扼要）太宗顧文程道。三桂且從緩。再說正是朕叫你勸洪承疇怎樣了。文程道。臣已三番兩次與他談論。他怕要學文天祥黃冠旋里備皇上的顧問呢。（漢人對著漢人也把他留點臉面）但臣決他不死。太宗道。文天祥在元朝不是死的麼。文程道。臣那日看他拂拭衣上灰塵。料定一衣猶且愛惜。而况一身。太宗道。話雖如此。總要降了。纔好他總有點嗜好。你們漢人總知道的。文程道。亨九有十幾個如君廿幾個侍妾。花顏月貌。終日相對。那裏過得來。此地淒涼落漠的樣子。（如畫亨九）太宗道。你爲什麼不早說。朕只道這樣老頭子可以看破色障了。如今傳諭樂戶選漢裝女。

子。十。人。去。陪。伴。他。（也算體貼入微）那知承疇眼也不開眉也不展。太宗尋思無計。只在宮中納悶。渴也不飲飯也不喫。吉特后猜不透緣故。只得向太宗探問。太宗一五一十傾倒出來。（孰謂軍國大事不可謀及婦人耶）吉特后曰：「陛下何憂之深耶？」臣妾願一見承疇。卽能俯首受命矣。太宗曰：「任卿行之。」（請者奇允者亦奇）吉特后歸入寢宮。自有二班嬪妃陪著太宗談笑不到炊許。吉特后已經換了銀紅緞。灰鼠皮襖。蜜綠繡花綢裙。珠環金鉢梳著一個墮馬髻。脚下却變了凌波羅襪。蓮步娉婷。手裏還執著一把銀壺。（從太宗眼中看出模樣更是不同）太宗瞥面還認不得。及至非蘭非麝香到面前。纔曉得就是吉特后。吉特后說聲：「陛下少坐。臣妾卽來。」一陣風的出宮去了。（是何神妙）太宗迷離惝恍。也不知吉特后是何主意。這晚便在麟趾宮寢下漏聲五。

夜春色九重。到得早朝。黃門官跪奏明經略大臣洪承疇請罪。見駕。范文程在太宗旁侍。陡然一駭。也不曉得太祖的感應也。不曉得太宗的威靈。（文程勸了多日。一無效果。再不道宮門泥首。如此容易。那得不駭）便是太宗都弄得不相信。便對文程道。還是你去安插。安插同他到便殿裏來。文程遵旨退班。出得午門。洪承疇還在候旨。文程看他頭髮已薙打了一根小辮子。穿著明國便衣。非馬非驢。文程嗤的一笑。說亨翁同我回家換了衣服。再來罷。承疇自顧亦是一笑。（不由人不笑）坐上車子來到范府。文程把頂子翎枝。朝珠。補服。暖帽。緞靴。箭衣。外套。以及搬指。翎管之類。件件都齊色色。咸備。（難得文程）說道亨翁此番我們是一家。人了。我不道亨翁這樣轉變。得快。想是國家的景運。皇上的洪福。從此我要避位讓賢呢。（似嘲似諷。難爲亨九入耳）承疇一路

換衣。一路對文程道。這事煞也古怪。我在上書房坐著。本來只有死的念頭。昨日傍晚時候。忽然來了一個絕色漢裝女子。將我灌了些湯水。我便精神強健。他便再三相勸入理。入情。弄得我心不自主。（色不迷人人自迷爲之一歎）這也不知是天神下降也。不知是妖魅來臨。況且這裏滿洲。何以走出漢裝的女子來。你道奇也。不奇。文程道不必說了。（吉特后勸洪承疇若用正筆。便有許多閒話。只此數語。從承疇補出總算一筆勾銷）時已不早。皇上在便殿等你呢。承疇頂冠束帶。說道。正是我不能用明朝品級去見清主。我在此處是降將。沒有受過封。如何可用你的頂戴。（語亦有理）文程道。皇上有旨賞你一品大臣。見過後還要叫你。爲內院大學士同掌樞密。呢。承疇跟著文程進了大清門。轉過崇政殿。到了師善齋門口。早有藍頂太監迎著。叫聲范先兒。來得這。

麼晚爺已等久了這可是洪先兒不是文程道費心去奏一聲說
 范文程引洪承疇進見（處處俱有筋節夾敍夾議最爲醒目）
 霎時傳出旨來就叫在師善齋見駕承疇眼對鼻鼻對心的走在
 文程後面文程入內請過雙安承疇纔跪下去碰頭道臣係明國
 主帥將兵十三萬來松山援錦州曾經數戰聖駕一至衆兵敗歿
 臣被困松山城破被擒自分應死蒙皇上不殺而恩養之今令朝
 見臣敢先陳罪狀（承疇醜極）太宗曰朕得松錦諸城皆天也
 與卿何尤卿旣事朕尙望始終如一便賜承疇與文程對坐談論
 國政軍務大喜曰此朕之伏龍鳳雛也賜宴賜第真是君臣魚水
 承疇亦此處樂不思蜀矣後人有詩弔承疇曰

再衰三竭鼓聲闌生入關門料是難軍國事輕家室重貳臣一
 傳冠篇端

承疇歸降以後。果然與文程同贊樞廷。太宗將承疇奉爲耳目。近年來明國腐敗內容均經揭破。（鄰之禍我之利也可爲明國太息）太宗乘勢欲在錦州及杏塔兩山更番駐守。復諭諸王貝勒不許擅離。諸王貝勒雖則守著兩山。城內紳民畢竟不肯投順。太宗一連下了三道敕書。諸王貝勒又連次攻打。總算將松杏諸山盡歸清國。（省筆）領漢軍大臣佟圖賚祖澤潤祖可法張存仁等合奏請取北京控斷山海關。（未始非策）太宗曰。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兩旁斫去。大樹自仆。朕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克山海關。（知本之論）今明國精兵已盡。我軍四圍縱略。彼國勢日衰。我兵力日強。嗣後北京可得矣。（審時度勢自與行險微倖者有別）隨命阿巴泰爲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統率將士。進圍寧遠。諭之曰。朕非好窮兵黷武也。因不忍生靈罹害。屢欲與明

修好而彼國君臣執迷不悟是以命爾等往征（仍以明國不和爲藉口所謂師出有名）大將軍等奉命起兵前鋒將領羅碩侍衛瑚沙隨左翼軍前鋒將領錫特庫瑚禮布隨右翼軍均入長城大將軍第一隊先行（不輕入不浪戰阿巴泰亦頗持重）羅碩等回營馳報稱左翼軍前進地闊路平便於行兵兩旗並行沿途擒殺俘獲甚衆一毀界嶺口再敗大同兵聲勢極爲浩大錫特庫等又報右翼軍前進地隘路險將士單騎而行幸虧獲得明營偵卒纔知距黃崖嶺口之石城關祇四十里關外有木柵三層柵內有地雷多具各軍趁他不備毀關取雷守兵不及開礮均被殺盡大將軍聽了兩路捷報與輔國公芬古管旗大臣譚泰葉克舒等商定兩路夾攻之策（有謀有斷那得不勝）其時明國於山海关設總督一總兵一副將四永平府設兵道一參將一遵化設巡

撫一兵道一副將一豐潤縣有曹總兵玉田縣有王參將馬蘭口有白總兵廣恩薊州有白總兵騰蛟牆子嶺有唐總兵通通州有張總兵三屯營有徐總兵碁布星羅真是無處不防無地不守（地利不如人和所用非人雖防奚益）誰知反弄得事權不一坐觀成敗（必然之勢）滿州蒙古等兵從右邊山路奪其邊口逼近長城明兵聞報趕來早被左翼梅楞章京和託右翼章京阿爾海先後梯城而上大軍擎旗斬將向薊州一帶進行總兵白騰蛟聞警先赴桃林關退守（長城一入勢如破竹矣）兩翼將士進了黃巖口分爲三隊合圍薊州東城總兵白騰蛟會合馬蘭峪總兵白廣恩前來援薦先被清兵殺得草薙禽獮什不存一大將軍分道南向河間以南各城均聞風而靡侵入山東省界迭下兗州樂陵陽信東原安邱滋陽五郡王及魯王悉遭殲戮（不祀忽諸何

諸王之不幸也）明軍降。又不是戰。又不是只向明帝告急。明帝接著山東一路警報。已被清軍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十八城。寧遠總兵吳三桂又報敗仗。騎卒馬匹盡被清豫親王多鐸所獲。界嶺口守將又報敗仗。守備千總把總均已殉難。人畜盡被清額真努山所擄。（三面受敵明帝那得不急）明帝哭一陣罵一陣。都說庸臣誤國。僨將驕兵。以至建虜披猖蹂躪至此。大學士周延儒毛遂自薦。請督全師。（一蟹不如一蟹）到得通州。阿巴泰已從山東還京。太宗率領諸王貝勒郊迎。阿巴泰便呈上所俘數目。太宗一看。寫著金萬二千二百五十兩。銀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緞五萬二千二百三十疋。綬衣三萬三千七百二十領。貂狐豹等皮五百有奇。角一千一百六十副。人口三十六萬九千。駝馬廬牛驢羊五

十五萬一千三百有奇。太宗笑道：這番辛苦你們了。（好慰藉語）隨諭內大臣及管戶部管兵部大臣照單點收入庫。另有窖發金銀等物分別剖結將士。正是：

入境籌邊惟德裕　來朝載寶有南宮

欲知此後清軍如何征明。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回 睿親王出師悲素服 吳總兵激怒肇紅顏

太宗晏駕與太祖確有不同。太祖時若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年已寢長。太宗雖嗣統爲君。然於諸兄未嘗屈以臣禮。世祖兄輩除豪格確得戰功外。其餘四貝勒葉舒布輩。真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家庭之難言有什伯倍於治國者。太宗臨終一一交代。最重在對吉特后不怕不爲皇太后一語。

太宗之立也。年逾三十。世祖之立也。年僅六齡。主少國疑。後患

何堪設想重以滿漢雜進伯叔交証版圖愈大儀注愈繁師旅愈多糧餉愈費不有多爾衰忍心辣手不特明國不能統一卽清國亦不能保存觀過知仁多爾衰亦不可一筆抹煞。清國之主中原得之吳三桂得之李闖而實得諸陳圓圓蓋非李闖收圓圓入宮三桂斷不肯請兵關外世祖亦徒爲遼東之主李闖成敗未可知也清國不入關卽不能混合五族清國不混合五族卽不能建設共和圓圓不僅爲清國有功亦爲民國有功故於圓圓不嫌詳述。

或謂太宗方崩明帝亦殉楚歌四面國步多艱偏有此種閒筆將陳圓圓一段委曲傳出不知此書筋節全在幾個女子陳圓圓最有關係如何可以略過諸君試將吳梅村的圓圓曲讀一徧來。

有吳三桂覆吳襄的書。便有鄭成功。覆鄭芝龍的書。成功的書光明正大責備乃父三桂的書。亦未曾不堂皇冠冕使讀者其氣一壯然芝龍降了清國。雖未曾把成功招降。世祖卻不將芝龍治罪。三桂復書一到。吳襄合族卽被李闖殺戮殆盡。同一拒父。同一拒降而有幸有不幸。如此頗堪一歎。

話說阿巴泰等奏凱還朝。太宗曉得明國大局。決難久恃。趁此得勝時候。便想揚威耀武。誇示外藩。（也是算計）因命另建理藩院。傳諭蒙古朝鮮以後。朝請事宜。當由理藩院處理。那蒙古朝鮮聞得征明告捷。都到盛京朝賀。（朝鮮蒙古頗識風頭）太宗叫禮部定了外藩王貝勒貝子公等。與在內諸王貝勒貝子公等相見儀注。便在崇政殿大宴。外藩王貝勒等瞧見太宗龍顏清減精神迥不如前。（太宗病情卻從外藩眼中看出妙）。酒至半酣。卽

行還宮歇息。殿上宴散。宮裏一疊聲傳。睿親王多爾袞又傳十幾個太醫進內視疾。多爾袞至寢宮見駕。太宗曰：朕自宸妃薨後。總抑不住這些哀痛。關雎宮的一花一木。一杯一棬。朕都不忍見他。（鳥之將死。其鳴也哀。爲之一痛）常日裏還不敢過哀。恐怕因之致疾。誰知一日不如一日。勉強辦理各事。你看朕年未六十。瘦到這個樣子。料想不能與你等久聚。趁著未曾咽氣。交代你一番。范文程洪承疇雖然有功於我。究竟是個漢人。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等一勇之夫。更靠不住。（伏下三藩之亂）便是我們弟兄。子姪也沒有從前的剽悍。從前的樸實。（誠如君言）四貝勒葉布舒以下這幾個孩子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知子莫若父）只有豪格還成得來器。如今既然立了福臨做太子。自然應該。他嗣位。但是這點點年紀。那一椿事不要靠人。你與朕是同甘共苦。

的老。弟。兄。一輩子全要靠著你。現在多鐸豪格均已往。征明國。你可傳旨去召他來。或者尙可。一面。此時是崇德八年八月十三日。多爾袞奉了面諭。匆匆出去預備詔書。吉特后早帶了福臨進問病狀。太宗也沒有十分囑咐。但命他好生撫養兒子。不患不是。皇太后。（語中有刺）自此廷臣知道太宗病重。一隊一隊的宮門請安。太宗傳進范文程。洪承疇。剛林。一班文臣。命他們恭擬遺詔。那請脈的太醫都說不能下藥。只用人蔫湯代茗。諸大臣料不能起病。都含著眼淚退出。纔到三更時分急旨宣召。諸王貝勒大學士到崇政殿會議。一陣兒車馳馬驟。磕磕碰碰的到了東華門。望白石甬道走去。只聽見宮內颺出哭聲。知是太宗晏了駕。及到崇德殿時。睿親王多爾袞帶著太子福臨站著。（威權勢力一時無兩）便對諸王貝勒大學士道。大行皇帝龍馭上賓國不可。

日無君應請太子卽皇帝位禮親王代善及濟爾哈朗阿濟格范文程洪承疇剛林等一齊應聲稱是並宣讀太宗遺詔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同輔國政（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孰僞孰眞大堪自擇）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仁聖睿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諸王貝勒大臣一日入宮三次哭臨擗踊哀號異常悲痛眞是攀髯無策望氣已銷次日便是中秋令節（點明得好）羣臣朝賀過新帝詔以明年爲順治元年尊皇后爲皇太后（點明得更好）大致楚楚只有多鐸豪格三詔宣召尙未到京後人有詩弔太宗曰

平遼定瀋震中原	聖武神功繼一尊	識應當塗開統緒
祀存箕子樹屏藩	集成縣蕞皆新制	詢及芻蕘亦邇言
爲駕六龍御天去	昭陵松柏自翩翻	

多鐸豪格自從奉旨來到寧遠一帶。探得明國又有周閣老出來督師。周閣老有皇帝親行的金牌。矯傲比別個督師更甚。（明帝真不識人）多鐸豪格分路攻打。周閣老只在營裏下圍棋。翻紙牌。一些也不管閒事。（爲之拍案一歎）多鐸等勝了幾陣。正想兩路去圍周閣老的營寨。不道兩日間接著三道詔書。只得收兵回國。剛到盛京城外。軍民人等均已蓄髮。豪格不及知會。多鐸一騎馬趕進了城。城內早已豎起白旗。豪格帶哭。奔到梓宮前。大號。（發於至情自然如此）旁邊多爾袞站著。並不向他請安。多爾袞從此與豪格有隙。（伏下鳩豪格一段）多鐸究比豪格閱歷深些。世故熟些。宮中各事那件不知。多爾袞的忍心辣手。若一差池。終究逃他不過。（世故熟而趨避工。多鐸勝於豪格）先令三軍換了縞素。自己卻先用吉服朝過新主。又把多爾袞恭維。

一番（可謂通權達變）然後按著儀注哭臨自此多爾衰鎮日在宮批閱章奏若有緊要重大事件都啟奏皇太后特下懿旨晚間還要攜歸邸第辦理順治帝雖僅六歲到也英風俊骨著實有點決斷登極之日不御貂裘不許乳媼升輦諸王貝勒大臣宣誓既畢遂下詔大赦詔曰

我太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丕基懋建鴻功貽厥孫子皇考大行皇帝嗣登大寶盛德深仁宏謨遠略克協天心不服者武功以戡定已歸者文德以懷柔拓土興基國以滋大在位十七年於崇德八年八月上賓今諸伯叔兄弟及文武羣臣以國家不可無主神器不可久虛謂朕爲皇考之子應繼大統乃於八月二十六日卽皇帝位以明年爲順治元年朕年幼冲尙賴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所有應行赦款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順治帝徽號世祖。自世祖發出詔書後。文武百官照例跪見。是日鹵薄音樂。一概不設。次年元旦。亦均停止朝賀。這時只有幾路防守將士在寧錦等城窺探動靜。忽有該守將急報到京。稱流賊李自成陷燕京。明主自經煤山。自成僭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天崩地坼）范文程手啟攝政二王請卽撥兵入關坐收漁人之利。多爾袞大爲稱賞。定議起兵。世祖御篤恭殿親授多爾袞大將軍敕印。（與明帝賜周延儒如朕親行金牌一樣。一成一敗天耶人耶）其敕略曰。

朕年冲幼。未能親履戎行。特命爾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原。用加殊禮。賜以御用纛蓋等物。特授奉命大將軍印。一切賞罰。俱便宜行事。

世祖率領諸王貝勒恭送出郊。蒙古朝鮮各隨征軍隊。盡在寧遠。

會合。早驚動了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三桂聽得清軍南下。本要出關迎敵。卻接到明帝勤王的密旨。（移緩就急。三桂亦是將材）將關務交與副將只叫死守。弗許浪戰。親自統兵五十萬入都來退李闖。行到豐順。燕京已有打破消息。星夜兼程而進。看看行到灤州。早有三桂家人飛馬持信來見。三桂知是老子手筆。拆開讀曰。

前者明帝命兒帶兵入衛。兒久不至。今帝於三月十九日晏駕矣。新主天與人歸。決非偶然。（棄舊迎新。何其容易）識時之俊樂爲新朝佐命。（襯筆亦好）兒子握重兵。如旦夕來歸位。豈在諸將下耶。（纔說勸降正文）兒其圖之。

三桂欣然受命。拔隊進行。家人亦跟著同走。晚間息營以後。三桂問家人曰。新主入京。吾家無恙耶？對曰。被擄矣。三桂曰。無妨也。吾

去當卽返還（第一項問家妙在有去卽返還轉筆）又問吾父無恙耶對曰拘禁矣三桂曰吾去當卽釋還（第二項問父妙在有去卽釋還轉筆）又問陳夫人無恙耶對曰入宮矣又問曰果有是耶對曰果是三桂拔劍擊案曰果有是吾不往矣（一家一父不如一陳夫人何不曰吾去當卽出宮而曰吾不往三桂何其小氣一笑）丈夫不能保其妻室何以生爲與闖賊誓不兩立（梅村所謂衝冠一怒爲紅顏）作書絕父返旆回關（真做得出）先殺敗了降將唐通白廣恩的兵示與李闖不再通好心中卻挂著陳夫人比殉國的崇禎帝后還要傷感這陳夫人究竟是怎麼樣人能彀如此觸動三桂（我也疑心）三桂雖算不得一個大英雄大豪傑也是世家子弟久列戎行家中舞妓歌姬成行列隊何至爲一婦人陡然棄卻老父不知這個陳夫人名叫圓圓本是

蘇州陳玉峯家歌妓說不盡沈魚落雁閉月羞花（先敍圓圓出處）三桂久慕其名齎金往聘誰知早爲田貴妃的父親田畹所得進與崇禎帝崇禎帝本不在女色上用功又遇著羹沸蜩螗四方多事連正眼兒不曾覩他一眼（朕非亡國之君卿等皆亡國之臣二語果然不錯）圓圓退出宮來只在田家閒住春鷗秋蟀無限淒涼夜月曉風有時悵觸（蒼茫四顧不盡低徊）却值崇禎帝往召三桂命他出鎮山海田畹想結識三桂保全身家持帖往謁請在第開筵一宴三桂嘴裏雖然推辭却一心爲著圓圓下落強起一行及至來到田畹府中那肴饌的精美笙歌的哀豔秦娥趙女那一個不是輕綃曳霧長袖凌風就中卻有一亂頭粗服顧畹曰此非所謂圓圓耶真可傾城公擁此美寧弗知畏畹命圓的人脂粉不施蛾眉淡掃（鶴立鷄羣自占著無限身分）三桂

圓進酒。圓圓漫移蓮步。輕倒荷筈。獻上三桂。三桂得意忘形。遽握其手。曰：卿真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况不逮。越公者。耶。（不特色佳吐詞亦雅）三桂會意。帶醉諷。琬曰：警報甚急。設有不測。公將奈何。琬曰：全仗將軍。三桂曰：公能以圓圓相贈。吾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畢竟不曾保得三桂。未免食言）琬方掀髯一笑。未及回答。圓圓已拜辭在地。三桂自以坐騎。將圓圓馱著簇擁回府。（美人名馬雙美璧合）卻被老父教訓幾句。只得把圓圓交與老父。破曉出城。圓圓雖與三桂有無限恩情。終是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次叙圓圓際遇）不道李鬪僭位。部將劉宗敏搜著圓圓。奉獻鬪賊。郤十分寵幸。三桂得了這個信息。又怪老父不能庇護。又怪鬪賊無端侵奪。積愧成憤。積憤成仇。那裏還顧得到大局。後來吳梅村祭酒。有圓圓曲。單詠此事道。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起筆籠罩萬有）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宴。電掃青巾走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俟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箜篌伎。等取將軍油壁車。（溯三桂得圓圓之始）家在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驕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那時只。有淚沾衣。（婉而多諷忠厚之遺）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驚座客。（警雅絕倫）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涯粉。

枝屢回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戒。時渡（輕倩）相約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皙通侯最少年。揀取花。

紊看徧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雪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
 得蛾眉匹馬還（故作騰挪）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鬟不整驚
 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裝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
 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哀豔）
 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桕紅經十度霜教曲伎師憐尙在浣紗女
 伴憶同行舊巢共是啣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不堪回首）
 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壻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豪
 家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飄泊腰支細錯怨狂風颺落
 豈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
 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責備處妙無痕迹）全家白
 骨成灰土一代紅裝照汗青（更沈痛）君不見館娃初起鴛
 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徑塵生鳥自啼屢廊人去苔空綠換
 灰成灰土一代紅裝照汗青（更沈痛）君不見館娃初起鴛

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
日夜流（馬班作史賴有秦漢文章做料作所以高不可及此
書亦不負此詩）

三桂經此一怒自回山海關商議復仇家人將三桂復書賚回吳
襄大哭呈與李闖（真是無可奈何）李闖叫牛金星念與他聽
道。

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不說己功偏說父蔭開口駁倒）以爲
李賊猖狂不久撲滅（與新主應天順人一語相對）不意我
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
擊誓不俱生（於無人中尋出人來語更沈摯）不則刎頸以
殉國難（更說得凶）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旣無孝寬禦
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得爲孝子

乎。（詞成廉鍔氣挾風霜）兒與父訣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漢高祖分我一杯羹。惜李闖不如項羽耳。）

李闖聽罷。將吳襄一家大小三十餘口。一律論死。吳襄再四哀求。備述三桂爲著圓圓。是以中阻。李闖把吳襄家屬殺盡。後只剩圓圓一個。三桂不得圓圓。生死又不敢遽與李闖開戰。探報一日幾次。說李闖遣將出京。離關只有數十里。三桂部下將士半係燕人。那一個不想回家去。查查家眷。問問田產。正在著急。又報清國睿親王多爾袞在遼西駐馬。不日卽來攻關。三桂前有敵兵。後有追騎。軍心一變。真是死無葬身之地。想到家亡國破。父散妻離。倚著劍想。想一回。靠著几睡一回。（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三桂窮矣。）忽然想著一計。說道有了有了。剔開燭燄。拔出筆尖。颺颺。颺不知寫。

些什麼便連夜傳部將楊坤郭雲龍帶說帶哭吩咐如此如此（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楊郭二將攜了書信騎著馬飛奔出關去了正是

虞臣百里空懷國 楚室包胥又乞師
欲知三桂究竟書與何人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回 乞清師李軍竄西隴 延明祚福邸立南都
三桂乞師兩書。第一書尙思存明。第二書便欲降清。然降清亦非本志也。不過借清師以逐李軍。逐李軍以求陳圓。圓耳迨圓既已有消息。便回戈返旆。奏凱入都。爲明耶。爲清耶。爲陳夫人耶。故雲南之變早於此等處。伏線特多爾。袞爲其所朦耳。一片石之戰。三桂十盪十決。再接再厲。仍欲於李闖處求圓。圓故不憚獨出死力。以爲前驅以後。三桂有此戰績否。至於征緬。

甸。縊。永。歷。此。不。過。投。石。下。井。手。段。一。偏。裨。優。爲。之。不。得。爲。三。桂。
叙。功。

多爾袞一入山海關便改崇禎爲順治檄文所到薙髮迎降皆因李闖蹂躪太甚故一遇多爾袞不覺以仁義目之至於發喪服素籠絡人心尤爲李闖所不逮說者謂從十八層地獄提至十七層便算快活而况多爾袞之於李闖哉

多爾袞入關後不自稱帝急思迎鑾尙是天良未泯處否則取諸孤兒寡婦之手何事不可以爲雖有多鐸豪格諸人也未必能超過多爾袞文如范洪武如孔耿尙又孰不在多爾袞籠罩內耶以六歲幼冲使主中夏多爾袞還算不負太宗卽不能不盡力圖存况黃河以南長江以下猶星羅棋布爲明南都立主傳檄北方明臣食明之祿忠明之事明祚尙有一線

所。固。有。耶。檄。文。聲。情。激。越。氣。局。堂。皇。讀。者。咸。爲。墮。淚。篇。中。不。提。
 清。國。一。字。措。詞。極。有。分。寸。此。時。果。專。任。可。法。無。馬。阮。輩。從。中。作。
 梗。即。不。能。克。復。燕。薦。而。南。北。分。裂。明。祚。不。絕。猶。可。望。也。奈。何。自。
 作。之。孽。孤。柱。難。擎。嘉。定。三。屠。揚。州。十。日。至。可。法。裹。尸。以。殉。作。者。
 觀。於。此。檄。而。益。歎。故。明。坐。失。機。事。之。可。惜。也。

話說三桂派了部下馳書出關，卻值多爾袞在次翁地方屯軍。楊坤郭雲龍持著三桂書信，一路迎了清軍，望中營進發。兩旁明盃亮甲的軍士見明將聯騎而來，既無兵仗，又無護從，便問明來歷。通報中軍，霎時多爾袞張著黃蓋，揚起寶纛，傳令來使進見。（多爾袞也會擺架子）多爾袞的意思只道三桂爲著李闖登極寫信來，把李闖議和的也不曉得。三桂要去打李闖來，議和緩他攻城的（多爾袞這兩個想頭最是不錯，再不料還有第三著）兩

使見了多爾袞。自然照例行禮。將信呈上。多爾袞折開看道。

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仰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誼。諒王亦知之。（太宗時兩書不報。但向多爾袞請罪。然措詞卻有分寸）今我國以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只說自守。不說迎戰妙）

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以彼狗偷鳥合之衆。何能成事。但京師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罵流賊再罵奸黨。反擊下文）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擄掠婦女。（此中有陳夫人在）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衆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說李闖不足畏以誘之）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

有之。（不說太子嗣位只說宗室中興又是一種誘法）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恩深厚。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以慰人心。南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不是明國求助僅是三桂求助因明國已有義兵更有宗室也語妙在此）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惡。大順也。（一層）拯危扶顛。大義也。（又一層）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又是兩層第一層爲李闢說二層爲明國說三層爲百姓說四層爲中興宗室說）取威定霸。大功也。（此一層就清國說亦是誘之以名）况流賊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爲王有。此又大利也。（誘之以利更覺動聽）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擢枯拉朽之會。誠

難。再。得。之。時。也。（誘之以時再緊一筆）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庭。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照應疊次要索錢幣一層）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禮。不敢輕瀆聖聽。乞王轉奏。（得體）

多爾袞將書閱畢。欲遣學士詹霸來袞往錦州召漢軍齎紅衣礮。先赴山海關。並問策於大學士洪承疇。承疇曰。三桂乞援。此我國。得中原之機會。我國不取天下於明國。而取天下於李闖。何等正大。（此爲清國二百餘年所藉口者。不圖承疇於入關前早已議定）然此事不宜造次。必需緩緩進行。殿下可先復書答應。拔營在歡喜嶺暫住看看。李闖聲勢如何。多爾袞曰。回書便煩閣老。一

寫並就近與范閣老商量商量。承疇將信稿擬好送與文程看過。交付來使去訖。三桂得書遂與部將同閱。書曰。

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若今日則不復出此。（辣）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說得好聽）用是率仁義之師。期滅此賊。出民水火。（映得好）及伯遣使致書。深爲喜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宕開一筆）伯雖向與我敵。今忍因前故爲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鈞。後用爲仲父。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進爵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二則身家可保。世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三桂誘以利多爾袞誘以名。彼自乞師。此是勸降兩兩相對。）

三桂及部將壯一壯膽。李鬪兵馬直逼關門下寨。三桂衝一衝頭

陣。帶著諸將開城迎戰。（好氣概）三桂本是健將。部下馮有威一班宿將。都是激昂慷慨。擁著三桂下關。各軍豎起素旗。穿著縞服。一見李闖兵到。便排山倒海的殺進去。（寫部將是寫三桂寫軍士亦是寫三桂）誰知李兵亦是山陝老賊。並不懼怕明軍。三桂親自出馬。與賊戰到幾十個回合。只望清軍接應。益發等等。不到只得收兵回關。派了郭雲龍。孫文煥。迎上去。到了連山地方。由中軍傳書進去。略曰。

接王來書。知大軍已至寧遠。救民伐暴。扶弱除強。義聲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實爲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猶其小也。（前次是三桂求助。此次直是代明先帝求助）三桂承王諭。卽發精銳於山海以西要處。誘賊速來。今賊親率黨羽蟻聚永平一帶。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從可知矣。（妙不說破）今三桂已悉

簡精銳以圖相機勦滅。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夾攻逆賊可擒京東西可傳檄而定也。（今日域中誰家天下三桂已俯首降清矣）又仁義之師首重安民所發檄文最爲嚴切更祈令大軍秋毫無犯則民心服而財土亦得何事不成哉。（妙在仍不說破）

多爾袞知是三桂有了降意星夜從寧遠而入三桂前哨報稱清軍只隔三十里二十里三桂全身披掛領著部下文武距關三里接駕多爾袞見前面坐纛上一面白旗黑繡的吳字便傳令駐馬第一隊是漢軍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第二隊便是豫親王多鐸英郡王阿濟格多爾袞自在第三隊三桂見多爾袞駕到便在馬前跪著口報職名部將自然兩旁分跪多爾袞下馬親自扶起三桂說了許多仰慕的話與三桂並馬入城（多爾袞也會籠絡）

到了公署。多爾袞發出檄文。叫三桂四面張貼。都是寫著順治元年的年號。（前門送虎後門進狼。忍哉三桂。恫哉明國）三桂被多爾袞一席話居然。雍髮垂辮。與多爾袞拜天歃盟。諸將對此情景。暗暗垂淚。（天良尚在）經不得被馮有威一逼。只得唯唯遵命。多爾袞安排妥貼上了城樓諭令。清軍第一第二兩隊攻賊將右面三桂帶著全部攻賊將左面自己親身督戰。（指揮處井井有條）各將吹螺出戰。多爾袞從關外一望。賊兵蜿蜒屈曲。約有數里長短。沿山背海。頗合形勢。（寫賊兵非寫賊兵也。寫清兵之能勝賊兵耳）後面鑿儀夾衛金鎧赭袍。料定便是李闖兩軍打起。戰鼓只聽得一片喊殺如疾風暴雨。蜂擁而來。清軍吳軍在賊軍陣外。包抄早有。悍賊從兩翼殺來。比黃河的水錢塘江的潮還要瀉得快漲得捷。（咄咄逼人）多爾袞看兩面相持不下。回顧

承疇曰。閣老你前與我說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大軍抗拒。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我卻不十分相信。（照應前文妙是補筆）今看這個局面。李闖也有點本領。正在彼此談論。聽見碰礮響處。煙霧漫天。急忙倚樓望去。賊陣漸漸移動。三桂殺開血路直進中堅。（爲國耶爲家耶爲陳夫人而已。昔人詠蜂詩曰採到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惜無人爲三桂誦之）李闖登山歎曰。三桂真將軍也。三桂翻江攬海的一陣搗亂。右面豫英二王乘機突出。把三桂弄得如虎傅翼。更是鼓著氣仗著力。把李闖全陣分得一段一段多爾袞落得做個盡情叫左右侍衛擁著。開關協助。只見塵沙起處。風蔽日光咫尺。不能相晤。（雖曰人謀也是天意）李闖再不料清軍到來。今見三桂辯髮易服。知北京不能久住。趁著風起縱馬下山。自回北京。大燒宮殿。盡戮降臣。挾

著太子西行並將金餅鎔成千兩載著駝馬而去這裏多爾袞殺敗李闖於一片石回關大加陞賞首將吳三桂進爵平西王一律儀仗均照諸王辦理（真會籠絡）三桂死心塌地跟著多爾袞進京真是逢城城破遇將將降清軍的威名本來嚇得人尿流屁滾（也靠著有點威名不然那有這等容易）更兼三桂將順治檄文貼出秋毫無犯只叫人遵令蘿頭清軍從撫寧昌黎灤州開平至田公羅店一直進去行抵通州北京已有故明文武大臣前來迎駕多爾袞馳馬入京諸大臣籲請乘輦多爾袞曰予法周公輔冲主不當乘輦（能持大體）衆叩頭曰周公曾負扆攝國事今宜乘輦多爾袞曰予來定天下不可不從衆意令將鹵簿向宮門陳設僅將親王儀仗前列奏樂拜天行禮望闕謝恩至武英殿升座受覲（更得體）從大學士范文程之議一不許廝養入民

家。二不許軍民誣亂黨。百姓看得多爾袞舉動。比李闖來得嚴肅。整齊。不過去了幾根頭髮。沒一個不願投降。多爾袞復令改葬崇禎帝后。輶朝服素。軍民益發感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便是此等關係）此時李闖已經棄卻陳圓圓。起身西奔。原來闖賊本想帶了陳圓圓走。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妾不難生死相從。恐吳將軍從此爲大王死敵。必窮追不舍。不如留妾以緩追兵。李闖本怕三桂聽如此說。不免膽寒。只得勉強留下。圓圓率著轎重。西去。却被英王阿濟格在慶都縣殺了一個落花流水。又遇三桂人馬緊緊追來。賊將無可奈何。連日連夜人不解甲。馬不停蹄的趕走。打聽得圓圓並不跟著。李闖便有點鬆懈下來。及接到京中密報。知道圓圓已於亂軍中覓得三桂。這一歡喜。比到封平西王還要加倍。回戈捲旆奏凱班師。（爲國耶爲

父耶爲陳夫人耶連多爾袞恐瞞不過）多爾袞本不叫三桂窮追見了三桂回都著實慰勞了一番三桂自與圓圓叙舊便把清國當作恩人多爾袞捷報瀋陽世祖只聽得太后告訴說攝政王打破明朝我們便是中國天子多爾袞爲著世祖母子心掛兩頭（也是實情）要想迎駕入關與范洪兩大學士商議儀注一切典禮暫照故明按辦特遣輔國公屯齊喀和託固山額眞何洛會齎奏前往（布置清楚不愧元功）京中大街小巷沸沸揚揚說道南京已立了皇帝不日就要來打北京這個韃子皇帝恐怕仍舊要趕出山海關去多爾袞正要召三桂進問南京遞到安民告示已擁戴福王由崧攝位國號弘光三桂隨著范洪孔耿尙一班漢人來見多爾袞多爾袞便問福王是何人洪承疇曰明先帝之兄也此人封藩在外縱情酒色決不能成大事（承疇有識）今早

老臣探得有什麼馬士英阮大鋮在內。正如殘枰一局。收拾甚易。到是兵部尙書史可法。算得一個漢子。他若在朝。比不得馬阮。一流人物。（侃侃而談。又決斷。又暢快）文程曰。不是祥符史道鄰。麼。我從前也很佩服他。多爾袞曰。我也不管馬士英。不管史可法。諸位想想看。還是我兵南下。還是等他北上。孔有德曰。我們須俟河北大定。纔可大舉。不然首尾決不能相顧。（洞達時務。有德不是勇夫）多爾袞曰。太后主上。旦夕將至。我等把內部弄好。再議外部。他們便要北來。也沒有這等容易。（亦是一說）正在紛紛議論。大學士馮銓。禮部侍郎金之俊。帶了南都告示。也來問問行止。范文程洪承疇接來要看。多爾袞曰。煩范閣老念一徧。聽聽罷。文程便朗誦道。

嗚呼。故老有未經之變。禾黍傷心。曾天同不共之仇。戈矛指髮。

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白馬錢塘怒擊江濤嗚呼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古而蝕日月者也（起處淋漓悲壯登巔呼衆山應）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一掃腥羶（攘夷）身鍾二曜之英雙驅誠諒（安內）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寰海盡行統曆迨我皇上御宇十有七年於茲矣始政誅璫獨勵震霆作鼓頻年禦敵咸持宵旰爲衣九邊寒暑幾警呼庚呼癸之嗟萬姓啼號時切已溺己飢之痛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覆甌有何失序（歷述崇禎帝功績歸美故君責備臣下懇摯處不厭百回讀）嗚呼卽爾紛然造逆之輩疇無累世休養之恩乃者燭逼神京九廟不獲安其主腥流宮殿先帝不得正其終罪極海山貫知已滿慘深天地誓豈共生（罵李闖語亦痛快）嗚呼誰

秉國成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顧。藩籬破裂。大將軍闖若罔聞。開門納款。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賣。主投降。盡弘文館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卽係忠臣。（數罪而責將歸者死者一併叙入。更爲嚴厲）此則刦運真遭陽九百六之爻。而凡民並值柱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豬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丸內鳩先進毒鳳。旣斬於京口。剖屍之僇安逃。景亦斃於舟中。跛足之凶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歷證往史。可謂藻不妄抒）又况漢德猶存。周曆未改。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中。興夷羿逢蒙難。免少康之並僇臣子。心存報國。春秋義大復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業賴社稷。之靈。晉人已推重耳。（指福王）誠憤漢賊之並。六軍必出祁山。嗚呼。遷迹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矧。

具鬚眉且叨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能安務伸國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鼓鼙嶠齒穿齦聲斷五更笳角（痛定思痛是眞忠節是大文章）共灑申包胥之淚誓焚百里視之舟所幸澤綱張翼宋之旗協恭在位願如恂禹挾興漢之鉞磨厲以須二三子何患無君金陵咸尊正朔千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夷吾（自待不薄）

承疇聽至此數語便道不好了這要來感動降順諸臣了多爾袞道且等他念完再講文程又念道

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吾請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憤殲厥渠魁班馬嘶乎北風旂常紀乎南極（有書有筆字向紙上皆軒昂）以赤子而扶神鼎事在人爲卽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

負一洗櫈。槍晦蝕日月。重光再開。帶礪河山。朝廷不小。（到底不懈）海內共扶正氣。神明鑒此血誠謹檄。

多爾袞道。他檄文爲什麼不提起我們。文程道。他也不敢開釁。爲今之計。看他南京站不站得住脚。更要打聽他兵在何處。將是何人。（老成練達之談）纔可定議。這不是從前明軍可比。這班人。大約要繁硬塞打死仗的。多爾袞未及答言。忽見旁邊一將嚷道。不要怕。不要怕。只要咱帶著一支人馬去與弘光殺他一個爽快。管教南京歸入我國。（言詞犀利意氣發舒必非凡品）正是不圖李鄴方籌策。已報終軍欲請纓。欲知發言者究是何人。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五回 史閣部分兵定軍畧 左侍郎抗節論官儀
史可法爲明季有數人物。然其所以構怨福王者。只在七不可

一論而已。福王中於馬阮之毒，不敢戰而議守，不敢守而議和，蓋至議和而明真亡矣。何也？清國懼明在與之戰，清國輕明在與之和也。昔則清欲和而明不與和，明君欲和而明臣又不願和，卒至清不願和，釀成亡國，此豈可法諸人之咎哉？

豪格述可法軍略，正如鱗次櫛比，沒得一分罅隙。其宗旨在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卽左懋第所謂渡河而守，劃江而安也。清國旣入北京，斷非一時能令其退出。福王果親賢遠佞，力任艱難，晉元宋高操券可得，况有可法爲之保障？清果能長驅南下，以挫四鎮，哉無如可法子身無助。福王又從而疏遠之，扶不起的阿斗。太子此語在豪格口中，確是定評。

多爾袞致書可法，何等委婉，何等曲折，擡高吳三桂，正以誘可法，歷責閣中諸臣，正以愧可法，其扼要則在國家之撫定燕京。

得之鬪賊非得之明朝三語其餘皆如畫蛇添足而已至謂兵行在卽可東可西這却嚇不倒可法

左懋第遣使一層弘光只要有人赴北卻不望他和議成功與否使臣轉來與否馬士英亦爲偷安目前計總道黃金白金彩緞等物騙得動清國誰知偷雞不着折把米弄到如此結局也至於宣諭正使的名號不過遮耳目若果清國肯從和議不特歲幣可以如額卽如石晉之兒皇帝南宋之姪皇帝亦所不惜也一遇著左懋第之剛直復遇著陳洪範之巧詐竟至破壞滅裂如是福王之不國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話說多爾袞正與諸臣商議忽然一將大聲喊叫情願請兵南下衆視其人卻是豫親王多鐸這多鐸生長朔漠久慕中國繁華年紀又輕官爵又顯功勞也不算小想趁此向江南一帶收拾些子

女玉帛（爲後文納劉氏伏線）因而來討。這差多爾袞稱贊了他一番。便要派他起程。（何信之深也）三桂曰：且緩一步。必需探聽明確方可前往。究竟我國只占得北京一部分。且看探報如何。（顧大局耶戀圓圓耶試掩卷一猜）多爾袞曰：如此姑派豪格赴山東河南巡察一番。再定方略。另派都統葉師至山西駐紮。豪格果然奉命。沿途打破了些城池。殺戮了些兵馬。把南朝情形打聽得清清楚楚。（豪格不負委任）入都報捷。並謁見多爾袞。奏告一切。多爾袞正在不得南中消息。頗爲納悶。聞得豪格到來。便問道：你探明白了沒有？豪格曰：明白了。此時范文程洪承疇豎起耳朵聽豪格講話。豪格道：福王是扶不起的阿斗太子。（定評）說來說去只有史可法這可法。初意本不要立福王。經不得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聯絡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黃得功四總兵竭力抗。

拒。纔。把。福。王。迎。立。福。王。也。並。不。留。可。法。在。朝。只。教。他。督。師。淮。上。
 可。謂。見。賢。不。舉。舉。而。不。先。」反。是。馬。士。英。入。閣。辦。事。什。麼。假。太。子。
 咧。假。皇。妃。咧。鬧。得。天。花。亂。墜。
 (福。王。事。從。豪。格。口。中。補。出。省。筆。)

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管。泗。州。駐。泗。水。經。理。河。南。一。路。
 劉。良。佐。管。鳳。壽。駐。臨。淮。經。理。皖。北。一。路。黃。得。功。管。滁。和。駐。廬。州。管。
 理。江。蘇。一。路。
 (若。綱。在。綱。有。條。不。紊。可。法。之。敗。天。也。)
 誰。知。四。鎮。
 遷。自。練。兵。馬。十。餘。萬。分。布。沿。河。南。岸。部。下。三。個。大。將。一。名。劉。洪。起。
 南。下。開。封。汝。寧。一。名。蕭。應。訓。屯。南。陽。一。名。李。際。遇。屯。洛。陽。專。備。我。兵。
 雙。手。只。遮。得。一。個。太。陽。如。何。能。抗。大。軍。呢。
 (斷。得。頗。定。)多。爾。袞。道。

可法志既不小小才又可用實在是我國勁敵承疇曰請王先修書說之說之不從再發兵殲之甚易也多爾袞曰仍煩洪閣老主稿其辭曰

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贊得好）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以此語打動可法豈不聞諸葛弟兄事蜀事吳各爲其主乎然措詞卻不可少）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託諸道路之談不卽相信妙）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責備賢者振振有詞）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罵闖賊耶罵中國臣民耶針鋒相對）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

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狐鼠。（偏說三桂忠義是文章狡猾處）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偏是他說得話響）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應中國臣民不加一矢句）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僇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朝廷之德。（一頓）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勿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仍應道路傳聞句）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明朝也。（讀此數語，中國臣民愧否？南州諸君子愧否？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恤，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承逆寇稽誅，王師

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收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婉而多諷曲而能達）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也撇得是）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征福王一層）且貸彼重誅命爲前導（合李闖以征福王又緊一層）夫以中華全力建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點醒）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先說可法宜勸福王投降）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

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繼說可法宜勸同僚投降）

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室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再緊一筆）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仍舊歸到同討李闖）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佈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勸降書耶宣戰書耶一縱一擒再接再厲絕妙筆仗）

多爾袞將此書封固卽派副將韓拱徽參將陳萬春齎赴史營韓陳二將晨餐暮宿渡過黃河全是明軍旗號沿河南湖北以達南京漢江上下鎖鑰森嚴到得揚州將書呈與可法（點綴明軍聲

勢正爲東南半壁猶可偏安而福王卒以不守者雖曰天命亦人謀之不臧耳）可法閱書作覆交付拱徽賚赴北京去後卽欲由河南進兵北指。士英恐可法一朝得志福王必要重用百計阻止瞞住可法。請福王與清國議和。（可法之率兵北指亦武穆痛飲黃龍計也若士英直秦檜類耳况清非金比福王尙有小朝廷之望耶）福王也並無大志只是合媚藥御童女效陳後主隋煬帝的辦法聽了士英的話無不從命。（福王眞亡國之君也故論明亡者當原崇禎而責弘光）只是懼著清國的威勢沒人敢充清國議和專使恰好有一位大臣左懋第痛著君喪母喪請入北京去走一躺福王大喜卽拜爲兵部侍郎充宣諭正使經理河北軍務復命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寺少卿馬紹愉爲副（不曰講和而曰宣諭試問清國服否中國人好擺架子信然）懋第不願與紹

愉同行。改命薊州總督王永吉相偕北往。懋第瀕行叩頭奏曰：「臣此行豈計生死。請以辭闈之身效一言。（好懋第）願陛下以先帝讐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便思成祖列宗之寢陵。何在。撫江上之殘黎。便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始能扼河而守。扼河而守。始能劃江而安。（可法重在戰。懋第重在守。其如福王不信何）」福王敷衍了兩句。懋第早帶了副使齎著黃金千兩。白金十萬兩。彩綬萬端。另賜吳三桂白金一萬綬。二千匹。由甲士三千人衛護。看看行到德州。山東巡撫方大猷已經改換服色。傳清國攝政王令。只許隨帶百人。洪範等互相商量。懋第曰：「余以抗節爲不辱命。（文官不怕死是真強項）何必多帶兵士。過了天津。果將餘兵留下。只以百人管送銀物。一入都城。先遣人往內院投帖。大學士馮銓等卻而不受。傳攝政王諭令來。

使在四夷館安歇。次日再遞國書。不道激了懋第的怒。長篇大論說了一番。只得將他改駐鴻臚寺。（懋第第一次戰勝）這國書定要禮部備鼓樂來迎。從正陽門直入。多爾袞怕他意氣。敬他忠節。到也願意見他。也不願意見他。（多爾袞對於忠節一班人物無不欽服。不獨懋第然也。）正在左右爲難。文程承疇之俊等說道。我們同是漢人。未便前往試探。此事需叫剛大人一行。多爾袞便傳剛林叫他。如此。如此。（又是悶盤）懋第正爲禮部不肯與他接洽。悶坐在鴻臚寺裏。又不像囚犯。又不像坐關。和尚一切飲食。都從外人傳送。雖則不怕生死。這軟禁卻也喫不起。寺外忽報內院大學士剛林榜什到來。懋第等自然出接。誰知剛林等早已踞了高座。只令通事叫懋第等坐在地上。（這是如此如此第一個錦囊）懋第忿然作色。移椅對坐。（懋第第二次戰勝）剛林曰。

我國爲明朝破賊報仇。江南不發一兵。便立皇帝。何也。懋第曰。今上乃神宗嫡孫。先帝旣崩。倫序當立。（問到立帝。懋第以倫序爲言。此是第一層。）剛林曰。崇禎皇帝有遺詔否。懋第曰。先帝變出不測。安有遺詔。南都聞變。臣民擁戴。告於高皇帝之陵。然後立之。何用遺詔。（問到遺詔。懋第以擁戴爲言。此是第二層。）剛林曰。崇禎皇帝死時。江南臣子爲何不來救援。懋第曰。南北地隔三千。里。諸臣聞變。亟整兵馬。正要北來。傳聞貴國已發兵逐賊。故先命使臣講好。謝德。（問到救援。懋第又以正要北來爲言。此是第三層。）剛林曰。汝旣銜命聘問吉禮。服孝何爲。懋第曰。母喪也。剛林曰。汝等何以今日纔來。懋第曰。先帝遭變之時。吾往江南發兵。剛林曰。能殺得賊否。懋第曰。吾奉命助剿獻賊。那時。關賊未曾敢犯。上江。剛林曰。無多言。吾國不日發兵南下。懋第曰。江南尙大兵馬。

尙多未可輕言也。（服孝是第四層來遲是第五層發兵是第六層剛林愈逼愈緊懋第愈說愈硬這是如此如此第二個錦囊）

從臣在旁謂曰使臣數千里通好致謝不必以兵威相嚇果要用兵豈能阻得但恐有礙攝政王報仇破敵之初意耳（片語解紛一剛林料不能屈歸報多爾袞卽命戶部派人來取銀物自此隔斷多日剛林又來探望懋第等告以不久卽行並謂三使奉命而來一致謝貴國二祭祖陵三改葬先帝使臣尙擬到昌平一行剛林不許懋第曰果不容往願留三千金委官督工可也剛林大聲叱曰汝知今日是誰家天下耶（也在如此如此之中）汝如不知余以檄書使汝觀之遂命通事代誦曰。

今本朝撫定燕京天下罹難軍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各處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撫檄文到日蘿髮歸順地方官各

陞一級。軍民免其遷徙。其爲文武官員。卽親齋錢糧冊籍。兵馬數目。來京朝見。（爽快之至。卻不強人所難）有雖稱歸順而不薙髮者。是有狐疑觀望之意。宜核地方遠近。定爲限期。屆期至京。酌量加恩。如過期不至。顯屬抗拒。定行問罪。發兵征剿。（極有斟酌。更不強人所難）至朱姓各王歸順者。亦不奪其王爵。仍加恩養。（此語專爲福王而設。料亦在如此如此中也）通事讀罷。剛林又曰。此檄早命兵部徧行天下。汝豈不知。懋第等曰。使臣講好而來。不得講卽去。（也斬絕）剛林曰。果欲講好。河上亦可。江上亦可。此時剛林折服。不倒左懋第。心中大不自在。來與范洪商議。要將懋第請旨斬訖。范洪二人。究竟同是漢人力勸不可。這裏亂烘烘。一陣子來報。說鑾駕已離京。不遠了。大家那裏還有工夫。理值左懋第自然要去巴結皇太后。皇帝（也是人情）

多爾袞親自帶著內監。在大內裏徧覽一過。從陳設的古玩器皿。起。凡床帳被褥。桌椅炕臺等類。沒一樣不細心體貼。連窗櫺上的玻璃欄杆。上的雕飾。也都逐一檢點。（精細如此。多爾袞真會辦差。）足足忙了好幾日。纔知御駕於次日進城。那滿漢文武各官。自然按著品級。朝冠朝服預備迎駕。到得城外。早有前站太監在蹕道上巡閱。後面全是八旗軍士。十八般軍器護著兩宮鑾輿。夾輿都是紅項花翎藍頂藍翎腰弓背箭的侍衛。親王郡王貝勒貝子人等。有珠項的。有寶石項的。騎著馬。拉著紫韁。在駕後隨著。什麼蒙古藩王朝鮮使臣也夾在裏面。點綴點綴。那沒辮子的喇嘛。算是護駕。亦居然混作一淘。諸大臣看見一隊一隊過去。多爾袞早率領諸人在路旁跪下。口稱奉命大將軍攝政睿親王臣多爾袞等恭迎聖駕。太監傳旨平身。（此是順治入關之始。爲清國最

要關鍵不得不加倍寫出）兩宮進了北京諸大臣各自散去次日多爾袞及滿漢諸臣合詞勸進定於順治元年十月初一日親詣南郊告祭天地卽皇帝位（與太祖稱帝太宗改元同一大書特書）那左懋第在北京越住越沒趣越等越不耐煩偏偏清國什麼迎鑾什麼卽位非常熱鬧只是暗暗的垂淚（國破山河在那不得不有感觸）料想議和是沒有指望了只管住在北京曉得的說道清國不理會他不知道的道他在清國投降做了官了懋第本不怕死要想驚天動地的做一番（好懋第明國雖亡不亡）不道副使陳洪範已向清國通款（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洪範對於懋第豈不自愧）情願單身回國去招降劉澤清劉良佐一切都是洪承疇接洽范文程並不知道多爾袞極欽敬左懋第總想保全他性命勸他投降懋第鐵錚錚漢子憑你幣重言甘我

也。不。受。刀。鋸。釜。鑊。我。也。不。辭。多。爾。袞。想。到。承。疇。降。清。時。節。益。發。把。
 憲。第。擡。高。一。層。要。想。放。他。南。還。與。文。程。商。議。停。當。（多。爾。袞。尙。算。
 好。人。）文。程。亦。敲。著。邊。鼓。把。憲。第。著。實。說。幾。句。好。話。多。爾。袞。便。令。
 內。監。傳。旨。釋。放。左。憲。第。三。人。去。訖。（文。程。還。不。失。爲。好。人。）憲。第。
 得。了。赦。書。疾。忙。收。拾。行。李。陳。洪。範。弄。得。反。打。頭。不。應。腦。悄。悄。裏。去。
 通。信。承。疇。承。疇。還。不。曉。得。是。誰。的。主。意。飛。忙。來。見。多。爾。袞。把。洪。範。
 密。約。一。一。啟。奏。多。爾。袞。道。你。爲。什。麼。不。早。說。如。今。只。好。派。人。去。追。
 了。（承。疇。之。朦。蔽。主。上。欺。飾。僚。友。俱。從。無。意。中。流。露。讀。者。勿。爲。所。
 瞞。）承。疇。道。再。不。料。殿。下。會。得。釋。放。的。總。想。此。事。有。點。眉。目。再。行。
 呈。奏。事。不。宜。遲。必。需。揀。選。精。銳。纔。趕。得。上。當。傳。旗。兵。五。十。騎。望。河。
 西。務。一。路。風。馳。雨。驟。的。行。走。早。望。見。前。面。一。簇。人。馬。打。著。明。軍。旗。
 號。而。行。旗。兵。也。不。問。什。麼。大。呼。明。國。使。臣。左。憲。第。陳。洪。範。王。永。吉。

聽旨（霹靂一聲令人駭絕）王永吉拍著馬想逃。陳洪範道且聽他說什麼話。懋第亦倚馬執鞭而待。旗兵立著傳旨道皇上有旨。命副使陳洪範回國復命。左懋第王永吉執歸監禁。（雨露雷霆忽放忽執可謂不測之至）永吉嚇得瑟瑟的抖。懋第謂旗兵曰。我軍可隨陳大人回去了。你國主子只要我們兩個人還是上刑具。還是上囚車。旗兵道這都沒有吩咐。同我們回去罷了。旗兵入京復旨。命將左王二人下獄。正是。

未許通和。侔博望。偏教遭縑類鍾儀。
畢竟左王二人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162B

唯一無二之消遣品

清宮二年記

德菱女士原著貽先冷汰同譯

此書爲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公子德
菱女士所撰。記清室宮闈事甚詳。蓋女士入宮

侍慈禧。太后二年極爲慈禧所寵愛。故凡慈禧性情之

乖僻政見之卑陋以及私蓄之美富遊嬉之荒

縱言之歷歷如繪。原書本爲英文。經貽先冷汰二君用京語

譯出。尤饒興味。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